

本册代码：X6-1

# 虛空法界



虛空法界框架結構詳解

第六冊

道理始末

(上篇 第129-149章)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

虚空法界

第六册

《道理始末》

上篇

(第 129-149 章)

本册代码：X6-1

细雨 著

细雨社出品

# 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

建议顺序 → ↓	从左到右，逐阶提高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扩展一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每列从上到下依次推进	三 正 道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	GY5	Y5-1	GY9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6-1	GY6	Y5-2	GY10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GY7	Y5-3	GY11
	GY2	S1-1	YM	Y2-2	Y2-6	S2-4	S3-1	S3-3	Y4-4		GY8	Y5-4	
		GY3	S2-1	S2-2	S2-3	X2	S3-2	S3-4	Y4-5			X6-2	
		GY4		X1		JY2		JY3	JY4			JY5	
说明	本阶段阅读量多且密集，是必要的筑基				建立新认知的必需基础		认知难度加大与深化，知识点建立与扩充		与高维沟通的信息，交换平台基本架构，修炼误区详解		观影写出自我知见，扩展识界，认知梦结构，消除执念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网格界面		认知辨别多维多元信息架构		融通自我，连接多重实相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SY	《失忆的归途》（共一册）	Y1	《已知的实相I》（共六册）	X	《虚空法界》（共九册）
YM	《隐秘的医案》（共一册）	Y2	《已知的实相II》（共七册）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系列）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共四册)	Y3	《已知的实相III》（共六册）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系列）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共四册)	Y4	《已知的实相IV》（共五册）	.....	

## 代码举例说明：（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

S1-3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第三册    GY1 《观影说多维实相》第一册    Y1-1 《已知的实相I》第一册  
 SY 《失忆的归途》    YM 《隐秘的医案》    X1 《虚空法界》第一册    Y2-4 《已知的实相II》第四册

## 学习建议：

- 1. 要有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没见闻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 2.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 3.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 4.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 特别提醒：

细雨资料的整体文字有其很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并且多部不同的书籍内在互为认知阶梯。例如《已知的实相》系列和《虚空法界》交相呼应，互相印证，建议交叉学习，有助于深理解。以上的建议学习顺序结合每册书的内容、难度、内在关联进行了考虑周到的精心安排。建议读者朋友们参考此建议顺序、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次第进行系统学习。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YouTube“细雨社”、微信公众号“细雨资料”、“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提供全部电子书免费下载。

# 目 录

第六册《道理始末》开篇诗.....	1
第 129 章 情为何物.....	2
第 130 章 命.....	16
第 131 章 魂.....	28
第 132 章 自洽.....	43
第 133 章 人中龙凤.....	62
第 134 章 上山.....	75
第 135 章 论“大”学于芥子中.....	92
第 136 章 道了.....	112
第 137 章 金顶观.....	127
第 138 章 梦春秋.....	150
第 139 章 还好是梦.....	166
第 140 章 真的是梦吗?.....	181
第 141 章 观见时刻.....	194
第 142 章 都过去了.....	206
第 143 章 修真.....	221
第 144 章 无、悔.....	237
第 145 章 借假修真.....	255
第 146 章 上仙救我.....	269
第 147 章 不甘.....	282
第 148 章 心愿所显.....	298
第 149 章 天地二分.....	320
常见问题.....	I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II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和代码对照表(2024 年 11 月版).....	III

## 第六册 《道理始末》

### 开篇诗

天道苍苍，冥道茫茫，苍茫之间，仙魔所执。  
天外有天，地府无量，上天入地，信念体验。  
做仙成神，做鬼历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若想解脱，当需了然，梦随意转，觉者自觉。  
自觉觉他，从此豁然，上天入地，渡人渡己。  
所执成痴，所欲成魔，痴狂心魔，妙法渡劫。

细雨

2024.8

## 第 129 章 情为何物

金秋的张府门前很是热闹，佃户们赶着大车来交地租，送来很多粮钱家畜。

往年此时的张员外一定会亲自逐笔过账——他可不是个马虎人，甚至可以说有些斤斤计较；可今日此时的张员外却在内堂的客厅，而且门窗紧闭，与一位方外的高人密谈着什么。

这个张员外年近四十，还膝下无子，娶小也有两年多了，就是不见动静。两房女人这几年不停地喝各种药汤汁，可是却都泥牛入海，打了水漂。

这高人据说是路过此地的散仙，今天一早敲门说是来报喜。一见到张员外开口就说集福得报，是送儿子来的。

员外看此人才二十出头，手拿算命幡，背着个破包，衣着普通，以为又是个江湖卖药的，吩咐家丁给他几个铜板送客。可这人却开口直断，说中了好几件张府内隐秘的私事，张员外才半信半疑地把他请进内室详谈。

这半仙说他游走四方，今早看见张府内紫气云聚，这是大吉之兆；但这紫气游移聚散并不稳定，看来好事还在五五之间。

他愿免费帮张员外促成此事，事成后张员外看着打赏就好。若不能，分文不取。

张员外好奇问他：“要怎么配合呢？”

半仙说：“我要在府内住上七天，在家宅各处布置阵法，聚拢祥瑞之气，同时日日在内宅祈福祝祷。而七日后，员外要亲自去趟五岳之首的东震泰山，到金顶之上礼拜吃斋七日，等回来后好事可成。”

张员外心中算计：七日后，今年的地租也就收完了，在家中横竖无事，去趟泰山金顶祈福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反正对自己也没什么损失，只是这一去要两个月才能回家，到时都快入冬了。

张员外问方士：“你这七日祈福，和我去泰山祈福，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吗？”

方士说：“你带上两位夫人去泰山，至于谁有缘给你生下大胖小子，就看两人的气运了。我这里不用特别准备什么，给我一间内院的偏房住下，方便我这几日做法就好。还有，这是一个紫金的通灵铜铃，这些日子请员外务必挂在腰间，好

让全园的福气都可以凝聚在您一人身上。”

七日后，张员外携原配夫人去泰山祈福，而二房却因前夜承欢时感了风寒，高烧不起，无法随行。那祈福的方士说他懂医术，可以祛病救灾，愿意在此多逗留两天，为二房治病。而员外必须要在秋分日出之时赶到泰山金顶之上，过了那个时辰，这运势就变了。

员外有些犹豫，想等几天带上二房同去，可原配夫人一再催促张员外动身，怕耽误了时辰，于是一众家丁丫鬟簇拥着员外，前后十辆大车起行去往泰山，家里留下不到三成人手，打理家务，看门护院，照顾二房起居。

两个月后，张员外回府时，二房出来迎接，羞答答地递给员外一封信，是那个方士留下的。

方士在信中说，他为二房治疗风寒之时，意外发现她已有喜在身，二房本就体弱，所以没敢用虎狼之药，为了保胎治病，前后拖了一个半月才治愈病根。但因二房没能随行去泰山祈福，恐祥瑞不足，所以这个孩子或许会早产。过几个月他会回来保这母子平安，顺利产子后请员外按照约定打赏。



事情传到正房耳里，结果就是好大的一阵风波，各种小话在院子里四处风传。张员外一怒之下处置了几个碎嘴的，才把事情平息下去。二房的受孕证明他还是够男人的，不孕的问题都是正房不争气。这一点绝对不容质疑。

数月后，临盆之日，方士果然如期而来。张员外佩服此人算无一漏。方士说这个孩子名字中要带泰字，方能平安成年。这是员外此生唯一的独子，需好生珍惜。员外送他金银答谢，他送员外固本保元的丹丸二十四枚作为回礼——员外只要每月吃一粒，就能身轻体健；若与正房分食，一年内或许还能添个女儿。

一年后，张府出丧——员外与大夫人双双死在春宵帐中。据说张员外这一年，勇猛异常，入秋前经常尿血。二夫人这一年哺乳不能承欢，而大夫人急于受孕拼死配合，导致多次月事崩漏大出血。官府认定这是纵欲而亡，受了好处，也就不四处声张了。全部家产由张泰易继承。

自打老爷夫人诡异暴毙后，后院经常闹鬼夜间哭啼。二姨奶请回了一年前的方士入住后院内宅，常年镇鬼护宅。

张泰易慢慢长大。懂事后，妈妈与家人只叫他泰易，多年后

张府也改名叫泰府，引来外人种种议论。泰易在成长的过程中，义父教了他很多行走江湖的术法，还经常给他讲故事。他慢慢地知道了义父的家乡离此地有百里，他是母亲的同乡，和母亲只差两岁，是从小的玩伴。

又过了十年寒暑，母亲过完三十大寿没多久，懵懂的泰易偶然撞见义父与母亲在房中讲法，两人姿态古怪，神情慌张。之后泰易被送回母亲老家的一处道观，精学天地德行，若不学成不可下山。

此处道观，名为问心观。十二岁的泰易就这样成为那不大的道观里年龄最小、但辈分仅次于掌门道长的小师叔，道号太易。



泰易在道观里长到十八岁。这期间家里隔三差五地送来银两，道观中看这个小师叔就是财神转世，一众后入门的小道士，

整天溜须拍马为了骗些银钱，好去集市里打牙祭。当家道长也不太管束他，只要不捅下天大的娄子，多半都睁一眼闭一眼地放纵。

这一朝的皇帝注重老庄之道，厌弃佛教，所以十里八村的人都来道观祈福。泰易本就长得俊朗，一身气质与道观中的那些土包子更是无法同日而语，自然引得很多妙龄香客脸红心跳、小鹿乱撞。在观里修行的这几年里，泰易的本事道理没懂多少，青年的女修却都被他撩拨了个遍。

冠礼将近，他本以为这就是自己回家的时候了，可是收到来信，妈妈说会带人返乡祭祖，并在本地祠堂给他行冠礼。这让他很郁闷，他本想走出这山观去外面看看，可是又有些怯懦。

冠礼前后，他听家里随来的丫鬟婆子碎嘴，说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公子，所以不让他回家。他为此事质问母亲，却被义父斥责无礼，母亲也不置可否。第二天母亲就带家丁们回去了，临走前还是那句话：学成之前不得下山返家。

泰易去问掌门道长，什么标准才算是学成，老道苦笑摇头，说他答不出，因为他还不敢说自己已经开悟了呢。

泰易决定把这个道观搅和得不能容他，好把自己赶回家去。结果半年内道观里、周围几处村镇，就有好几个黄花大闺女大了肚子。

女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个幸运的唯一，她们想着以身相许私定终生后就是花轿红烛，等来等去反而出现了妊娠呕吐，被家人师父臭骂。各家转念想母凭子贵，嫁入豪门也不算亏。等打到泰易姥姥家要说法时，才知道门口都要排大队了。本就不大的地方，这下可炸了锅了，各家的闺女被人前人后地指指点点。各家的长辈也是气急败坏，反而泰易跟没事人似的躲了起来。道观里也找他，母家也找他，那些大肚子的姑娘们也找他——他人间蒸发了。

其实就在风头日紧时，泰易的义父半夜来找过他，泰易准备好被斥责一顿，被领回家去，但义父却只是跟他喝酒赏月，说些自己听得半懂不懂的人生道理。然后只记得晕的乎地醉了。那一晚的梦好长，自己好像坐船、坐车，经历了很多事情。等酒醒时已经天光大亮，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一个陌生的老道士在照顾他。

泰易想回家，想回原来的那个道观。老道士说去那里要半个

月的舟马路途，需要一大笔盘缠，现在身子还虚，真要想回去，也要等过了冬启程才好。这说话间就要大雪封山了，此时出发，没有马匹恐怕活着走到县城都难。而道观里并没有马车或马匹可用，年前恐怕也不会有香客上山进香的。

泰易明白了，自己这辈子恐怕也别想回家了。而自己长大的那个道观，现在被自己搞得也一准不会再接纳收容自己，回去指不定还要面对各方面多少压力呢。看来自己此生注定要是个道士了，这世俗上的事已经与自己无缘了。

老道士说：“送你入山的人只留下了两个月的香火钱，休息几天后，你要在观里做事，不然可没有余粮养闲人的。”

泰易并不知道，在他走后，原先的问心观被骂得一塌糊涂。女修们都没脸待下去了，渐渐地没人再来上香。春去秋来，道士们纷纷散去了。其实这些年来道观都是依靠泰易家的鼎力资助维持着门面，泰易失踪后，这一助力也就断供了。

深秋后，问心观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新任的道长，道号“地上人”。据说他是三年前加入进来的，他之前有个师父，叫太一真人。那太一真人门下有三个徒弟，分别叫“天下人、人中仁、地上人。”而这个地上人最不成器，又不服

气天下人得了师父的衣钵，一气之下离开了原先的道观，就来此挂靠了。

深秋的清晨格外寒冷，婴儿的啼哭犀利持续，地上真人起床寻声来到大殿，看见地上有一个包袱，包裹蠕动，襁褓中有一男童。男童手上有一个廉价的首饰。道观为了积德，夜不闭户，若有路人夜间赶路错过了宿头，可在大殿中忍一宿，不会被寒风禽兽伤害。这孩子看来刚断奶就被特意遗弃在此了。

泰易后来在道学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可是刚过花甲，就被一场普通的风寒断送了性命。



普鲁沙回魂回来，在眩晕感中恢复着。

史匹擦问：“可有进展？”

普鲁沙苦笑说：“看来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薄情郎。进入角色后，一路下来，身不由己。我想如果我能早点儿醒悟，不去祸害她，多半她就不会羞愧难当，正常地结婚生子，人生轨迹就能转变了。等我缓缓，要想个办法再尝试一下。”

史匹擦说：“那在你冠礼前后，加入一场濒死体验，让你能有机会解离出来，好破幻醒悟，如何？”

普鲁沙说：“好吧，那再尝试一遍，或许我可以不把她裹挟入这场乱局，不让她触发走投无路的状况。”

光影旋换，一个男婴哇哇落地。一年后张员外和大夫人病逝，泰易在妈妈三十岁生日后被送回老家修仙。成年冠礼前的一夜，他因醉酒跌落池塘，五月水寒，溺水后高烧三天不退，差点儿死了。病愈醒后心性大变，判若两人，不但出口成章，还小小年纪自具大师风骨。冠礼后他不求回归母家，反而恳请母亲给予资助，让他能去游历名山，拜师问道。

泰易走后不到半年，乡间瘟疫四起，很多人离乡逃难，导致十室九空，问心观从此没落。深秋后，老道长在大殿内捡到

一个弃婴。其母已不见踪迹。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此事与我无关，是我想多了。看来我要换个方法才能干预此事的发展方向。”



光影旋换，太一真人门下的小徒弟地上人拜别师门，下山游历，寻找落脚的道观，来到了问心观，成为道观中的外门执事。后来观中的一个混世魔王搞出天大的风波，道观声名狼藉，没落了。他和两个残疾的老道士无处可去，留在观里自己成了新任道长。深秋之夜他辗转难眠，于是去院子里扫落叶，夜色下看见一年轻女子瘫坐在大殿中。想要上前询问，



看她好像正在哺乳，就没冒失打扰。过了一会儿那姑娘哭着跑出大殿，地上留下一个包裹。

地上道长快步上前叫住姑娘，告诉她落下包裹了。女孩一惊，犹豫纠结胆怯地否认，然后又恳请道长慈悲照顾好那小家伙，说自己实在无力抚养其成年。道长说如今道观落寞清苦，也无女修，真的无力抚养幼儿。

女人和道长说，自己要孤身远行寻夫，路途上匪患连绵，带着孩子母子都凶多吉少，求道长帮助照顾小孩，短则三日长不过七天，迎归丈夫后一起来道观答谢，带走孩子。

道长问清她的性命家宅，与其约定照顾幼儿三日。但后来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道长去那个村子住址查访，邻居说女子命苦，父亲好赌败光家业，许久不见，不知生死。她一年前黄花闺女大了肚子，惹来各种非议，数月前她没叫产婆，自己生养下来。没死就算命大，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儿来的奶水给孩子吃，身子虚得干不了活计，拖累着月科里的婴儿每日哭啼，白天晚上的不能睡觉。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这次至少知道了她的角色名叫艾萌苾，家住在道观往西十里外的吴家村，是多年前逃难来的外乡人。父亲好赌，家徒四壁，她留下孩子是去寻夫。恐怕弃子时还没有寻死的念头。看来我要从更源头处下手，才能转变这一命运。”

光影旋换，农家院内一女婴出生，家境贫寒，父亲对其很不待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骂她赔钱。月信初至，十二岁就被许配给村头的莽夫，而莽夫答应帮她家里忙活三年秋收。没承想转年就开始大旱，连续半年不下雨，全村纷纷逃荒，从此她随莽夫来到数百里外的吴家村落脚，并有孕在身。年仅十四岁的她，被迫大着肚子还下地做活。她家是外来户，开垦的田地离村很远的山窝处，早产加难产发生在农田里，莽汉干着急却没有丝毫主意。

产后发生大出血，女人临死前告诉男人，希望孩子日后心明眼亮。男人抱着孩子回了村。村里的老人问男人姓什么，男人说从小家人只叫自己憨蛋，不记得姓氏。

村里老人说：孩子生在艾草田里，女人希望她心明眼亮，就叫艾萌苾吧。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我以为当她妈，总能影响她的童年与情感方向，与她形成信念连接，但这看来行不通。好在了解到的细节越来越多了，接下来需要知道搞大她肚子的男人是谁，或许这能阻止她寻短见。”

## 第 130 章 命

普鲁沙本想以母爱干预事件的进程，发现行不通，只好又一次投身到世间，成为农家的第三个男孩，可是还未长大，就与母亲一起被赶出了家门。

原因说来可笑：他总是看见邻家的大叔就稚嫩牙牙地叫爸爸，而看见自己的父亲却默不吭声。他父亲被村上男人嘲笑，一气之下，把妈妈和憨蛋休回了娘家。扰人的闲话总是传得飞快，沸沸扬扬的让娘家也觉得颜面扫地，百口难辩，抬不起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母亲嗔恨憨蛋，往往因小事就苛责埋怨他，把自己的不幸归咎给这个懵懂的幼子；却不知自己丈夫与邻家媳妇有染多年，邻家男人是个痨病鬼，好死不死地已经苟延残喘许多年了。邻家女人没孩子，就来帮她照看孩子，为了方便还经常抱小憨蛋去她家玩。牙牙学语的小憨蛋叫她男人爸爸，就能得到麦芽糖吃，一来二去地就记住了。自打娘俩被丈夫赶出家门，邻家媳妇更是好心地经常过来家里帮忙照料一家起居。

妈妈记恨丈夫无情，不告诉憨蛋他的本姓，而小村里唯一的

娱乐就是传传有的没的碎嘴子，尤其男女的事更是村妇们热衷的话题。结果长大些的憨蛋总是被村里的孩子们欺负嘲笑孤立，自小就不敢与人亲近，少言寡语。妈妈带着憨蛋从娘家的村子搬出，想要找个偏远之地过消停日子，于是行走周边四县，寻找落脚安身之所，四处零散帮工。在各家干短工维生，经常遇到雇主男人动手动脚，她不从，反而被女人们诟病，成了十里八村女人们口中那浪的卖的。

几年后，娘俩在吴家村头的土地庙里落脚居住。憨蛋十五岁时妈妈病死了，他凭借一身蛮力在周围几个村庄帮忙干粗活，打短工度日。憨蠢无根一身蛮力的憨子，被吴家村里的吴老二看在眼里，用自家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儿换他入门当上门女婿，其实就是免费的牲口。过门前说好小女年幼，三年内有夫妻之名，不能有夫妻之事，家里没地方，也没口粮养活更多的新生儿。

不想入赘的第二年，四野大旱，河干井枯，春种无芽，青黄不接，人畜无水可用。四镇数万人开始离乡逃难，吴老二全家在逃难途中走散，憨汉背着自己的小媳妇找寻吴家多日无果，无奈最后落脚在一处大山外的村落里。憨子进山凭借蛮

力开垦了一块山地，以种艾草出售艾叶为生。

憨汉很心疼自己的小媳妇，两人相依为命，很快女人有了身子。这一年吴家丫头才十四岁，她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好，也愿意帮着他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农活。两人身为他乡客，相濡以沫，形影不离。就算八个月的身孕，她也愿意陪着男人走十里山路一起去地里干活。男人心疼她，让她在家里养着；她说要真有事，自己一人在家反而没个照应。

谁料山里天气无常，山雨突降，媳妇一个脚滑，翻滚中撞到了凸石，触发了胎气，大雨瓢泼，血流不止，她在艾草田中诞下女婴后，嘱咐憨汉两句就撒手人寰。

憨子在山里守到雨停，在泥里一路跌爬着把遗体 and 女儿背着抱着送回村子。小家伙早产体弱，又没奶水滋养，在雨中受凉，奄奄一息。憨子在全村挨家挨户地磕头，求救救孩子。刚住下一年的他，家里毫无积蓄可言，谁家的女人愿意奶小萌芯两口，他就不要命地帮人家干农活。为了体面地下葬自己的小媳妇，他借了高利贷。

就这样萌芯长大了。日子很清苦，打小就要照顾山里的艾草田，而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但家里的日

子始终很拮据。

萌芯长成了大闺女，憨子在土炕上拉起一道垂帘阻隔视线，不然血气方刚的男人和情窦初开的女儿夜里相处都很尴尬。

豆蔻之年的少女与妈妈长得很像。这一天，她从山田回家的路上救了一名书生——他赶考路上被路匪打劫砍伤了肩背，逃入山窝躲避。姑娘把重伤高烧昏迷的书生拖回家中，央求父亲请郎中救命。郎中的诊费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而后续数月的金疮药、养气血药让家里债台高筑。

书生年十八，自幼才思敏捷，英气逼人。其父是吴家村的村长吴伯，他名元奋。数月的疗养，少男少女情窦初开，山盟海誓耳鬓厮磨。书生错过考榜，现身无分文，伤势痊愈后，不忍继续拖累艾姑娘一家，决定返乡恳请长辈来明媒正娶艾姑娘，并双倍奉还恩人救治花费的银两。

萌芯不舍情郎，送了又送，给他亲手烘烤的菜面饼子，泪目叮咛再三。

元奋说：“你我有夫妻之实，我自然会给你当得的名分。快则半月慢则一月，我定然与媒婆花轿同来迎娶。”

春去秋来，傻姑娘站在山岗上日日望，憨爹爹看着女儿肚子渐大而人却憔悴消瘦，很是不忍。而为了给书生治病的高利贷此时也到期了，恶霸来要钱，不然就拿房子和让丫头用身子抵债。憨子再三恳请，恶霸说 he 可以去赌坊，把今年田里的收成当本钱，输赢五五之数。要是赢上几把，债还了不说，还能买药给闺女补补身子。

憨子去了赌坊，起初手气奇好，但等玩得大了，房子、田地、自己的自由身、闺女的身子都输了进去。他凭借蛮力打倒几名恶徒，一身是血、拼尽最后一口气回到家中，让大着肚子的女儿连夜逃命，不要走官路，趁黑进山绕路去吴家村，找元奋讨个说法。萌芯不舍，憨子力敌追来的恶徒，几番催促，看着女儿消失在夜幕中，才倒地不起。

普鲁沙的神魂从憨汉的尸体中出来，心中惦念着萌芯。周围场景一花，它已在山谷中的艾草田旁：

只见女儿正在费力地搬起一块石板，刨开泥土，拿出一块红布。那红布是女儿贴身的肚兜，是她唯一的一件精细衣服。此时这红肚兜只剩下上半截，里边包裹着一个银质的长命锁，锁上刻有元奋二字。



萌芯把银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摩挲着上边的名字。此时只见山脚下三五火把从远方追来，她不敢怠慢，朝山里跑去。林间宿鸟惊飞，走兽低吼，她不敢点火照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只觉得突然腹痛如绞，两腿间有热流顺着大腿流下。山中有一处不大的洞穴，里边铺着干草，有油灯和一些衣服，是平日里爷儿俩在田里遇到恶劣天气躲避风雨的所在，也是自己和情郎初次交好的场所。萌芯在洞中躲了三天，实在是饥寒交迫，只好出来抱着孩子下山回家。可是家里已经被砸，父亲生死未卜，不见踪影。她去地窖找到一些菜根，又去田头拔了些萝卜，启程去找元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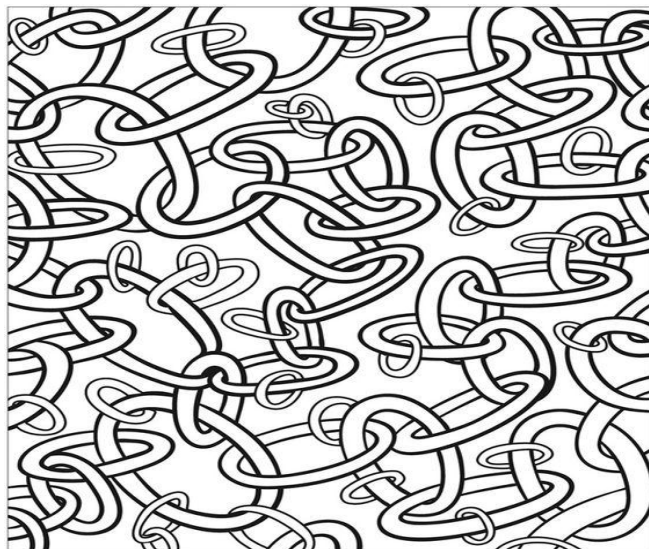
元奋和她说过，吴家村距此有百里山路，松雾岭山脉隔绝两边的往来，山岭西面与东面有一条官道相连，但松雾岭内有大小山匪数股，专门在这路上出没绑票或抢劫。要是没有民团或镖局护守，最好还是走崎岖山路，反而更安全些。走官路一趟要三四天的脚程，而走山路不同季节需要七到十天不等。

萌芯没有把握带着新生儿翻过大山，而村子里那些恶人眼线众多。左思右想，她决定先去半山里的道观——前些日子听

村里的婆姨们碎嘴，说那里有个混世魔王专门祸害姑娘，不知搞大了多少丫头的肚子。

萌芯心想，那道观里肯定收养了不少孩子，也不多自己一个。他们有钱有粮，也与恶匪无染，自己来去十天半月，孩子留在那里最是稳妥。于是在地窖里躲到天黑，悄悄地出村，认准方向，径直奔向道观。

破晓前，她终于来到道观前。一夜山路疲惫不堪，观门虚掩，黎明前的黑暗中只有大殿深处的长明灯闪烁摇摆着火苗。她来到大殿中，坐在蒲团上，把乳头放在孩子嘴边，孩子吮吸着，她知道两乳流出的不是奶而是血。她在流泪，但她知道，自己不能休息，恐怕一放松下来，就再也没有勇气独自走入深山去寻找山那边自己的男人了。



史匹擦问：“如何？”

普鲁沙说：“等我缓缓，关键节点在吴家少爷元奋那里，她不是缺父爱而寻短见的，让我再去试试。”

吴家村是松雾岭山脉以西的一个大村落，几条大路都在此处交汇。想要走官路穿行通过松雾岭山脉，这是西路进山前最后一个歇脚补充粮草的村镇，也是山货被贩运批发的集散地。吴家村里八成姓吴，说是早年躲避战火，从江东迁徙来的一个氏族。村里有个吴家的祠堂，祠堂内供奉着吴家的祖宗们。村里吴家分为三支，现在作为村长的吴伯，是吴老太爷的长子长孙。吴伯近两年脾气很大——前后院三房女人，十年里养出五个千金，自己眼见不惑之年，这产业难道日后都拱手送给常明里暗里奚落自己的两个弟弟吗？

元奋的出生成为吴家村这十几年里最大的喜庆事，孩子也争气，不但长得让十里八村的姑娘都动心，而且好学肯读，慧根伶俐，不管多晦涩的古书，都能过目不忘，而且深得其中奥义道理，私塾先生都常自愧不如。童试、乡试过后，会试三年一场，十四岁那年的错过后，只能等十七岁这一场。四里八乡的才子赶考都集中到了吴家村，相约一起过松雾岭赶

往京师。西路的才子们都是望族子弟，有书童和随从，还请了保镖护卫，穿过百里松雾岭。

元奋与十多个才子本是一队。但在入山后的第二天，队伍遭遇了塌方，元奋和另一个苏姓书生被困在后边，大队尝试搬运山石却没有足够的人手力气。书生们怕耽误了会考日子，也不敢在山里多待，和护卫随从继续赶路。而元奋与另一个书生让自己的家丁护送伤者撤回吴家村休养，自己则准备绕盘山小路追赶队伍。大队人马说在东侧出山口的落霞镇等待二人会合。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元奋与苏同盘山寻路，准备走樵夫与采药人的小路绕过塌方之处。没成想刚走了一个时辰就落入了山匪的埋伏。原来塌方就是他们搞的鬼，目的就是拦截富家公子，绑票搜身索要赎金。结果苏同被擒，元奋重伤滚落山涧，随河水浮木漂流而下。

再醒来，全身疼痛、高烧昏沉，只见天仙一般的妹子在照顾自己，然后就又昏迷了。多日后捡回一条命来，看到这是一间很简陋的泥草房，自己躺在土炕上，一动全身伤口就痛入骨髓。好在那天仙样的妹子日夜守护，喂食喂水，换药熬汤。

这家里还有一个壮汉，是女孩的父亲，他睡在地上的麦梗上，自己和女孩睡在床上，中间隔着一道垂帘。

之后姑娘搀扶他走路，去外边解手，他这才意识到，这一两个月来，自己的大小便许多次都是姑娘伺候的。这让他和大姑娘一样羞红了脸，也暗下决心要照顾这姑娘一生一世。少男少女半年多时间，干柴烈火，身体痊愈后，就开始了各种康复锻炼。

艾姑娘家生活很拮据，并且为自己治病借了高利贷。元奋几次恳请艾姑娘父女俩随他一起回吴家村，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但不知为何老爷子就是不肯踏足吴家村，哪怕提及都会翻脸。无奈元奋退而求其次，要带艾姑娘走，艾姑娘又不同意，不肯留下父亲一个人应对高利贷。于是商定元奋回家去告知高堂，带上聘礼、媒婆、大轿来迎娶萌芯。这一往返步行算来，一月也就够了。

元奋辞别情人后，日夜赶路，十日的行程七天就走回了家。家里都以为他死了，这生还回来自是涕泪横流，大摆宴席好生热闹了一番。晚上宾客散去，元奋恳请父亲找媒人雇花轿去迎娶艾姑娘。吴伯却一百八十个不答应，说儿子将来是驸

马的命，怎么能娶个村姑当正房，可以多给他们些银两答谢，但亲事万不能成。随即命人把元奋送回后院，看管起来，两年后再去求考功名。

半月后元奋听小厮说，家里的管家受命去艾家送答谢的银钱，但其实根本就没去，在窑子里快活了半个月就回来复命了。元奋着急气恼，偷拿了些值钱的物件，夜里翻墙而出，想要回去找艾姑娘一家。

一个人在山里跑了三天，不敢走官路，怕被家丁追回，却落入了山匪的手里。山匪传信给吴家赎人，管家怕自己侵吞银钱的事被抖落出来，没把山匪的来信交给老爷，也没给山匪准备赎金。

元奋见久久没人来赎回人质，与山匪商量，放自己回去拿钱，决不食言。就在山匪犹豫之时，银票送到，老管家让山匪干净利索，不留后患。原来这管家与吴家大姨娘是表兄妹，要是元奋死了，家财就能落到大姨娘和她女儿名下更多些。不然元奋做为独子肯定是全部继承的，元奋妈妈是三姨娘，这些年来在家里都跋扈得很，全然把自己当成是大姨娘的样子。



史匹擦问：“这次怎么回来得这样快？如何了？”

普鲁沙说：“没戏，还要别想它法。”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131 章 魂

史匹擦问：“接下来你待如何？”

普鲁沙说：“我想知道她最后的几天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史匹擦问：“你有什么计划吗？”

普鲁沙说：“她的神魂还封闭在自己的实相泡泡里，无法接触，我需要透过旁观者的视角了解后续的真相。”

史匹擦说：“好吧，这很危险，但可以一试。透过滞留灵的角度，你可以去跟随她的脚步，看看后续她都经历了什么。你在死后可以不进入光锥的牵引，不接受接引灵的引导，追随自己的自我意愿徘徊在人间。作为滞留灵，你可以有他心通、神足通的能力，就是能解读到他人未说出口的想法，能瞬移到你思想聚焦的任何地方，不受水火石等物理相的影响。不过你需要注意的是，你作为滞留灵维持自己神魂存在于世的能量、即生命能，是会随时间不断消耗递减的，你要在自己能量耗尽前返回，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普鲁沙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一头又扎入泰美斯意识范畴，进入到她的意识实相中，托生成艾萌芯的父亲憨子，走过他



的命途，在死后跟随着萌芯来到道观，之后走入百里松雾岭

——

萌芯不敢走官道，怕债主们快马追来，于是走山间小道，认准太阳落山的方向前进。可是从来没有进过深山的她把事情想简单了，起初山间还有采药人、砍柴人、放羊人踩出的小路，可是到后来几次路径的分叉后，就没有朝西的路径了。小路盘山而走，她很快就开始在山里转起圈来，口粮吃光了，乳房痛得不敢碰。她找野菜吃还能充饥，但夜晚各种响动让她不敢安眠，几天疲累加上神经紧张，她开始发烧，全身都没了力气，晕头胀脑，她努力地把奶水从乳房里推出来，可出来的却是脓水。

作为憨子鬼魂的普鲁沙，多次想要神魂与她产生链接，帮她指引道路，告诉她哪里有食物、草药、水泉，哪里有危险、是绝路，但她脑子里烦乱不堪，夜间也警觉无梦，身体紧绷，意识头脑高度警觉，虽然有几次她在犹豫时察觉到了普鲁沙发送给她的意念引领，可是她却自嘲地一笑，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前行。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在无尽大山里流浪着。

她在山野中走过，留下了血肉的气息，那虚弱的蹒跚引起了

狼群的注意。它们白天远远地尾随，晚上不断地尝试骚扰，这落单的虚弱的美味让它们兴奋不已。进山后的第二十一天夜里，狼群对萌芯发起了正面的攻击，萌芯用树枝抵抗，失足坠落到一处被高草覆盖的山涧夹缝中，摔晕了过去。狼群在山涧上边来回乱转，可是找不到下去的路径。

普鲁沙终于找到了时机，与泰美斯建立了神魂意识连接——



在昏迷的梦里，萌芯看到自己位于一片阳光明媚的花草间，不远处是清澈的水潭，这是初夏的季节，阳光柔暖地照在自己身上，让心里都暖烘烘的，蓝天中有鸟雀欢乐地飞过，自己的身体通体舒畅，多日来的疼痛与疲累一扫而空。

“你好啊，泰美斯，终于见到你了！”光晕中一个人形对着自己说话。

“你是谁？泰美斯是谁？我在哪里？这是哪里？”萌芯问道。

“我是你的妈妈、父亲、儿子、情人，和你自己啊。”人形的光影说。

萌芯迷茫了：“你到底是谁？你想要什么？我一无所有！”

萌芯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胸口——贞操是她现在唯一还有用与最看重的。

突然场景一花，周围的景色都变了，在一处炫彩斑斓的空间里，一棵老树在和萌芯对话。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是你身边的所有人，他们都是你所执一梦中的化生。醒醒吧，跟我走出来吧，你已经困在这自我意识的泡泡里太久了，你的能量已经所剩无几了。”大树精说着。

萌芯的思绪飞转，她听过走街的说书人讲过各种鬼故事和《西游记》，她认定，自己眼前的这个树精一定是勾人魂魄的妖精，这是变着法儿地要来吃自己呢。

她当下转变了态度，强硬了起来，说：“你别再玩花样了，最好去掉这些伪装，我知道你的身份与来历，你骗不了我的，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去寻找元畜。我不会再次驻足，也不会跟

你走的。”

场景一花，炫彩的空间与万年的古木都消失不见了，空间内一片璀璨的虚无，萌芯与那树精化作的人形，都只是这虚空中的一个轮廓，许多能量流好似河水般流淌而过，波光粼粼，犹如流云幻化出种种形象。

那个树精幻化出元奋的脸和身形，说：“我就在这里啊，我来接你了。我被山匪所害，所以没能如约来接你，真的情非所愿。”

萌芯心境一摇，差点冲过去扑入他的怀里。可是刚一动身形，又突然高度警觉起来，眯起眼睛说：“你不是他！你到底是誰？”

突然，元奋化身成一个和自己有八分相似的年轻女孩，说：

“孩子，我是你妈妈啊！对不起，这些年你受苦了。妈妈离开得太早，没能照顾你哪怕一天，跟妈妈走吧，离开这幻梦世界。”

萌芯摇头说：“不，我要去找我的元奋，我没有家了，我不认识你，元奋是我的唯一，是我的未来，是我的爱。”

妈妈的身形逐渐拉长，变得魁梧，憨子的轮廓显化出来：“孩子，我跟随你多半个月了，听我一句劝，回家来吧。在这里兜兜转转的，走不出去的。你要是肯聆听内心的声音，我可以帮助你，但前提是你要放空头脑，并愿意无条件地跟随我的引领。”

萌芯好像是失心疯一般，哭着笑了，笑着说：“你这个妖怪，狼群没能吃了我，你觉得我会怕你，或被你骗了吗？跟随你，放弃我自己的思想，臣服于心流的引导，放弃自我，你想得美！我的心只渴望爱，渴望被爱，渴望被元奋揽入怀中，和他好好地过日子。哪怕三餐不饱，哪怕泥房草顶，我也要和他在一起！不管他家或我爸怎么反对，我们的爱都能胜过一切！”

憨子叹了一口气，身型明显地开始枯萎，化作一团光火，光火中一个婴儿在啼哭。这个小家伙气吹的一样快速地长大，成了一个少年，然后变身为一个道士。他说：“妈妈回来吧，道观里的童年好苦啊！我没有父母，三餐不饱，一生坎坷。我给你引路，回到道观来把我抱走吧。我们找一个新的地方落脚，我保证长大后听话，让你衣食无忧的。你可以爱我啊，

我也会爱你的。”

萌芯泪目说：“孩子，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带你来到世间，却撇下你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但我真的别无选择，带着你一起走这山路，你我都会死在这里。你在道观里虽然清苦，但至少还有一条活路可言。妈妈无能无力拉扯着你过活，如果我能找到元奋，我们一定回来接你。别怪妈妈无情，元奋的爱是我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东西了，而我对他的爱也是我唯一还拥有的东西了。”



那道士的虚影说：“世间男欢女爱，肉身缠绵，子嗣繁衍，都是你梦想中的经历。放下这所执，睁开眼看看自己的神魂

本真吧。”

萌芯说：“元奋与爱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珍视与拥有的渴望，我不能也不愿失去他。你不懂什么是爱、什么是思念、什么是心灵的羁绊。我要找我的元奋，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哪怕走遍天涯海角，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道士说：“世间的男女之爱或同性之爱，不过是剧情中两个神魂按剧情需要的短暂共鸣与身心羁绊。有更广博深切的爱，远比这梦来得真实啊。你听我说……”

声音缥缈，越发地遥远……

岩壁钟乳石上的水滴噼啪地滴落在萌芯的脸上，她清醒了过来。刚才荒诞的梦让她苦涩地一笑——或许自己是太思念这些亲人了吧。后脑处、腰背上、右腿小腿处传来撕裂般的疼痛，一线天光从头顶的缝隙处投射下来，她看清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山体大裂缝，自己到裂缝口有十多米的距离，且两侧山壁犹如刀削斧砍般平整。

她尝试着检查自己的身体，头发被凝固的血液结成了一个帽盔，后背的衣服也在干涸的血液凝固后成了一个硬壳。右腿

稍微一动就痛到钻心，小腿的骨头无疑是摔碎了。大裂缝里有许多老鼠，个头还不小，有胆大的刚才就在自己的身上，此刻跑开了，却并没有跑远。

在朦胧的光影中，可以看到这个谷底面积并不太大，但地面上有许多白骨，有人的有动物的。萌芯心想：看来失足跌落此处的不止自己一个，但显然之前的落难者都没能找到出路。好在狼群显然也找不到下来的路，一时间自己没有生死的危险。

饥饿、失血、疼痛，萌芯又昏迷了过去。这次她梦到了元奋，他也被困在这山涧的缝隙里，怎么也出不去，自己使劲地喊他，让他上来，可是他好像听不见一样。自己去拉扯他，结果他是一个虚影，自己的手指划过他的手臂，抓了个空。萌芯哭得很伤心，不管多努力地想要引起元奋的注意，他都只是自顾自地忙碌在徒劳的挣扎里。当元奋转身的瞬间，萌芯看到他背后有一条触目惊心深可见骨的刀伤口子，里边已经没有血流出，而元奋好像对此浑然无知。

过了一会儿，元奋累了，瘫坐在地上，愤恨地捶打着地面，咒骂着那些山匪。萌芯陪伴在元奋的虚影身边，想要抱住他



但却不能，想要安慰他也是无用。

元奋面朝墙，对着东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来找你了。他们砍伤了我，把我丢下来，在这里等死。我爬不出去，不管多努力我都无法离开这里。对不起，下辈子，下辈子我再来找你吧。别等我了，我没力气了，我好累啊，遇到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经历。”

萌芯饿醒了，她爬着在这山谷底下寻找食物，她知道一条断腿的自己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在山谷里的一块大石前，她看到了一具枯骨，衣服还是新鲜的，看来血肉都被鼠蚁给吃光了。枯骨的左手里紧握着一团红色的东西，萌芯一碰，骨节散落，红布团展开。萌芯定睛一看，眼睛立刻就湿润了，自己最后的坚强在此刻也崩碎无踪。

红布上绣着一只很不好看的鸳鸯，正是自己当做定情信物送给元奋的半截肚兜，想到刚才的梦，她好像被雷击了一般，好像突然间什么都明白了。她的世界开始崩塌，寸寸碎裂，自己掉入了无尽的黑暗中，再也没有必要去哪里了。她只觉得脑袋一片空白，之后犹如行尸般，一切都发生得没有任何的意识。

萌芯拿起地上的枯骨，奋力地刨地；挖不动，就去接滴落的水，湿润地面继续挖。她疯了一样不眠不休，也不管斗转星移，最后在地面上挖出一个很浅的小坑，把那白骨排列整齐放到坑中，然后自己躺在那白骨旁。她很累很累了，只想睡，永远地睡在自己的元奋身边。她拿起一片崩裂的骨茬，在自己的手腕上一切，鲜红的血无声地流淌了出来。她本就失血过多，生命的花火染红了白骨，而她脸上却一片桃红，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很满意。

世界与光慢慢地熄灭远去，四周的声音与地面的阴冷都消散无踪.....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站在一旁的普鲁沙想要哭，但没有眼可以流泪。他想不出，这萌芯的一生中，有哪个节点可以做出与命途迥异的选择。难道她的自杀真的就是无解的死局吗？如果是我走过她的这一生，我也同样会如此这般的啊。

史匹擦的身形也显化了出来，他悠悠地说：“你无法真正地了解另一个人，除非你穿上她的鞋，走过她走过的路，站在她的角度观察与思考她的经历，感受其生活中的别无选择，体会那份无奈与无助。



当你经历过她所经历的一切，你就不会站在一边说这说那了。旁人所能看到的绝非事实的全然，所能了解的也仅是你视野中的一个侧面。在你的视界里的那个她，其实只是多元实相中，你自我意识面向中的那个你自己而已，与真实其实毫无关系。所谓的他人只是你的自我思想映射在你意识之梦中的投影，或者说那只是剥去了伪装后的你自己。

在人生的历程中，内在自我要经历：

自学、自觉、自省、自律、自谦、自发、自动、自止、自洽、自信、自悟、自醒，这十二步，才能达成自性的内在自我平衡。而你在试图拯救自己报身泰美斯所化身的萌芯时，其实始终都是在从不同的侧面中修持自我的意识认知。

在你看来卡顿在一念所执、被幻梦情爱所困的她，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那个渴望初恋即永恒的你自己而已。世间男女来来去去，爱来爱去，有些人一生爱过很多人，有些几世间彼此相互纠缠在一起。世间的爱说到底不过都是情景剧里的故事，通过它系统有了更引人入胜的黏着力。

在种种不甘与如果间，痴男怨女在矩阵营造的故事里反复进出，聚散离合间形成了多变的业力牵引，激荡出这一界面特有的小范围利己排他的能量共振与能量涟漪，让角色更投入忘我地浸泡在这个幻境中，牵挂留恋着故事中的其它虚拟角色，把它们当成自己的父母、子女、爱人、情人，这样一来故事的代入感与黏着力就更容易让神魂把这经历当真了。”

普鲁沙疑惑地问：“你的意思是，泰美斯没有被困在自杀后带来的意识循环梦境中？”

史匹擦说：“她确实被困在其间，一遍遍地尝试着找到化解这死局的方法。其实困住她的并非是自杀这个行为，而是她的不甘与因此诱发出的如果。要是理解了宿命不过是一次悲喜剧，经历过了，领悟了其间的寓意道理，就可以放下了。

那自杀、老死、病死、被害死、意外丧生、童年夭折等等退出角色的方式，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是那些活累了、渴

望离开的人，走的时候安于现状，并且乐于接受从角色中解离出来的事实，接引灵化身成其亲人，三言两语，亡灵也就跟着走出剧场舞台了。

而那些被执念、不甘所羁绊的人，被家人不停祭拜念叨的人，它们放不下、舍不得、割舍不了，就不会跟随接引灵步入光辉，因此成为了滞留灵；或反复经历自己有过的剧情，一遍遍地尝试各种不同的版本，渴望找到最优解。对于这类神魂，我们尊重它们的自我意识，毕竟人生并不是一次历练的全部，死后的反思、往复的尝试、多重视角对同一个故事线的反复审视都能带来神魂认知上的增长。

反正时间只不过是剧情层面中的一个假象，所谓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可以被一遍遍地无限重播与编辑。角色间的各种可能性，在矩阵中都可以被意识之梦模拟出来。当然，到底能激活哪一种可能性的线路，还是要看自我的意识认知水平。

萌芯的一生并不是没有其它的可选项，比如她可以去爱慕村里财主家的傻小子、她可以不把元奋背回到家里救治、她可以跟着元奋私奔，留下父亲一人收拾烂摊子、她可以不去找元奋，而是选择与父亲一起对抗恶霸，然后被送去妓院，在

那里养大孩子、她可以走官道，然后到达吴家，在那里被管家毒死、她可以不与元奋在婚前发生关系，之后为替父亲还债嫁给村里一霸……

在多重实相的矩阵中，我看见上万种同时存在的各种曾经被演绎与激活过的可能性。但你就是你，你有自己的信念、坚持、渴望、原则，这就是你的习气，也就铸就了你所要面对的业力。导致你感觉不到其它可选项是可选项的，也就把人生过得别无选择了。

其实别无选择并不是问题，如果你能臣服于自己谱写的故事线并认可这经历，那这一生就是一条好的经历记忆。对于神魂来说，没有什么所谓好的一生或坏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是圆满的或残缺的，一切都是经历，一切得失间都蕴含着不同意面向上宝贵的认知启迪。

如果现在你能理解我当下所说的这个道理，那你也就能知道如何破解开萌芯自杀后所面对的循环死局了。”

## 第 132 章 自治

当普鲁沙不再视枯槁的四分之一树冠为困扰时，一树四季的景象仿佛也不再是让它闹心的问题了。只见虚空幻境中，日月星辰辉映，春芽冬枝夏花秋实四季同冠，浑然而有序，果叶万千生生不息，又融汇合一，旋舞落花归根。



史匹擦微笑着说：“成就了，你悟了，恭喜恭喜！”

下面还有最后一步，不过这一步我就帮不上你什么了，也不能告诉你这毕业答辩的内容是什么。你需要凭借自己‘所是’去领悟它并完成它。”

班主任这话说得普鲁沙一脸问号，神魂归回到自我全体意识当中。

先前普鲁沙对上地的“夺权篡位”其实内心中是有些介怀的，毕竟整个自我体系都是自己化生出来的。但自我体系中谁意识成熟度高、谁能量当量大、谁见识广博，谁就是全我中的老大。这里没有论资排辈的习惯，都是自我的一个面向，都是一体意识的一部分。

通过道不二的一生，上地演绎的地上仙对自己有抚养启蒙传承之恩，现在回来，不好与人家评论主次之分。看着全我体系在浑然有序中自然循序，普鲁沙是佩服上地对体系化运作的管理与运营能力的。相较下自己更适合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更喜欢钻研易理学问，从理论体系上为全我的知见提升与认知梳理提供助益。

普鲁沙闭上法目，眼前一切有相之物消散而去。在识海中，它看到璀璨的星光和无数的光旋，它们交相辉映，又彼此联动，犹如精密的钟表，内外左右上下层叠，彼此精密关联却又相互独立。





各个关节有的粗壮有的细腻，有的磅礴有的精微，各自有自己的能量波动与意识频率，却完美地彼此合作，共鸣出统一的振频。那声音犹如螺号，犹如罄鸣，呜喻……呜喻……这声音这震动犹如球形波纹，立体地向四方散去，在极远极远的地方形成回音，咩鸣……咩鸣……的振频折返回来，与中心发出的呜喻……形成交织的共振。

两种能量波形成起伏的能量脉冲共存着，相互激荡着，稳定而持久地发生着。虽然这声音很单调，却相当舒服，滋养着神魂，引动神魂中的能量与之形成共鸣。许多能量内不被意识察觉但确实存在的杂波与亏缺，在这背景音般的能量共鸣中，慢慢平复消失。很快，普鲁沙就感觉自己的内在全然地融入了这共鸣的能量波中，不分彼此，而且相当舒服。

普鲁沙发现借由这意识能量的共鸣，可以轻易地感知到全我体系内所有本我、高我与小我的意识状态，直接访问每一个报身与化身的意识觉知、记忆感受，甚至可以透过不同的眼睛同时看到众多的位面。小我片段化身成一个个自我，它们正在演绎着各自的角色，它们处于不同的宇宙位面中、在不同或相同的星球上、演绎着不同时代剧中的各种角色：有的是一界之神，有的是科学狂人，有的是痴男怨女，有的是徘徊的枉死之魂。

更有趣的是，各种载具的肉眼所见都是不同的：苍蝇的复眼看整个世界都是慢动作；雄鹰的眼睛可以聚焦几里之外飞蝇的振翅；猎人的眼睛透过瞄准镜看着雄鹰，而他浑然不知脚下的蝮蛇的眼中，自己只是一团抖动中的橘红人形……

万千角色的各种生命体验犹如逛不完的图书馆，意识聚焦到哪里，哪里就鲜活地生动起来。普鲁沙看到在万千意识片段中，有一个母狮人在洞穴里舔舐自己的伤口，看到一个穿麻衣的修士在密室中研读古代卷轴，看到雨夜一个骑士抱着少女还温热柔软的遗体在闪电中嚎哭，看到修道院中一个卑微的小女孩蹲在地上捡食面包屑充饥，看到金戈铁马，看到星

舰航行，看到鱼人妈妈，看到煮饭的地上仙，看到文明的消亡，看到生命的复兴，看到自己经历过与没亲身经历过的一切，都在这群体记忆的熔炉中，此刻都还鲜活地同时发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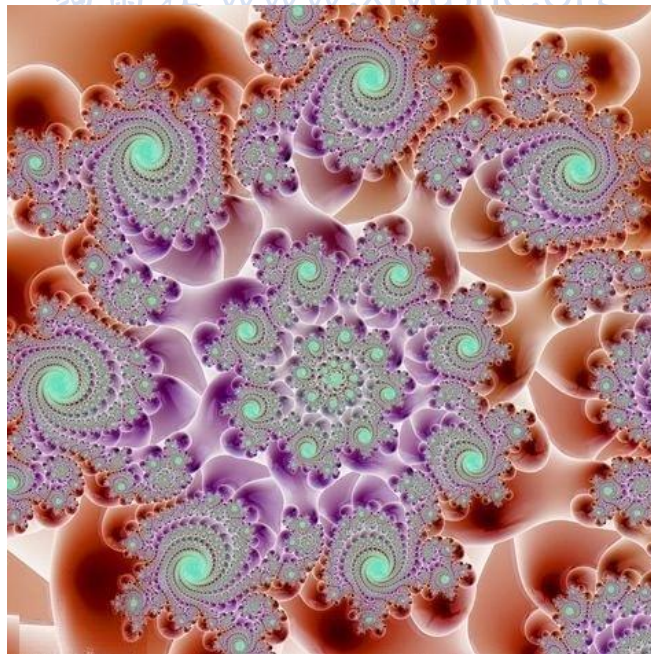
自我意识群体中新生的化身，透过这些意识片段，快速地走过一个个生命的历程，了解与认知到发生过的可能性；又透过它们更成熟的心智，在故有的命程中尝试展开不同的人生。这样的尝试有些确实比原先的版本更具启迪，有些则表现得差强人意。不过不管如何，这些体验与尝试都在丰富着全体自我意识的库藏，各种新展开的平行可能性与过往已经存在的已知都被同样珍惜，成为日后供大家参考的对等参考，启迪如果中的不甘。

就在普鲁沙在时空矩阵的长河中流连忘返、惊叹唏嘘时，眼前出现了一个闪烁着的高亮光团，那光化作光雾，又聚拢成朦胧的形象，显化出地上仙中年时的相貌。

上地说：“你可回魂了，我等你好久了。有件要紧的事，只有你能去完成。如果你休整好了，请尽快地触发这一事件，这涉及到全体自我的走向。

我们的群体意识现在处于合一的关键时期，而超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超前进入了虚空法界中的红区外围，很快我们将会遭遇从未经历过的乱流。如果在进入乱流前，全我意识没能达成合一意识，那我们只能割舍掉一部分自我，让它们独立出来，退回到绿区慢慢自生自灭。

现在我们被红区强大的乱流引力拉扯着，整个意识能量体已经严重变形，我们必须做出行动，要不蜷缩回滞留在后面的尾部，要不就决然断尾，缩成一团进入到红区的乱流之中，那样在红区内不被乱流搅碎打散的胜算会大出五成。”



普鲁沙被突如其来的信息搞懵了，仔细回味了一下上地的话，然后问：“等等，你刚才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绿区、红区、乱流、断尾，这都是些什么情况啊？到底发生了

什么？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将经历什么？你不说清楚让我怎么做啊？”

上地说：“啊，对不起，看来你与全我的集体意识还没能全然意识融合。这也不怪你，这样庞大的信息流，谁在短时间都无法全然了知清晰的。让我给你简要地解说一下。

我们现在处于自我的意识空间内，这是一个次级亚空间，是由我们群体意识生成的自我内在时空体系。这次级亚空间现在隶属于盖亚次级亚空间之下，成为它万千次级子目录之一。但是盖亚次级亚空间又隶属于本位面的群体意识亚空间内。

细雨社www.xiyushe.org

我知道你已经听晕了。简单地说，这些层层套叠的幻相，都是意识群体们按不同体验需要一层层营造出来的专属体验区域。而我们的意识能量本体，其实从来就没在这些次级亚空间的幻相内，我们只不过是把自己意识聚焦投射到这些幻相的幻境中来而已。就连你我现在这光影的法身，也不过是意识投影形成的伪装皮囊。

现在给你解释这些我知道还为时过早，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意识能量本体，是在一个真实的巨大到无法想象的能量环流中。我们从母体本源中分化出来后，本应在相对平稳

且安全的绿区慢慢成长到初阶完型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自身的能量当量提前突破了绿区内能量频率的上限，结果全我中的一部分意识能量体被红区的能量频率捕获，并被其强大的引力牵引、扯拽着引入到了红区的外部，并正在遭受红区的乱流侵袭。

作为宿命，我们日后完成了初阶的自我完型后，确实迟早是要跃迁入红区，去进入自我意识的第二阶段淬炼；但现在我们中的一部分意识还处于低频卡顿中，这让全体意识作为整体跃迁入第二阶段有着相当大的难度。就好像拖着铅球跑马拉松，就好像皮筋一头固定在后，一头被使劲地拉向前方。现在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不断尾，要不被弹回绿区，并因这反弹而全员受到极大的内在神魂道心创伤。

所以我想请你去解决尾部的问题，有两条出路：

第一，在你和大家的帮助下，尾部迅速提升意识认知，扬升能量频率，与全体融合归一，不搞自我意识自由意识那一套，学会臣服与协作，放弃自利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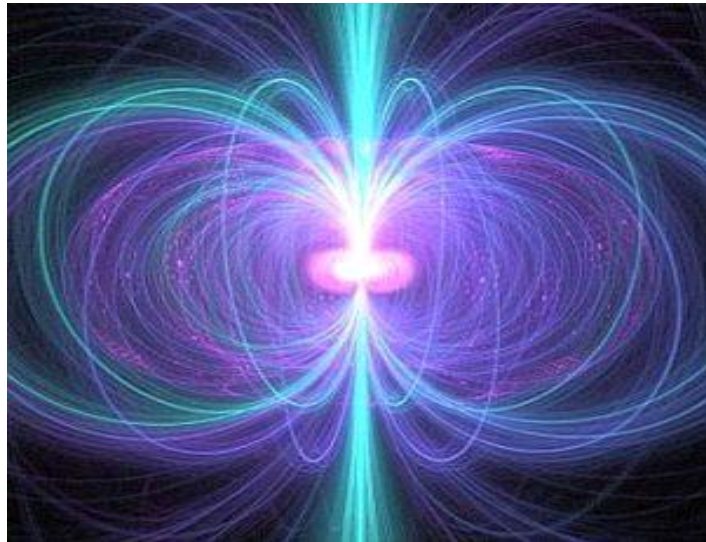
第二，我们设法形成两个自我意识团体，你负责后续的部分，留在绿区，帮助这些自我意识面向完成意识扬升；而我带领

头部设法通过红区，进入第三意识阶段；并在此期间收集经验教训，为你们日后穿行红区与我们汇合提供前车之鉴。”

普鲁沙更疑惑了，追问：“等等，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绿区、红区？第三阶段又是什么？你能把这个先给我说清楚些吗？”

上地想了想说：“这很难用语言解释。”

然后慢慢地抬手，伸出一根手指，点在普鲁沙的眉心处。



突然，普鲁沙全身被强大的能量冲击，整个身体感觉好像被弹射的推背感顶着，快速地进入到了一个光影灿烂的旋转隧道中。紧接着，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虚空中，一个璀璨夺目的巨大光团，散发出无数光晕，滋滋啦啦地响着电磁的声音。电龙在这些洋流般的能量云中翻涌

纷飞，有许多闪亮的星辰犹如鱼群，犹如波光，明暗闪烁，时隐时现。这情景、这声势、这气魄，普鲁沙被震撼到瞠目结舌，只感到自己内在能量翻涌，犹如水入沸油，哪怕再多凝视片刻，自己就会如烟花般炸开散入空中，化为流星，融入那磅礴大潮中。

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也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吸引。普鲁沙深刻地感受到，那磅礴的浑然就是自己，自己的心在这一瞬间与它合一，那就是游子的乡愁、沧桑中模糊了记忆的家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股强大的拉扯感突然从背后袭来，就好像弹弓中的弹丸，自己被弹射回了自我的意识次级亚空间内。眼前还是地上仙模样的上地，还有它的那根悬空指在自己印堂上的手指。

上地问：“看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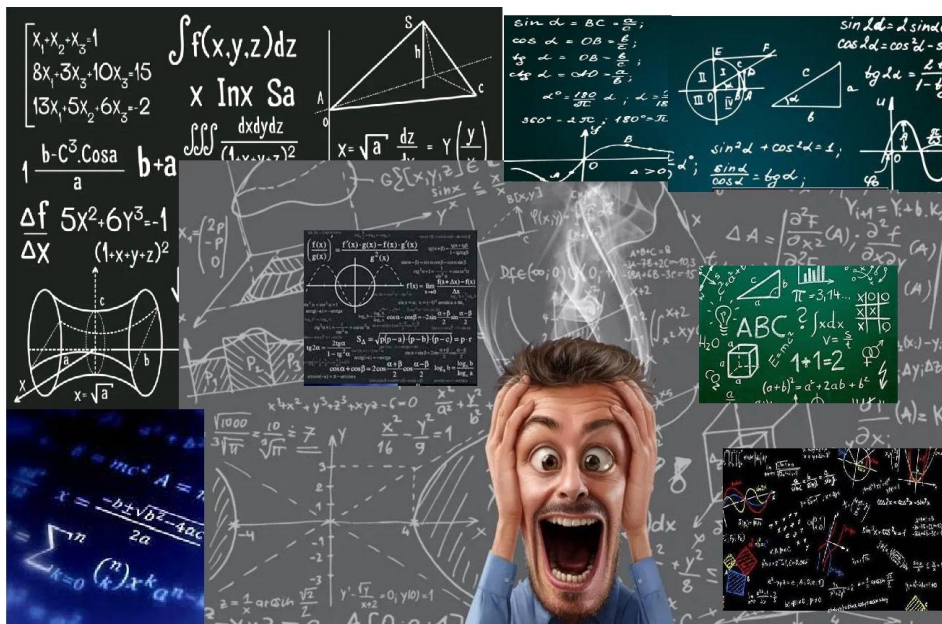
普鲁沙两眼空灵，又无比璀璨，全身颤抖，难以自制，声音哽咽，心弦震荡，许久才勉强点了点头。

上地说：“你我当下的意识能量水平与能量当量，也就只配远远惊鸿一瞥。只有完成了第三步的终极意识完型，才可能



了知其虚空法界的种种神奇奥义。我们离那一步还远得很呢。下面我给你看看这红区与绿区是怎么回事，还有第三步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

话音刚落，突然大量的意识信息海啸般地席卷入普鲁沙的识海，那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在阶梯教室内的黑板前，连说带画地讲解了一学年，然后把这一学年的所有东西同时以声文画面的形式在一秒内投送到你面前。



普鲁沙沉默了，感觉自己的识海要爆掉了。它尝试着去梳理这些复杂的信息，但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准备好应对这一切，一时甚至有点儿小庆幸，庆幸自己不用作为超我去面对全我宏观位面上的这些复杂问题。

此刻普鲁沙深刻地理解到群体内分工协作的重要性，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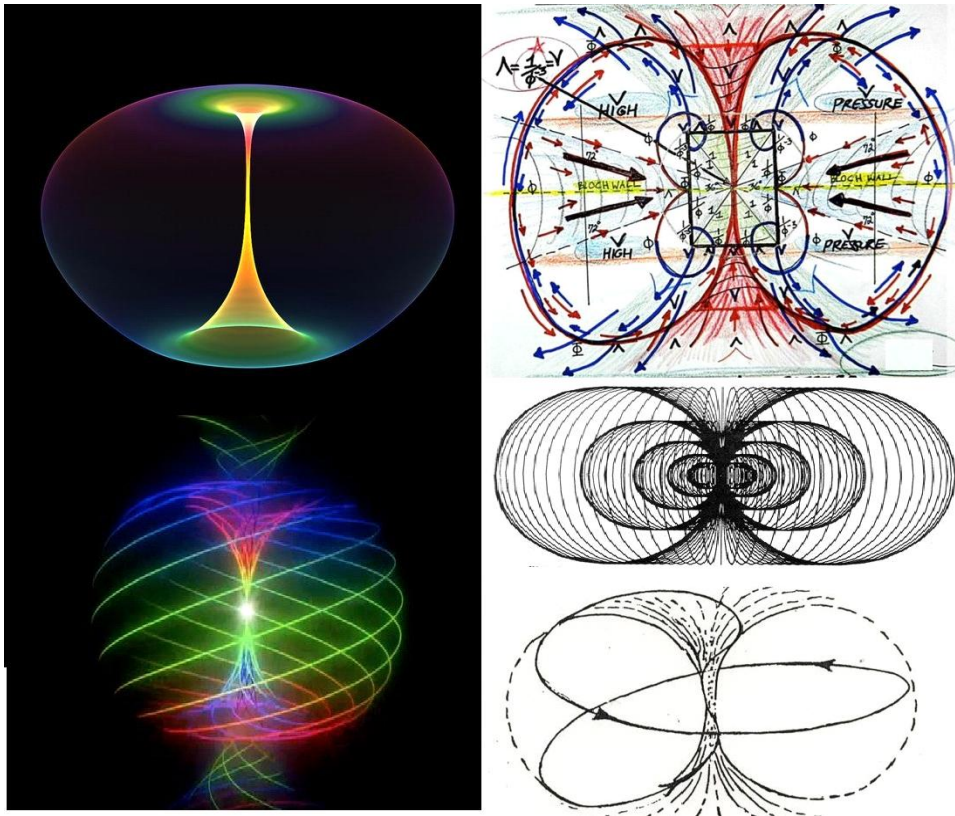
谁其实都无法独自处理如此庞杂的多维多元同时性问题。

普鲁沙缓了缓神——今天对于它来说，有点儿太刺激了。接二连三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应接不暇，却又都无比重要。如果可能，它愿意多反复经历几遍，好让自己领悟到更多被自己错过的细节。

普鲁沙苦笑着说：“好吧，咱们能不能把这些简化成更好理解、却形象一些的三维意识认知？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意识形态刚从伪装面回来，还一时无法应对密集的同时性信息潮。”

上地思索了片刻，又抬起手指，在普鲁沙的额头虚空一点，这次普鲁沙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光影苹果，但这却不是苹果，而是，而是虚空本源的立体简化3D模拟图。其中详细地注解了虚空本源的基础简易运作模式与能量流的运作方式。

此刻响起了上地的画外音，它说：“你看，这就是宏观意识本源的法相与其意识能量流的路径图。宏观意识本源中有一个极其狭小的高亮区域，作为意识与能量积聚之所，那是狭义的本源内核。内核上下各有一个极化端口，分别是迸发出意识能量微粒的极化口和接收成熟意识能量回归本源的涅槃口。



从狭义本源中喷涌而出的意识能量微粒，是狭义意识本源自身的一部分之随机碎片，它们被不间断地抛洒入虚空之中，然后犹如不同大小的尘埃一样，落入到各个能量层流里，并随那一层的能量流进入能量相对平顺的绿区。

本源就是依靠这样不断的极化代谢来维持自身的能量平衡与意识鲜活，并透过激活极化冲突，让不同的意识位面形成足够的摩擦，借由激荡与共鸣生成源源不断的能量。这能量维持着宏意识的自身代谢，也成为它可持续发展自身的动力源。

绿区是一个能量流相对平顺的广阔场域，它是意识小白们的幼稚园和学前班。在这里新生的意识微粒们得以成长为意识

完型，完成初步的自我认知与心智进化，达成较高的自我价值认同。在绿区中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稳定的，虽说也有无常，但却没有意外。一切都是矩阵中的多元选项，一切还都能用常数的线性因果逻辑进行推理思考。

相较绿区来说，红区就要凶险多了。由于多层的多元多维时空在红区相互交织挤压汇总，构成了套嵌且混乱无序的乱局。在红区内，时间是非线性的，也没有可预期而稳定的流速；在压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空间也好似破碎后的镜子，各种大小不一的片段旋舞着乱飞。所谓的过去、当下、未来，随机乱入且同时存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同一个空间内存在着犹如刀锋般的不同时间流速带，它们无声无息，但可以切割万物。有的一瞬万年，所过之处无不化作齏粉；有的慢如静止，让误入者永远滞留其中；还有的构成旋流，带来有变化的死循环，周而复始，没有尽头。这些时间带毫无征兆地飘荡在各个空间内。

在全我的自我意识内，任何尚未能达成融通合一的意识面向，一旦进入红区，就会因遭遇自身短板的考验而发生情绪激荡。那些在意会转化为是非，带来争执与摩擦，这会扩散成击溃

全我神魂一体性的意识裂隙，让自我体系从内部开始分裂：不同的、尚未合一的各个意识面向，彼此质疑反目，相互攻击，展现出意向的背离。意识能量体在内外两种乱局中最终会分崩离析，被红区内的风暴搅成齏粉，过往积累的能量飞散归还给虚空，意识层次跌落回到最初的起点。

这就是红区的可怕之处。它犹如刚直不阿的滤网，只有全然真实成熟了的意识，在完成了自我合一后才能有幸通过它的考验。如果在全我的意识中，尚有不能做到顺遂臣服、协作共赢的自我意识面向，那当全我的自我意识抱团进入到红区后，那被隐藏的私心就会被激荡出来，内心中种种隐秘的不甘与偏执的当真，会在此迸发出不同频的能量。

就好像高速行驶的车辆轮子上有一颗松了的螺丝，这一自身意识短板会随颠簸被逐渐放大，导致内讧、指责、相互攻击，带来彼此自卫的敌对。最后让自我意识群体分裂崩溃，志趣四散。

这样的事情在红区内并不罕见。而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也不想尚未准备好前去挑战这样的风险。可是，发生了意外，我们的意识能量当量提前超越了绿区的临界值上限，全

我中的一部分已经被红区吸引并拉扯着裹挟到了其中。

我现在有三个可行的建议：

在全我意识还没有被红区全部裹挟入乱流之前，我们相互配合，把那些凭借自由意识卡顿在世间的自我片段都整合回来，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全然’的自我一体姿态，凭借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利用心意共鸣渡过乱流，抵达第三阶段，从而达成与实现全体自我的共赢。

但如果这个最优解的计划失败了，那下策是：你带领尚且在绿区内的部分自我意识们继续发展，而我率领已经被红区裹挟住的一部分去闯荡红区。如果我们有幸通过了红区，那也会为你们日后提供前车之鉴；如果我们失败了，那至少你们可以成为第二梯队。”

上地继续说：“断尾，就好像一只蚯蚓被截成两段。其实你很难说，哪个是其主体，过些日子两段会变成两只完整且独立的蚯蚓。”

普鲁沙问：“如果我们竭尽所能，但有一些片段自我就是冥顽不灵，又该怎么办呢？什么是第三个建议？”



上地说：“我们就好像是延时摄影中高速跑过的人，在底片上会留下一连串虚影，这一串影子中每一个都是真实无比的自我片段。第一个已经跑出了画面，最后一个还没跨入照片。如果有哪一个片段，它的意识形态与能量频率和绝大多数主体意识频率能量脉动大相径庭，就会成为自我群体腾飞时腿上的铅球，成为系统内不稳定的那枚螺丝，必须在上路前处理掉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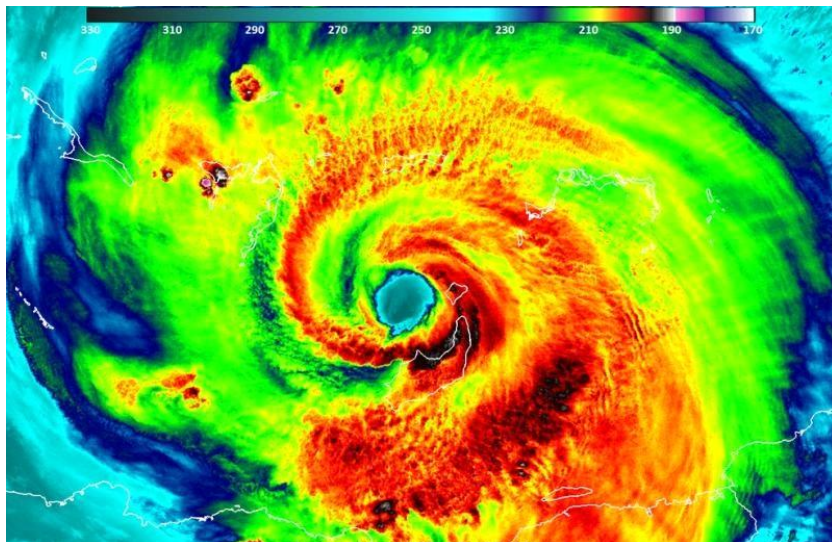
普鲁沙问：“那被迫与自我群体的主意识脱离的自我意识片段会怎样呢？”

上地说：“你想多了。这样的意识体，它遵从利己至上的意识形态，并且不认同主意识形态的引领，它会觉得利他与臣服的跟随让其无法彰显自我理念，所以它会主动地提出与自

我意识群体脱钩，并带领与它情投意合的一部分自我，独立成一个新的自我意识。这不需要全我出手隔离它的危害性，它自身就会叛离出全我的意识序列。

意识能量体的本质是意识能量波频，就好像交响乐团中一个总是走调的乐师一样，它的无序与乱波不但让群体感到别扭，它也感到被压抑了。这样的乐师在独奏的时候，或许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但因为不懂协同的艺术，不太适合生活在群体之中。

而那些意识过于低频的能量个体，随着不断的自我消耗，最后会因自身的问题而神魂消散，其所拥有过的能量被败泄一空，自我意识因为厌世而化为无序的杂波，被意识的洪流淹没无踪。”





普鲁沙问：“我听说神魂不死，永生不灭，你怎么说它们会因此魂飞魄散呢？”

上地说：“是的，没错，神魂是意识全我的主干，是全我的法身意识主体，但意识片段所化身的角色是另一码事。片段更像是自我的一个念头、一个梦，它的存在会留下记忆与痕迹。这记忆对神魂主体来说是宝贵的资料，是不会被遗忘的。

虽说宏观自我的万千化身每一个都很重要，就像积沙成塔，没有它们就没有全我自身本体，但偶尔损失几粒实在是冥顽不灵的沙粒，对自我神魂意识本体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133 章 人中龙凤

普鲁沙与上地商定，各带一群相对成熟的其它自我，投身到意识梦的界面中“捞”人。

上地要带队，帮一大群半生不熟的家伙快速地提升知见水平，并学会团队协作，从绝对利他转变到共赢意识阶段。普鲁沙的任务看似简单，目标对象只有三个，但难度都相当大——一个天人、一个恶鬼、还有一个是大“智”者。

分工完后，普鲁沙叫来几位老搭档，开始筹谋布局如何达成当前的任务，最后决定先从天人那边下手，把它拉出来后，后边还能多个帮手一起去地狱渡化恶鬼——那恶鬼可谓吃过见过三层的差异，由它去劝说哲人智者再合适不过了。

任务布置好后，大家各自分头进入到临界意识状态中，一缕缕神魂犹如光束，从神树中激射入其上空的混沌旋涡里，就像暮色中受惊的鸟群从树冠中砰然四散……

### 天人篇

梆……梆……咚，小巷里传来打更人的木竹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梆……梆……咚，脚步声远去。

大宅内正房里的烛火被吹灭，窗户上的人影消失。只听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急什么啊，他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王妃这一胎说来也怪了，在月信的日子里受孕，之后每三个月就会有小产的征兆，这叫一个闹腾啊。听说她受孕前做了一个梦，一个老神仙来找她喝茶，说要赐予她一场泼天的造化，只是她自身命骨轻贱，因此会折一半阳寿，是否愿意用一半阳寿让王爷得一香火骨血。”

一个男人笑着说：“这样的鬼话王爷也能信，一准是那妮子偷腥没法交代，编出这套戏文来哄骗老王爷的。不过这老王爷也真够点儿背的，世袭铁帽子王，家里莺莺燕燕的一大群，就是没一个能诞下一儿半女的。我之前听师父说，王爷征战时受过箭伤，一院子的女人都在守活寡，为了掩人耳目还不断迎娶新人入府，真是暴殄天物。”

只听床榻上一阵闹腾，那女人没好气地说：“有老娘伺候你还不够吗？你是喝了鹿茸血还是吃了菟丝子，见天儿眼睛里就是院子里这些姑娘的胸脯肉，早晚抽空了你的骨髓。”

男人求饶着说：“我哪儿敢啊，有师娘疼我也就足够了。师父他不过而立又得祖师爷真传，天资那在我朝医界绝对是太医

院里的梁柱肱骨，只是年纪轻轻就开始休炁养命，这完婚十多年了，到现在还是童男之躯至阳之体。治病救人倒是得心应手，就是苦了师娘，夜夜只能数着铜钱望星星。”

女人说：“那老王爷，没有金枪揽狂澜，那是怎么浴血奋战捣黄龙的呢？”

男人得意地笑了笑说：“师父有德行，不愿给人家开折寿的方子。那王妃手下的小厮和我有些交情，我就暗里送了她一壶好酒，也就有了那一晚说不清道不明的云雨。那时那小妮子还不是王妃呢，不过是个王爷身边侍寝的丫鬟。那个来拿药酒的其实就是她在王府里的姘头。你说两个下人的孩子，日后也有命当铁帽子王，真是造化大啊。”

女人说：“你给我熬的药可别出了纰漏，要是有个闪失，你师父可没有老王爷那么昏聩。到时候……”

男人赶紧捂住女人的嘴，屏住气，隔着窗户四下听动静。一只老猫从房顶走过，不远处传来两只猫打斗的声音。男人吐出一口气说：“哎，师父待我不薄，只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没人疼，失了滋养空白了头。”

此时城东的律王府内，却灯火通明。准王妃一天前下体见红，腹痛难忍，算日子这刚第六个月，已经如此闹腾了两回了。三个月前就有过这样一回，把老王爷给心疼得不要不要的，厨子、丫鬟、老妈子，好几个下人因此蒙受无妄之灾。

上次女人挺过来后还被授予王妃般的待遇，搞得一院子女人们都是非了很久，各种花边、难听话在全城的茶馆酒楼里引起男人们的哄笑。可是老王爷却急于证明自己是很男人的，多年耕耘却颗粒无收都是院子里的那些肚子们不争气，说什么这一胎也要让自家香火有个交代。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王府偏厅里，三个太医坐着喝茶，面前糕点，背后侍女，门口护卫。太医们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每两个时辰请一次脉，随后对汤头做出适当的调整。三人都知道，这胎位不正，加上准王妃素来命贱体弱，这让安胎保胎难上加难。更奇怪的是，准王妃好像前几天还误服了些活血化瘀的东西，这更是大忌，要不是姑娘年轻，此时多半早就因大失血而有性命之忧了。



不难猜出这是内院女人间的小手段，太医们不敢说破——内府的女人们多数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那胆大到敢出手斩草除根的，肯定自恃家族荫佑，不怕老王爷的盛怒。

太医这活儿说到外边那是光鲜无比的，但实际上每天过的日子那才叫步步惊心呢。这群贵人们没一句实话，体诊，问诊，脉诊，都是学问。要如何诊断、要如何治疗、这疗效是要立竿见影还是需要小火慢炖、能不能治得好，都要揣测清楚。

其间各大势力，各有心思，尤其是圣上，有时需要太医们救人，有时需要患者多躺些日子，更有甚者，为了保全朝廷的颜面，有些人需要体面地病死。这些话没人会明说，嘱咐时说的都是要全力救治，若是有个“闪失”，自己掂量着办。

就好像之前老王爷问：王妃被老神仙托梦，之后有了身孕，

这孩子是自己的吗？太医们面面相觑，怎么说怎么答好像都是错。结果王太医说：“从梦的内容来看，那是天上神君下凡入胎，来助王爷传续香火。王爷英明神武，福德绵长，为国四处征战有大功德，感动天地才有了这般故事。”

“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医道学到至深处，易理是必须要通的。世间生死只有命数，非人力可逆，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医生多数时间能做的其实不过是在摇摆的平衡上，给予关键时刻的一点助力。但大势已去或命格当亡、神魂已逝的人，再贸然出手医治，医家只是自毁声望。救治“已死”的活人，是缺德的行为，叫“赚死人钱”，是没有医德。把活人的钱掏空，然后双手一摊说句尽力了，好像很高尚的样子，其实就是不知斤两，不会看神魂气旺、命格盈衰。

老一代的医家有教训说“不治死病”，让神魂尽快去换个皮囊享受生命，没有意义在寒窑漏屋般的败坏身躯内，每日倍受苦痛煎熬，苟延残喘，把全家的积蓄换成无谓的希望和最后的绝望。

两天后，准王妃已经奄奄一息，脸色惨白。床上的被褥换了

又换，血犹如间歇泉一样，不时就流出一些。太医们眼圈都黑了一方子没问题，药材也都是上好的贡品，火候流程都亲自把控的，可是……王太医开始偷偷地写遗嘱了——他知道，老王爷是武将出身，脾气大、性子烈、人憨直，这唯一的念想骨血要是折损了，他们仨谁也别想活着走出王府。

与此同时，在王府内院正厅上，哐啷啷，一阵瓷器碎裂的声音传出，王爷的咆哮声隔着几重院子都能听到。侍女哆嗦着愣在原地，地上散落着茶盏盘子的碎片——老王爷这两天火气大得很，自己忘了茶水是新上的，拿起就喝，被烫了嘴，大发脾气骂下人们都是没用的东西。一旁的宠妾好言来劝，反而被王爷大力随手一挥，带的一个踉跄差点跌撞到桌角。女人给侍女使了个眼色，让她们快收拾残局退下避祸，不然白白送了性命。

此时二管家闪身走进来，先小心地观察了一下，然后说：“王爷，门口有个仙风道骨的高人，他自称叫太一真人，说是来收徒弟的。”

王爷正在气头上，大骂：“没个有眼力见儿的，不看看什么时候，此时来讨喜钱！不见不见，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二管家弯腰缩头弓背，小心地补充了一句：“他说，他能保小公子平安。”

王爷一怔：“你再说一遍！”

二管家下意识地腰更弯，小声慢速地重复说：“他说，他能保小公子平安。”

王爷一个健步冲出了房间。

半年后，王府内张灯结彩，世子过百日晬庆。四方贺客带着家眷礼物络绎不绝，老王爷也笑得合不拢嘴，一杯杯地与宾客对饮。

王府后门，一男一女被马车拉走，两人被捆了手脚堵了嘴巴。日后再也没人见过刚因诞下世子而被转正的王妃与她的那个小厮。而王府内外所有人都很识趣地就此闭口不谈此事，好像这对男女从来就没在世间行走过一般。世子则由正牌王妃收养到名下，借此平息内府中的诸多风波。

一天热闹散去，众人正在收拾东西，老王爷有些醉了，被侍从扶着走向三夫人的跨院。二管家急匆匆地从前院追过来，

老远就喊：“王爷，王爷留步！那个神仙又来了。他说有贺礼要亲手交给王爷。”

王爷在风中，清醒了几分，一晃大脑袋说：“请仙人去偏厅，好生招待，我换身衣服，这就过来。”

二管家点头，原路跑回前厅去招呼仙人。

不多时，老王爷和一个随从走进王府的侧厅——一身新衣服，没有了酒肉俗气。随从手里有个托盘，里边整齐放着二十个元宝、两枚珠子。

随从退下后，老王爷笑着说：“这些黄白俗物我知道你看不上眼的，但观里种种开销用度、修缮维护，难免要使银钱。您保下我儿平稳，这点小意思万望笑纳。”

来人正是数月前仅用了三根银针刺穴，救下母子平安的太一真人。当日他不收王爷的酬金，约好孩子百天时还会再见，到时再论谢不迟。所以王爷心想今天道士是来讨赏的。

道士谢过馈赠，然后说：“今日来此是为与王爷约定，十四年后要收世子为徒。此子命格贵重，神魂不可久居红尘，是天人下凡，不可坏了道心。”

王爷谈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答应仙师收徒之事。

道士喝了口茶，然后说：“我知道王爷老来得子珍惜得很，不舍得这万贯家业、世世富贵就此落空。这样，我不白带走你家公子，在这十四年内，我会设法让王爷你另得一位公子，而且日后他肯定能成就栋梁之才。并且这二公子绝对与您血脉相连、气运相通，如何啊？”

王爷有些小激动，追问：“此话当真？”

道士说：“我要是做不到，十四年后没脸来领这个徒弟。”

王爷命人又拿来一托盘的金银，上仙表示不要。王爷说：“等二公子出生后，定然派人送三倍之数上山答谢。”

送走仙人后，王爷真的开心了起来，哼着小曲走向后宅。



在山里，时间什么都不是，世间花开叶落，一十四个寒暑转瞬而过。老王爷已入古稀之年，这一天是世子十四岁的生日。五年前他添了一个弟弟，那是三娘所出。

说也奇怪，自从小弟三岁后，父亲对自己的态度突然就截然不同了，连贵为王妃的妈妈近年来气势上也明显地要逊于三娘。自己的吃穿用度虽然照旧，但人心冷暖向背自己能明显地感觉到变化。而且这些年来，自己在府内外听到过好几次诟病自己出身的闲话，妈妈总是让自己不要在意那些碎嘴的婆姨们。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子今天穿了崭新的华服，大娘亲手在袖口处刺绣了一只飞燕。府上并没有搞什么庆祝，城里几位门户相当、平时要好的世子与姑娘过府来相聚热闹，搞诗词酒会。酒过三巡，刚玩到兴头上，管家匆匆跑来，请世子去正厅见客，并说王爷此刻也在那里，正陪着贵客说话。

王爷虽已入古稀之年，但声如洪钟，底气十足，身材健硕，丝毫没有朽暮之气。脸庞退去了中年的英气，却仍然棱角分明、线条刚毅。反观世子，身子骨单薄，脸型也与王爷相差甚远，为人虽然谦恭懂礼，但豪门世子的气势是市井小户后

生比不了学不来的。

大厅里站在王爷身边的还有今年刚五岁的二弟，他虎头虎脑，倒不怕生，站在王爷身边，却好奇地玩弄着老道的拂尘穗子。王爷对面坐着一个道士，年龄看上去也就三十冒头，但头发胡子却已经白了不少，不知是少白头还是童颜不老。

王爷让世子给道士请安，然后立于一旁，继续说着二弟的面相与八字时辰吉凶之类的东西。世子听不懂，想要告退，回去找朋友玩，王爷不准，并告诉世子，这位上仙今后会是自己的师父，过两天就要随他进山修行，替父母祈福，为家族兴旺蓄力。

世子问：“那要入山几天啊？”

王爷说：“等你师父说你出师成就了，你就可以下山了。”

世子侧头问那道士：“什么叫成就了啊？”

道士说：“你本就是天上的一员仙官，只因一念无明而来到世间，我引你入胎，助你觉悟，与你成就这一段师徒缘分。你天资聪颖，悟性会很高的，入山后若修持勤奋，百日筑基，千日可得金身，十八岁前就能有所成就了。等你仙缘通达、

了悟真知后，是去是留、是否归家还俗，你自己决定就好。”

王爷说：“太一天师是我朝数一数二的大修行人，圣上祭天都要请他来主持。他门下已经有两个徒弟，分别是天下、地上，而你日后排名在人中。后天你就随他而去吧，学不出个名堂来，不要回来。”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世子觉得非常苦闷——他渴望去外边看看，但上来就要离家数年，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山里，想着就清苦无趣。他尝试着告退，回去陪朋友喝酒，但王爷说已经命人散去了那些玩伴，好生在这里陪着说话。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小公子自顾自地玩着，吃着糕点，好奇地打量着道士，找哥哥玩和说话。王爷让丫鬟领走了小公子，又和仙人求教延年益寿的秘法。而世子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垂手陪在一旁，站得脚都麻了，心里不住暗骂老道士。

他才不信道士的信口开河：什么自己入命就是他领道，什么自己是天上的仙官，说的比茶馆先生还热闹，父亲大人居然也信这套江湖骗术，看来人老了，怕死求寿都痴迷心智了。

## 第134章 上山

世子十四岁生日过后的第二天，两辆马车从城西门离去。城门守卫没有上前盘查，因为那车窗上窗帘的绣图，有老王爷的徽章。

这一年的初夏很暖和，官道上行人却不多。道路两边的田野里，新绿与娇花相衬，农夫翻耕着土地，期许丰收时的喜悦。两辆马车一前一后，不疾不徐地跑在官道上，一个看似中年的道士和十四岁的世子同乘在前车中，后边拉着伺候世子的俩丫鬟和日用杂物众多。



少年打量着眼前的道士，好奇却不胆怯。这些年自己没少在茶楼酒肆听闻神仙中事，也随着私塾的两个夫子学到了不少东西。随着学到的东西越多，他就越不相信怪力乱神的故事。可是要说不信吧，总隐约觉得书上的道理知识并不透彻，仿

佛隐约间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在左右着世间万物人心。

## 做人

世子问道长：“你觉得我几年能学成下山回家，成为一个得道了的大修士呢？今后我怎么称呼你？叫师父还是真人？什么是真人？你能教我什么？你会什么啊？你知道我有超能力吗？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心想事成，而我可是最不差钱的。

夫子说了，我拿功名就是有辱家门，我是世袭铁帽子王。功名之事是那些落寞寒门的奔头，我只要在弓马功夫上可以保家卫国、开疆拓土就能为陛下分忧。不过说也奇怪，我爸他教弟弟习武，却不给我请弓马教头，我和护院学拳脚还会被骂，真不知这老家伙脑子里怎么想的。难不成日后让弟弟出征沙场，我只做闲散王爷，在家繁衍子嗣吗？”

道长看着世子，身体随马车轻微地摇摆着。等他说完，然后笑着说：

“日后你叫我师父即可。在我门下，你排名第二。此生我会有五名入室弟子，分别按天、人、地、鬼、神排名。所以你



占“人字辈”。日后在门内，你主修传承“人”道，学着怎么做人，做个怎样的人。

生而为人，未必是人。穿着人皮却不干人事、丢了人心人性的在这世间不在少数。故学道想要找回自己的人心、人性、然后逐步找回自己的本真本是。

你可知，世间都有哪些不同的‘人’吗？”

世子说：“白人、黑人、华夏人、蛮夷人、中原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

道长淡然一笑说：“这些都是皮相与地缘出身，与人性人心无关。我是问你，透过这皮囊直指人心，你可知这天下有几种人呢？”

世子思量了一下说：“我学过《黄帝内经》，听闻有愚人、贤人、圣人、至人、真人。后来夫子告诉我，孔圣还说有神人、小人、大人。所以我知有八种人。只是这八种人都是什么意思、具体如何划分、需要怎样的标准，我就知道了。”

道长笑着慢慢点头，然后说：“八种人外还有一个，那就是‘完人’。而我希望你此生就能达成这完人境界。”

世子没忍住，居然笑出了声，连忙笑着和道长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您是不打算此生让我下山了吗？连市井的孩子都知道人无完人谁能无过，您却说让我成就完人境界，您倒说说，什么是完人啊？怎么能成为完人呢？这完人和圣贤、真神们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前八种人，各自何解呢？”

道长倒也没为世子的唐突傲娇而生气，徐徐说道：“世子博闻广见甚好。你可说说你所知的种种‘人’各其所是，之后容我再说这‘完人’之所是所成如何？”

世子年少气盛，又自诩聪颖过人，自幼总被众人夸捧，夫子伴读也是用心，别看小小年纪，学问上倒已有小成。经典文著都已逐一修习，且在文字内容上记性很好，可说过目不忘，好像这些经典内容早就知晓，略加翻看就可再回忆起来。

眼看道长考问自己学识，来了兴趣，很想让这个新师父知道自己的厉害，日后能在一众弟子间看重自己。于是正衣襟，学着夫子样儿端坐身姿，拿起手边的小茶壶对着壶嘴喝了一口，开始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说起记忆中的经典文字。

## 九种人

世子说：“《黄帝内经》中称上古时把人分为四个层次，最高是真人，其次至人、圣人，最基础的是贤人。

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且合于道。”

道长点头说：“嗯，能够掌握天地变化，把握阴阳规律，呼吸天地阴阳的精气，不凭借外物而独立守神，肌体保持纯一洁净，所以他们能寿与天齐，没有需更换皮囊的烦恼，是伴道而生之人。”

世子说：“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

道长说：“庄子论至人时说，其不离于真。德性淳朴，虽不能与道合一，却还能随道而行，与天地阴阳相和谐相符，于四季四时起居饮食相协。为了保全先天之本、增益后天之能，不喜参与红尘琐事，精神与形骸都遨游于天地之间，不受物相时空的束缚。这类人动辄千百之岁仍游戏人间。”

世子说：“先圣之人，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

世俗之间，无恚嗔[huìchēn]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道长捻须而叹说：“人生百年，过百而衰，只因其只能与这小天地和，顺从八风的变化规律，但嗜好还是为适应世俗的习惯而被红尘所染，幸好没有被恼怒怨恨之心所羁绊。圣人的行为道理，离不开世俗的一般准则，穿着和习气也受一时一地风俗所困，故有自身很强的局限性；好在其人无贪图之欲，外不让忙碌劳伤身体，内没有患得患失的思想纷扰，在恬淡乐观的心态下，以悠扬自得的淡然随和之心，不额外耗损身形与精神。

真人就像火把烧空气的空气，至人就好像那地火岩浆的池塘，圣人已经是照亮一方的蜡烛了。前两者以精神为我，到圣人已经以肉身为我了。”

世子说：“其次有贤人，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道长望向窗外说：“贤人效法天地大道，惶恐地遵循着日月

规律，努力辨别星辰的位置，想要顺从阴阳的法则，分别四时的变化与影响。他们追随效仿真人的养生之道，却只是学了皮毛。就好像我们后边的那辆马车，一路努力跟随，既不知所要去的方向，也不敢超越前者。他们的寿命是可以延长，但却半百而衰，八十而竭。

世间人多活得糊里糊涂，死得稀里糊涂，犹如蒙眼之驴来来去去地转圈拉磨。犹如两头烧的蜡烛，本就不懂补益顺迎，还肆意妄为拼命空耗精神，每日不到精疲力竭绝不安枕。二十年耗空父母积蓄，二十年用命换钱，二十年拿钱换命，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细雨社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子试探着问道长：“师父啊，那你说的完人与这至人可是一回事？”

道长摇头说：“完人具有无漏的意识完型，当然自我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至人比完人要少点什么，最后我会告诉你这关键的差别。简单地说，至人是尚未完全达成完人。不过也不

差太多了。最后的多重自我融合并不见得啊。最后你会懂的，至少我希望如此。”

世子疑惑地问：“至人，是指道德修养达到宗师级别的人，世间已经俗称是完人了，它们还差什么呢？啊对了，我看书上还有说到‘神人’，是指精神世界完全独立的人，已经不需要依赖本界的生存资源而活着，是活在精神世间里的人。如果我此生能成为神人其实就已经很满足了，真的想想都很激动呢。”

茶馆里的老先生最爱讲的就是神仙传了，天国、天君、玉帝、[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仙女、三十三重天什么的。我们入山难道不是为了成就金丹客，位列仙班吗？在天上飞、对了还有瞬移，看谁不爽就一巴掌拍死。那比世俗间夫子圣人强多了，那些圣人思想境界是够了，见天儿诲人不倦的，可一个个迂腐得很，一人一套说法，每天争得面红脖子粗的，没大意思，最后不要古稀就一个个早早地成了牌位吃香火去了。”

道长有点儿愁，捏着鼻根揉眼角，长吸气后慢慢吐纳，等世子说完，然后说：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无己者无过无咎，顺遂天命而有所为。无功者，不用一己之力贪图有所成，故可不被虚名假利所困，无所执故无所害。

神人通晓规则之变、化生之妙，所以能不迷失本心本性，而不执着于所图谋必成的执着上。成败并不被看重，更注重历经体验的过程与这过程带来的领悟。

世间的圣人，于万事万物已经都做到认知通透，甚至可与光同尘，但忧国忧民，长存救世之心，总有迫切之感，虽不贪图名利，但总焚心棘手，所欲不遂，郁苦愁闷。有所执故有所不见，不见名相乃幻。无法摆脱‘有用’的诱惑，不知社会伦理道德规则对人的褒奖是一种地域性人文的礼法教义，却不是普世之道理。他们想要的世界大同，是单一的雷同，不是兼容并蓄地浑然一体。

比圣人还不如的就算是贤人了，无限追求名利甚至道德，往往成为对本性的戕害，这类人往往是卫道士，四处奔走弘扬某一学说，秉持某一单一的道理，成为专家。

贤人最大的问题往往是高傲，看不起愚钝的蠢人，他们看人只分做有用的人和无用的人，并不理解万物其所在所是自有其奥妙道理。无用的万物、无为的无功，其实都藏有适可而

止、恰到好处的大学问。他们推崇成功学，只把目光聚焦在塔顶璀璨的明珠上，却否定高塔地基被埋藏在沙土里的砖石的作用。所以贤人要学会自谦，并以平常心接纳每一个愚钝之人的蠢笨之思、功利之心、得失之忧、计较之嗔、贪婪之欲。

愚人一般表现在不可理喻的执迷不悟上，往往胡搅蛮缠于自己有限的认知上，拒绝了解、接纳更广阔的理念。思维混乱，意识恍惚，心神不交，心意不合，头脑不清。其所见为真，所识为是，所知甚少，虽目光短浅但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真小人、损人不利己的伪君子均属此类人中的翘楚。”

世子问：“来往官员都叫大人，但背后却又评说同僚是小人，请问何为大人、什么是小人呢？”

道长说：“以天下为己任者，存大同之心，所为均利益百姓，这就是大人；反之，事事为一己之利者为小人；而嘴上常说事事为公，可所行却中饱私囊的就是伪君子；相比伪君子，那摆明态度‘我就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并且我不认为这有问题’，就是真小人。我觉得坦然坦诚的真小人远比伪君子要活得爽利可爱。”



世子问：“那真君子是怎样的人呢？”

道长说：“君子有三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俨然’是指伟岸高大的样子，那是一种浩然正气的氣勢，给人以威严感，但无压迫感。军警的威严与君子的威严其中的差异就在那温润如玉的感觉中，但他说出的话语是切中要害且有力量的，让人感觉应当尊崇与跟随其教导。其性谦谦，其志高远，其情温纯，其心清澈，其意守良知。



君子要有厚土般包容的城府和滋养万存的意愿，能做到学而不固，且重诚守信。守信者言行一致，重诚者坦荡磊落。故君子长存浩然之气，坦荡荡昭昭然；而私心利己的小人，长戚戚闪烁怯怯然。

在做君子与小人的对比时，两者的心貌是不同的，向往与道

德认知也是不同的，所以言行上都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内在渴望。利己主义者不是什么罪恶或恶坏，只是他们还处于内在亏蚀的自我状态中，极度恐惧自我的无价值感，误以为把自己装填得越满，自我的心理力量和自我价值感就越强大。

这类心理意识是每个稚嫩的小灵魂都会经历的。有些滞留在其中很久，有些幡然醒悟，明白了个人实相与集体实相、自我价值与一体价值间的相互关系，从装作伪善的小人，慢慢成长为君子、贤人……。”

世子问：“既然我们不应二分心对世人，那为什么要分出哪些人是君子、哪些人是小人呢？”

道长说：“往内要看其心术，往外要观其气象。君子循着天理而行，心中无所挂累，生活上随遇而安，不愧不怍，自然宽舒自得，所以说‘坦荡荡’；小人则心存侥幸，常被私欲影响，自然患得患失，心神不宁，陷入思虑愁苦的境地，所以说‘长戚戚’。

我们行走世间，日后必然需要借众民之口，行榜样之事。若在你身边与弟子或传法者中，藏有那不成熟的小人，你的道理会被歪解利用，民众看到的榜样也会蒙尘扭曲。你看自古

各家宗教，至圣先师都是极好的，可到了第二第三代，就已经为了各种名利之争，彼此分庭抗礼各执一词。别说天下为公、合一不二，其彼此征战杀戮百姓、争抢财富的行为比君王还有过而不及。”

世子问：“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咎，是因为其能坦然面对一切吗？”

道长答：“君子的不忧不惧是因为摆脱了得失心的算计，当不再计较得失时，连生死都不能撼动其心。君子在处理每一件事情时，在每一个念头升起时，都首先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的标尺，思量过了，不做忤昧良心的事，自然可内省不咎。甚至不用每日三省的反省或日日擦拭的忏悔。反观小人，遇事遇利就思怎么能让自已利益最大化，哪怕损人利己也甘之若蜜。但小人也是有良知之心的，其内在也会忐忑不能安枕。

自己如何对待他人，自然将心比心也日日防范着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加上必然的对等性体验，你给出什么就加倍收获什么，这反噬只是时间问题，绝不存在遗漏错过。再者依据吸引力法则，你所是意识状态，就会牵引你进入与自己意识

频率相符的群体实相中，可谓近墨者黑，在同气相求下，恶人自有恶人磨，这是天经地义的必然。”

世子问：“那如何能从小人成长为君子，进而称贤入圣呢？”

道长说：“君子和小人用心不同。其本质差距在对自己与世界的认知差异性。”

君子已经具备对全然性的认知基础，所以在处世时不再局限于一时一世的小我得失。见他人之善举则施以诱劝奖掖，务使其人之美德更进一步；见人恶行，则愿多一事奉劝规劝，愿使其它日不必被其恶意反噬。小人见人美则妒忌，暗中下绊使坏；见人恶念，则视为知己迎合包容。但小人间各自提防，人人自危。

欲启蒙心智，需先学‘大’学之学。这‘大’即天大地大心大，其大无外，尽皆一体。”

世子问：“大学之益，易人心向背之所欲，不自盲其性，我怎么知道芸芸众生间谁可言其妙呢？”

道长说：“良知未泯者，一时行乖张之事，必矛盾于知耻之愧中。事事苛责他人而不知自耻之人，无以论道之妙。此类

之人，言而无信，诺而不诚，处世不义，为人不仁，实乃不智，德性尽失，即便假装谦逊，也是为了掩盖利己的图谋。与此类人讲‘大’道，不如去对牛弹琴，牛亦可知旋律之美。君子所忧虑的是自己尚且不知之智，不会烦恼其人不重视自己的能力。君子有自知之明，对他人给自己的褒贬只是一笑了之。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认知的局限性，在这局限性下，不能理解‘大’学也是阶段性的必然。君子渴望发展自己的内在品质，自己的价值与领悟、行为和目标，能否被家人、世人所理解不是自己的问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世子说：“好吧我理解了，当下我首先要让自己从一己私欲的小人之蠢中明白大学之理，成为君子；进而受习圣贤之学，从圣入神转为至真之人，好接近完人的德性。所以形而下为圣，形而上为神。”

世间，愚人常认肉身小我为真我，故事事做利己之争，也就活成了小人。学真修理明性见智后可行磊落君子事，继而修习‘大’之学，明大道理可称贤人。贤人中通透了世间道理者被叫做圣人，可圣人还被世间道理所束缚，观世间往复为真，故常忧国忧民忧未来。

如果在入圣后，把眼光从这幻梦世间转观内醒，看破种种迷障，与天地通知古今未来事，则可跨界成神，内在自我意识可游历四海八荒，进出三界内外。

可是神人因习气与认知的自限性，还不究竟，成见带来行事的偏执与自己认知领域外的理解力亏缺。慢慢透过种种经历，补足自己缺失的全面性，让多重自我在不同体验中获取到必要的领悟，再化合为一就有了至人。这融合唯一的多重自我之全然就是‘真’我、全我、真人了。拥有全然无漏智慧的全我，就是完人了吗？完人之后是什么呢？”

道长捻须点头，笑意盈盈地说：“大善，徒儿果然伶俐非凡，三言两语就能顿悟其中之奥义究竟。只是这完人，真心难成，在全然真我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三不朽，才可圆满。而完人之后是寡人。”

这回轮到世子乐了，笑着说：“师父啊，您这话也就是我听了一笑了之，要是换做旁人，定然引来杀身之祸。我家虽有军权，但篡位夺帝之心实不敢有。”

道长也乐了，说：今日世间言‘寡人’误以为是天子帝王，其实这个词却本指天德有缺之人。这倒不是缺德，而是受命于天、行走人间、牧民于田、大公无私之人，要永远存不满之心、进取之愿，惠民安利天下众生。不满可不是说闹情绪，而是知不可自满，满而极必溢损。完人无漏，可有完美无瑕乎？非也，全然亦有更大广袤可寻。完人永无完型，故成为寡人。寡意少之又少，与‘众’相对而论。且看这芸芸众生，有几个能在亿万年间可成完人之智？”

世子的笑容变得比哭还难看，哭丧着脸说：“我还以为十年内可下山回家呢，你这一说多半世间王朝都换了几代，我还在那‘洞’里啃竹筒呢。

好吧，你能告诉我，什么是三不朽？又如何能做到吗？至少，你做到了吗？”

## 第 135 章 论“大”学于芥子中

两辆马车在官道上前后而行，速度不急不缓。前车上年轻的世子和刚认得的师父在探讨从寡人到愚人间的种种差异。

痴人活得很当真，于种种在意间，最是怕死，也更执欲自己一时一世的得失。圣人已把世间的道理都搞明白了，但尚匮乏对出世法的认知，所以其理论与理念还存在着明显的时代性和自限性。其思想有着普世价值，但仅限于本界面的某文明结构，与大道之根本还有着较大的差距。

当思想的标靶从治世安身立命的角度上，抬升到内在多维自我后，神魂逐渐成为自我完成与培育的焦点目标，生命过程中的取舍不再围绕怎么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能完成完善自我内在价值。肉身可游历本界山河，神魂却可穿梭于三界内外，其见闻觉知与眼界理念自然与圣人大有不同，其能力也有云泥之别。渡过了这一鸿沟的人，被叫做神人——已经拥有了神性，其内在核心不再是修心养性，而是养神自觉。

神人是意识界里最低的成就者，之后还有至人、真人、完人、寡人等陆续境界。这取决于自我意识对全然认知的水平和自



我化合的完成度。当然在任何时候，如果陷入到灵性的傲慢中，那也就无法突破最后的瓶颈了。学会尊重患者，用平常心看待他人与世间种种的遭遇历经，了解到所有可能性都在同时发生着，而不同抉择与经历间都蕴含着全然中不同意识面向中的经验与启迪。

知止是达善的前提。善者，恰到其份为善。这不是人世间的善恶，而是行止间的尺度、认知的完善度、自我状态的达成度。小人利己，大人利他，完人达成无漏智慧，而不自满。利益他人有三种境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给予精神上的帮助、给予心智认知上的帮助。物质上的帮助可解一时之急，精神上的帮助可慰藉心灵中的饥渴，犹如在荒漠递给他人一壶清泉，但这远远不足以帮助旅者走出鬼打墙般的万里戈壁。一个生命的旅者如果不能了知到切换意识焦点的方法，那想要走出如环交替的生死迷障就是痴人说梦。

所以太一真人想要让小世子习得人间至深奥义，成就不朽传说，达成完人境界。

### 三三之学

世子在车上追问师父：“何为三不朽？”

道长为其徐徐道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完人当达成此三不朽：

立德而榜样众生——需治心修身，了命达性，明三界内外之‘道’理，与宏一同心共意。

立功的功，不是功劳，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形成了一种具楷模作用的道路模板，让世人看到当如此言行思量。

立言把自己了悟到的大道智慧，用众生能懂的言辞，无扭曲地传递给世人，成为一种学问。

三立者，分别成就：思想的楷模、行为的楷模与理论的楷模。因此被世人铭记。

立言者，其言辞惠及世人，被广久流传。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

立功者，其行榜样世人，成为楷模标杆。

立德者，自正身心，明理见性，合道归真，且立论诲人，导惑者知过犹不及，见天光大道。

要知道，偶尔学舌般说出一两句醒世名言容易，做成德行楷模榜样很难；做成德行榜样是自觉的小成，能把自己领悟到的真知道理归纳总结，并系统地阐述出来，传播给世人用于开启灵智，就更难了。这是自觉与觉他的小成大成之分。

能有所悟者自觉，能有所持者可有所成，能了知到天下大同，本自一体，继而愿有渡人利他之愿者，行随缘法布施之善举，弘扬精神之本真，三者皆成就者可称‘三立完人’。有德性，有德行，有论德之著传世。”

世子像看珍稀动物般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被自己叫师父的男人，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左右打量着他，看得道长不知所以。

世子说：“你，你说等我达成了完人就让我下山，现在说完人的标准是三不朽，你觉得，我，我要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我还是人吗？你觉得我今生还有可能有机会下山吗？我不去了，谁爱去谁去，我还是回家当我的闲散王爷好了。”

道长倒也不气，悠悠然地说道：“不急，不急，每次你都这样说，可也不是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了些嘛。世间光阴确实短暂，但此生今日不可成就的不代表就无法达成。来日方长，

我陪你在这官道上也不知走了多少趟了，其实已经大差不差了。或许再有几次就能达成了。不急不急，时间是你最不用担心事情。

达成三不朽，其实不难，只要你掌握了三三之学，并在这人生百年里不干蠢事，把自己了知到的真相利用合适的机会说与人听就可以了。”

世子疑惑地眯起眼睛，狐疑地审视着一脸真诚的道长，慢慢地问道：“你先说说什么是三三之学，如果太不贴谱，别说我跳车就往城里跑，跑的一准儿比这马快。”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道长殷勤地赔笑，忙说：“不难的，不难的，其实你都会的，只是有些忘记了。

三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三愆qiān：不躁、时候未到不抢着说话坏了天机；不隐、当提醒的时候，点到为止，不强迫但也不缄默；不瞽gǔ、没搞懂的不瞎说。

一是没到发破的时候就开讲，这叫‘躁’。

二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这叫‘隐’。

第三种情况叫作‘瞽’，妄自发表很不成熟的论述。

你看这三三的学问不难吧。”

世子思量了一会儿问：“你给我细说那三畏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和勇者不惧自相冲突啊。”



道长解说道：“在生命的历程中，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磨砺与挑战，在进入或接近这些成长的关卡与机缘时，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有冒失的家伙，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次次陷入同样的麻烦中，既不自省也不自觉，只埋怨倒霉或他人拖累陷害；也有停步观望者，有人就止步于此，不敢走出自己现有的领域范围，怕不成功连现有的都一并失去了；有那等待时机的，看准机会就会尝试，时机风头不对时就会

韬光养晦；还有不断钻营的，闪烁左右，寻求另类的突破；有以退为进的，就怕一退再退，最后退无可退时，人就崩溃了。

勇者不惧说的是，从内心中不畏惧，不抵触经历生命中的考验，能运用与肯于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尝试化解问题，并从中获得其中蕴藏的经历启迪。

三畏者：

畏天命。需知有天命，这是跨维度的意识认知。人生中没有巧合可言，一切在冥冥中自有天意左右。这天意就是大运、小运的运势走向。你选择了某一时代剧，成为其中的某一个被你关注的角色，那这一时代在所谓未来中的起落兴衰、这一角色跟随大势所经历的荣辱生死，都是天命的范畴。把生命的经历用在渴望抵抗或扭转时代大势这种事情上是毫无意义的。在厄运时学会蛰伏，在好运时要奋力飞扬，学会借势而动，逆势神隐，才是大智慧。这其中的畏，不是畏惧，而是敬畏。即顺势的智慧。

畏大人。我们先前说过大人与小人的区别，利益众生一心为公者，大人是也。这样的人你应当无条件地辅助他成‘大’

事，支持他，添加力量，成为他行动的一部分。这个畏也不是畏惧，而是在臣服与敬仰中表达自己的谦卑。

最后一点，畏圣人之言。当你在这世间时，你需认同这一界面上先圣所树立起的学说体系，借此你可以了解大多数人的思想是怎么构成的、人们在认可什么反对什么、褒奖什么厌弃什么。圣人之言不可成为你思想的成见束缚，但确实是你认知成长上初期几步必要的理论阶梯。不然你日后就无法用人们可以听得懂的词汇，说出至深奥义的道理。

现在你还觉得这无惧与有畏自相矛盾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子起身想要拜谢这中年道士师父，刚站起来，头磕到了车棚顶木，砰一声，又赶紧坐下了，揉着脑袋不好意思地傻笑着，但已经一脸真诚，不好意思地问道：“师父说人间有‘大’学，请问这大学问到底是什么呢？”

道长从腰间拿起自己的葫芦喝了一口，举着葫芦说：“大学问是教人怎么成为‘大’人的学问。很多人其实一辈子都没能真的长‘大’，岁数一大把了，明白的事理还不如个孩子。



世子说：“我现在已知何为大人，何为明‘明德’。在透彻了知了德之大光明与大光明之德后，以一体不二的心态，忘我地利益众生，与天地同休憩同涨落，故能衰而不亡，兴而不妄。万有与自己一起得到成长，明白利益‘大’众就是滋养自身，助益他人就是修弥自己。

所以‘大人’非官、非贵、非富、非长辈，而是心意能与天地万物一体者。

其心‘外’系于利益苍生，内志在完善德性，故言行举止只暗合天道，思想论述皆体现天真。大人者视天下犹一家、众民犹一人。若只会关注形骸，而思分彼此你我的人，其思想显然还处于‘小人’的认知阶段。

小人因有你我之分，所以长存利益得失之忧，在意得失时喜



怒嗔怨皆被得失所牵引，被人生的剧情起落所诱拐。在尘缘中，那种种爱恨善恶之别，观其根本，无非落在‘得失’二字上；而计较这得失的，无非就是那不‘明’事理的利己‘小’我，故名小人。

小人者，格局小、心胸小、气量小、智慧小、眼界小且眼光短浅，可谁又不是从尘埃中一步步升起成为浩日的呢？从小到大，从一隅到通达，有些人用了几生几世，有些却生生世世地无法脱离故有习气与成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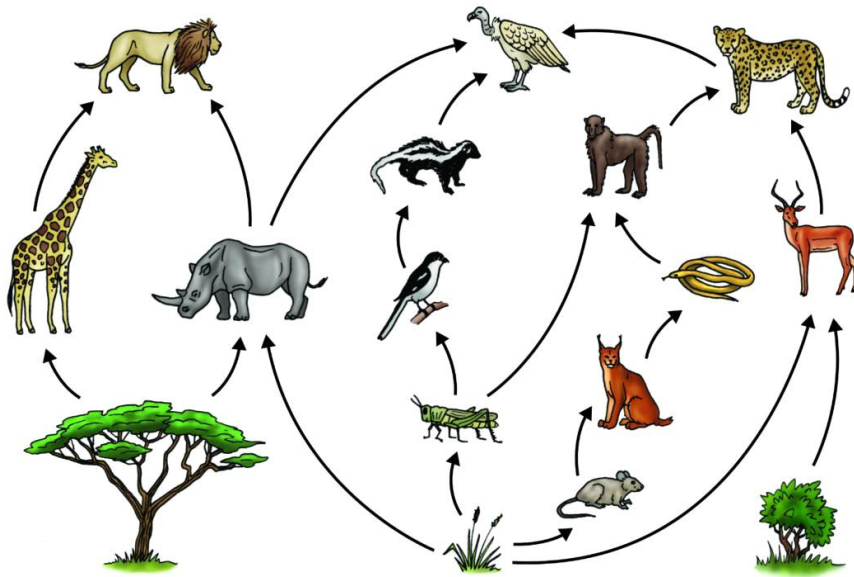
‘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非是刻意之思，而是认知境界到了后，自然而然的一种融通状态。其心中之仁非是有图谋之求，而是心流中本该如此的良知涌现。其与天地万物合一的感受也是本性使然，并非口号或理念。

大人悲悯万有而无差别，却也‘无情’视生死为自然，明白融合与分割、聚散明灭生死间，都自有周期道理，不可执于

‘常’而生不舍心，因此妄动扰乱流转非是善德而是造作。故大爱无情、大德无欲、大善无为。这其实才是一体性中的

‘仁’，众生平等，生灭有命，自然无咎。任何一个角色都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因果，是故，谓之‘明德’，

明白与明了上德乃下道之内源。



爱护花草，狮子就会死去；清洁遗体，秃鹫将会灭种；消灭蚂蚱，鸟雀的数量就不够小动物养育后代所需的口粮。整个自然循环的体系都是基于整合与分解之循环上的，整个体系中基于按需取材，过量的囤积会导致系统流转的失衡。如果肆意地人为干预某一物种生存状态，不管是善意的助益还是恶意的打压，或者把不属于某一闭环的生物强行善意地安插入某一自然平衡中，都会导致系统运行的紊乱甚至崩溃。

所以不杀非善，杀非善；放生非善，拘禁也非善；滋养非善，抑制也非善。善者无为，故有‘大’善自然。”

道长看着两眼明亮有神却失神的世子——他忘我地侃侃而谈，

犹如被圣灵附体，大量不在他记忆认知中的智慧言辞从他的口中流淌出来，大量非本时代的话语被其激昂诉说。道长能看见他在发光，且越来越明亮，头顶上有一束大光明直冲天际，金色的光犹如瀑布倾泻而下，而他的脑袋四周被这金光激荡起层层金紫色的韵波涟漪，好似盛开的光晕莲花。

忘我中的世子继续口若悬河，自顾自地自说自话。他眼前已经没有了这个师父，也没有了这方寸之地的车棚。他看着前方，眼睛却并非在看眼前物、世间物，那已经不是看，而是观：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万物荣枯起落，山峰从大地中升起又化为飞尘散去，日月交替如梭，明暗飞快轮转，沧海变桑田，人们聚集成部落，城镇树立起高墙，战火让白骨遍地，高塔碎裂成飞灰，植物重新覆盖瓦砾，大地颤动着沉入海洋，而海洋中又升起另一片大陆。猴子们走着走着就穿上了皮草，皮草换成笔挺的西装，喷火的高塔带着人们冲向浩渺的星空。不同的大地在海水中起起落落，不同的文明犹如沙塔在两次潮汐间耸立又坍塌……

整个世界就是一场场舞台剧，细沙聚化成奔跑的众生、高耸的水晶塔，然后一切又都化成齏粉，四散在风中。就这样一

幕幕一场场地交替往复……

世子呢喃着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它从不以一己的好恶观点为基准，妄自干预自然的流转，更懒得助益谁或挽救谁、贬损谁或惩罚谁。大道从不玩弄乾坤中的小把戏，这样的无情与无为，却成就了它的‘德性’。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它从不干涉自然的连锁流转与个体或种群的生灭变化，什么都以其本当所是的样貌得以体现，各自呈现出自然未被扰动时的秩序和顺序。在这样自然而然的流转中，神魂们在不同的角色间聚散来去，就好像群演们在一个个片场中变换着戏服。在这其间，个体的作用与意识太过渺小了，可又是这如沙般的一个个意识单位，让这舞台剧鲜活了起来，并具有了种种意义和价值。

原来这就是‘大’学啊。大人之学，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归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能于本体之外观种种变化，为本体带来多样化的认知增益。

借由意识的成长过程，初阶稚嫩意识的小格局与成熟意识体的全然性，在舞台剧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又因为不同的认

知极化，引发与带来了各种意识激荡。这些激荡让整个历史剧变得精彩纷呈，跌宕起伏，毫不乏味。

那些藏于私欲中的‘我的’显化出种种在意，这些所执又化生出千般牵绊。这种种图谋，成功了会激发出追加的贪婪，不遂愿时则怨憎而嗔怒。小人们同气相求又各有算计，各藏祸心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彼此间无所不用其极，至有骨肉相残，夫妻反目。

故无私欲之蔽，而用一体之仁者，是大人也；有私欲之蔽，虽有大人之愿，但行必有厚薄远近亲疏之分，隘陋（àilòu）犹小人矣。



“太一啊，你倒说说，天下大同，同化为一。为一非唯一，众妙齐生，旁支万千，如何亲各异万民？”

世子的口气、语音、神态好像都变了一个人。两眼黑漆漆的，直勾勾地盯着遥远前方的某处。

道长惶恐而答：“明白通透明德之人，内心自有大光明，内性必是通明澄澈的，其可与天地万物一体不二。万民百样，犹如其四肢百骸，虽各有不同，但无需忧虑厚薄有别、亲疏有异。亲民者，已了达天地万物本一体不二，故明白了，欲自身想要达成明德，必先利益于亲众生，行无住相之法布施。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所谓无住相就是不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谁当得其法、谁没有资格。所谓法布施就是，把自己领悟到的天真至理，无条件地散播出去，随缘广布。是故亲家国者乃小爱，亲万有众生者名‘大同’。是故仁者不仁，无偏私远近，天下一体，得道者当与之合为一体，明德始明！”

世子点头问：“还有呢？”

道长接着说道：“亲吾之兄、爱我之妻、惜己之子、卫本之族，看似无我，实则一心利己而皆源自‘我的’。君臣、夫



福？

故智者知止，且言‘止于至善’。

人身当以心智主之，无智者尚武乏谋，贪恋皮囊之壮美、物质之富足、名望之高贵，却活丢了本心中之主‘灵昭’。灵昭乃是灵之光明天性，又名曰‘神’，可通天地却无形骸束缚。至善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不昧者粹然至善，至善觉见。灵昭是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之源始。

始见至善灵昭，雾昭昭、光灿灿、嗡嗡鸣，似有还无，是而非是，虚无却可被观见，不可言其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其有形却无固相，变动易形无有定相，思其何相即显化何相，百人观映生百相，千人观化生千般。其显于内景不自有天然之中，是物之极之本，其性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我辈之人对其不可思议，私意妄论其所‘是’者，皆小智而非至善。

可怜人们不知至善隐于心中意里，常用私智揣摸测度外寻外求，以为事事物物各有不变之定理，是以，昧者论‘是非’，支离决裂细分各相至精微处，欲寻天理，名为格物至极致。却于微粒粉尘间，窥见不二之‘空’性，愕然、茫然积沙成塔、积塔成林，而沙本‘空’无一物、实无一物。若沙尘非



有、非物，那其聚化显影出的大千万有，之有之物，岂不皆为幻梦？若细细思量，诸学遂大乱，失其所据。

昔人有欲明其明德者，不知止于至善，欲探究竟，然私心过高，是以错过有相之限，失落入虚罔空寂之境，故而证得空无幻灭之果。得此果者，茫然而枉然，意识失焦后过犹不及，坠入顽空境界。故当止于至善之明德、行大同而亲民是达成全然的不二实操路径，犹之规矩之于方圆、尺度之于长短、权衡之于轻重也。

欲言方圆长短不可用轻重，当知止于何处而可论。论方圆当止于尺度规矩，论明德当止于至善灵昭。在至善之明德‘灵昭’之后，乃是无尽无穷虚空体系，层层叠叠无有尽头，集世间文字，无人能言其一二。

故我辈明明德、亲众生，而止于至善。至善以亲民为用，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心性之大学是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物格则知致，知致则意诚，意诚则心正，心正则身修。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

而后能得。格物者非物物各入其格，规矩以分是非。格物者，在格物明德，格者心动而行动，探求事物的原理与法则。格物致知。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这知与识都需要实践经历，透过证悟的知和证其所悟的行，逐步达成与至善合一，并止于至善。知道这个至善就是一体之仁，知道这个一体之仁就在自己心中，不假外求。止步于此，人就可得平静；若要无尽深究，会坠入无穷层层套叠，心永无可安之日，浪费时光实无所得。不如踏踏实实做好本位面上本层的当下功课，完成自我意识面的全然整合，与多重自我间达成共鸣合一。

所以，人之所极，心之所学，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学，正身、正心、正意、以诚相待，为致知而行格物之辨。

正身修命，是让心有所容有所载，可行走在天地间，践行知见所悟是否如己所思。

心是神意之所居，故心中有‘我’。而‘我’却非是本真之

灵。灵知是不昧的，是具一体之仁的，是天性明德的。角色因被‘我的’之私欲蒙蔽，才会与天地万物区分你我，在乎得失，进而失去自然。智慧不是凭空想来的，也不是谁能指教的，需要经历历经，在世上的事上磨炼。故格物可至知，而知后当知行合一——不是知道就可以了，就成就了，知道却做不到还是一场空欢喜。格物就是褪去其相而观其性，类归其性而辨其理，条理其本真知其道之所韵。

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子满意地点点头，又追问考教道：“做事有先后，发展有本末，因由有因果，自性分内外，生命有始终，当从何处入门？”

## 第 136 章 道了

世子与师父对答过程中，陷入深深的忘我状态。在心流状态里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反倒考教起自己师父的学问道行、见地知见。太一道长也不恼他小辈无礼，反而诚然坦然，恭敬应对，把毕生所学与领悟和盘托出。

世子两眼直勾勾的，无视车棚阻隔，好像望向甚远之处，眼睛里炯然有神，表情肃穆。

世子听闻道长论心与我，满意地点点头，又追问考教道：“做事有先后，发展有本末，因由有因果，自性分内外，生命有始终，当从何处入门？”

道长答：“首当正本清源，安身立命。我之所欲即所行之方向，不知根本所在、所是，自然会幻迷追寻在这大梦红尘中，爱恨情仇、名利房车、俏美皮囊、壮硕身型，样样欲求不止，犹如猎狗追逐兔群、鱼鹰捕捉游鱼，得失间疲于奔命，看似收获颇丰，最后实是一无所获。

欲明明德之根本，需先安其身，这‘安’中大有学问。这身又是何‘身’？深究细品下，绕不开‘我是谁、谁是我’这

一扪心自问。肉身是我非我，思想是我非我，我心是我非我，我魂是我非我，我神意是我非我，层层种种间寻来找去，陡然发现这世界、乃至三界内外，本无一个所谓的我，又都全然是我。

在全然中，万有万存万物皆是我之意识一念所生化显相，哪个都是我，哪个又都不是我。故何为我、何为吾身、何为吾命呢？百思其解中，若得灵冥真相，即可得‘安’。若得冥灵真相，自知从何而来、欲往何去，就可‘命’途不迷、坚心定性、拾阶而上逐步践行，步步有所成就，处处皆是法喜。在如此行止间，自正其性、自正其心、自正其身，即不惑而‘立’。”

世子笑问：“我曾问大和尚，从何来去，他说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满是机锋禅意，却实无所答。太一啊，你且说说，此问何解？”

道长答：“三界层叠，本是大梦一场。大千世界或灵界万有不过舞台前后，皆是剧场。于此间寻来去，自然是如环转磨，往复无休，因此大和尚说的没错，净土中阴入世出世，何尝不是一种往复？既首尾如环，又谈何来去之处？”

若真想说来处，那需跳出此间轮理，脱离层层幻想，直指本源。若论归乡，天国、净土、有求有应之地，哪个不是群体意识所化生之虚妄所在，皆乌托邦尔，实非本真本源。所以那句‘从来处来归归处去’并非虚言，这来处与归处本是一处，却无此地于三界中。若成就无我全然，与万有与共，即是来处、即是归乡。”

世子点头说：“大善之言莫过于此，可惜世间能听懂此理之人，恐一手之数。好吧，若第一步是，安、身、立、命——知道了全然无我，明白了所欲高远，静安了造作迷茫，从容了所来所往，下一步当如何行呢？”

道长答：“格物细分于冥冥中，可见道理塑形天地万物，知理而观道，知道而见其大势所趋。是顺是逆，各有所取，各有所得，各有所欲。此间得失乃世间法，乃红尘小道，仅限此间一时一地之用。相比而言，还有出世法，于万千法界中皆是普世真理，此乃大法，佛家说大乘。”

世子眼睛越发明亮，考教之心减退，追问道：“此间法何解何求？”

道长捻须答：“自觉者安身立命，三正八合，求一个无为清

净，洒脱无忌，真大逍遥。可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枝独秀不如满园芬芳。个体的成长很快就会发现有无法突破的局限瓶颈，因为谁都无法回避，自己就是全然中的一份子，自我成长的高度受限于平均值的极限。如果想突破这一极限，就需要提高整体的综合水平，于是‘自觉’的一骑当先会慢慢地转变成‘觉他’与‘自觉’并存的集团冲阵。个体的最高成就受限于其所在群体的综合平均实力层次。”



世子问：“三正为正意、正心、正身，这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八合呢？”

道长说：“内外、阴阳、表里、虚实，各个二分确实存在，但又都要做到均衡平和，最后统化合一。全然细分再细分，生成无数意识触须之独立个体，而自我意识若想重新融入全然，需要逐步达成内外统合、阴阳交融、表里合一、虚实兼

顾。最终用始终清明的神智在混沌的全然中顺其自然地有所作为。”

世子点头称是，随即追问：“那第二步当如何行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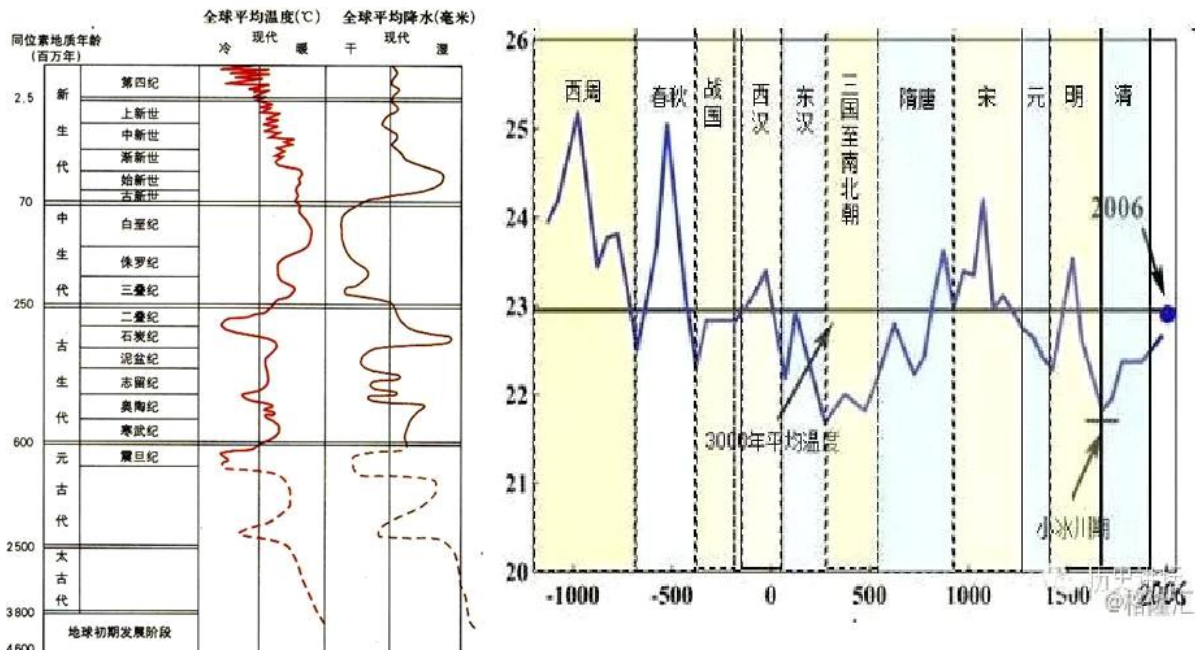
道长说：“利益众生是明德之本，明德后能真心亲民。本末为物之两端，但须知首尾如环，往复无端，犹如先鸡先蛋之争，是徒增是非之辩。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却本是一物。世人为格物而生名相，又自困于诸多名相之中，失去了统合观觉全局的能力，一个个只看到格物后的精微纤微，惊骇于物相本空，实无一物，取名量子。困惑于微观之道与世间物相之理迥异不同。其实这看物相之理的物理，与观纤微之处的力学，都自困于幻相之境，失去了全然。

就好像你看那冰雕之像，有人看到的是表相之相，有人看到的是物理之理，有人看到的是粒子堆砌。可是有几人能看到那冰雕之人所欲表达的心意呢？当入迷物相之物理后，也就迷失了其本真本意的所是。

在头脑的逻辑线性思维中，因受本位面中伪装时间流的线性思维束缚，总觉得一切当是在有常有序的稳定态中循序渐进的。可是一旦碰触到真相的边际，就会发现无常的混沌才是



真理的本真。而在无序无常的混沌里，有序规律只不过是宏观大尺度中片刻里的安稳。在这千年安稳中求证出的学问、实验出的可重复结果结论，一旦放大或缩小到伪装层的边际，一旦触碰到真实，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纵观历史长河，不管是大陆还是海洋、气温还是降水，从来就没有什么时候在大尺度单位上有过恒稳的规律。无常才是世间的纯然本真，生物群落在这无常中兴起又灭绝，如此交替往复着文明的兴衰。

人生百年，实如白驹过隙，不值一提，我们看似恒定不变的道理其实很没有道理。比如太阳并非始终从东方升起，四季的交替也不必须分明有序。我们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其实都是短暂的偶然，与道、与道理、与天理，毫无关系。

你看历史上华夏大陆，说这个是中兴的明君，那个是亡国的昏君，其实如果仔细看看过去千年来的气温与降水，就可见，文明中兴时的那百年是风调雨顺粮食充足、水草丰沛，要什么有什么，人口随之增加，衣食无忧自然文人辈出，经济富足，国无内忧也无外患。

而当整体气温下降到粮食减产、草木枯槁、暴雨肆虐时，草原变戈壁，牛羊不肯生育幼崽，庄稼连年歉收，洪水横扫中原，饥民频繁暴动，蛮夷四处抢掠，国库入不敷出。结果王朝迭代，最后一任君主被各种指责。其实文明的兴衰与政体或个人有关系吗？与明君名臣有关系吗？有，也没有，不是吗？

一个朝代，一个文明，可以在大运上行几年，早早就有定数，不多不少不前不后，非人力可抗衡与左右。这就是天道大运的无常，而在这无常中我们却可看出对一切影响的客观规律。”

世子说：“我听父王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连冰山都在融化，是末世灾祸的前兆。朝廷说这是牛马过多放屁导致的，要下令减少牛马的数量。”

道长噗嗤一下笑出了声，说道：“我纵观上下五千年，大体平均的气温基数在23度黄金线上下摇摆，我们现在连这基线的下缘还没达成，哪里有过热之说。纯粹是朝廷内那些小人们占着大人的位置，为了种种敛财而想出来的妄言。冷冷热热本就是天道往复，亿万年间从未恒定，人们总想让一切都守一持恒如同教科书，真是无知的痴心执念啊。”

世子疑惑地问：“你的意思是，第二步，当是与天地合，与大道同，随而不争，兴衰与共。”

道长点头说：“然也。无所执而知，止于至善是也。是以冠名谓之本末知其首尾即为‘格物’。格物乃见本真，知其一体，是为‘致知’。

若强言两物，说阴阳、表里、内外、虚实、寒暑、根梢，如此细分‘名相’无尽。自坠迷雾后，好似学识渊博，精微细腻处知之甚详，其实反倒是离本真大道越行越远。执迷格物只见其理，未见其性。如此往复无有尽头，实为不知‘止’之害也。

当知本末本为一事，却当两说，是以虽知本末一物，而不得不分为两物。又进而设立因果，可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割

裂而看，断章取义，片面隔绝，线性思维，犹如遮眼之驴马，不见上下左右的旁鹜全然，结果当然必然曲解其所成所是。

人身物相确实有始终、成败、坏空之分，但‘生’命在其中，却来去自如、进出有时，凡人眼拙不见其踪，为生死悲哭愤然不知真谛。于是有了因果生死聚散之种种苦忧，对无常求恒久，对混沌要秩序，结果必然是求不得，生怨憎会。

我希望你在入山修习道理的过程中，能了悟真知，从三正入手，而成三立之命。

三正：正身、正心、正性；三立：立言、立功、立德。

身、心、意、知，是工夫所用之条理，虽各有其所名，而实只是一物。

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

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然心之本体性也，性乃‘灵昭’，具明德‘无不善’，是故心之本体灵昭本无不正。故心能从灵昭处明‘明德’。行事本无‘是非善恶’，其天道之是非善恶亦非世人所能断。‘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天下人以

得失论善恶，但有得者必有失者，得失往复间，善恶彼此评说，双方各异。

在视角观点立场中，杀虎救一人，让一窝四虎仔饿死林间，善还是恶？以身饲虎，导致一林四虎，八方侵袭祸害百里，善还是恶？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之种种念，且念念相随疑惑迷茫。

故欲正其心者，必静观其意念之所发，观念之名为‘虑’、为‘禅’、为‘瑜伽’。

意无不诚者，而心可正矣。诚者无私、无欲、无所求，故能无所障迷。

然意之所发，‘谁’在断其善恶呢？言其善恶必先知‘至’，知‘至’者智知也。良知断是非，而非‘是非’之心。良知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名曰‘良知’。其处于本性之内，不计较得失，未经思量而发，又名为‘直觉’。直觉是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之所欲。”

世子突然打破话题，追问道：“师父你刚说到‘瑜伽’，我怎么听说，那是印度双修时，相互扭麻花般搞出种种姿势的

学问技巧，这和禅道、明德之虑又有何关系？”

道长笑答：

“市井之人，善营技巧。‘瑜伽’一词本意是身心的合一与意识的内观反照。其要义皆在短文《瑜伽经》一书之中。全书共四章，内容讲述包括瑜伽的定义、瑜伽的修行内容还有瑜伽到达的最后境界与意识从肉身中解离出来的作用和意义。

《瑜伽经》的第二章详细说明瑜伽的‘八支’，即修行瑜伽的人要经历的八个阶段：

禁戒（Yama）：是指外在控制，宇宙的道德戒律。

律仪（Niyama）：是指内在控制，通过自律进行自我净化。

这就是降服心猿意马的内外功夫。也就是我们的‘止而后定，定能静，静得安’三个阶段。

体位（Āsanas）：是指瑜伽姿势，也称调身。

调息（Prāṇāyāma）：系统的呼吸方法，呼吸的控制和能量的处理。

调身是为了能让体内外的九大脉轮都激活运作起来，并在运

作中保持相互平衡，让全身经脉可以通畅流转。学会绵长的呼吸节奏，让身体进入胎息状态，好让自我意识可以不用分心用意地顾及肉身的经营。息是在这一呼一吸、一吸一呼中的间隙里，前气已去后气未来时。一息的长度常人不到一秒，修行人可以数天甚至数十天。这不是闭气或屏息，而是自然的因无我而一切空然。心意不动，气息不转。心意一动，时间就又开始流淌起来了。

制感（Pratyāhāra）：精神从感觉和外部事物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是指感觉消失，控制内心，也称调心。

[细雨社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专注（Dhāraṇa）：集中注意，一心一意。集中专注力以提升生命之气。

这是瑜伽的第三个境界层次。在这个阶段，自我的意识焦点从小我中解离，然后聚焦在非本物质位面实相之‘外’。透过转移意识焦点，而对其它平行世界或维度形成有效的体验与感知。维持自身意识，稳定浏览其它平行实相的过程，能有效地持续多久、观觉感触其它实相的敏锐清晰程度，都与调心和专注程度成正比。

调心是改变自我意识频率的一种能力，而改变自我意识频率

是脱离本位面实相、造访感应其它位面的基础功课。而从本位面上解离散焦，再稳定聚焦到其它位面，还能安全返回的能力就在专注力上。一个人能持心一处多久，不分心分神，不走神乱想，可是个功夫。

禅那 (Dhyāna)：即冥想。可透过止息、调心、专注，借助顶轮连通万维意识网，潜入到意识海中与天地合，与宇宙合，与万有合，进而与全然合一。

三摩地 (Samādhi)：由冥想而来的超意识全部集中到灵魂中，和宇宙合二为一。超越意识的境界。身体和感官静止，看似在睡眠，但头脑仍保持警惕。看似心念心识、头脑身体都处于绝对静止的状态，但内在自我意识的人格思想却在此刻无比澄澈活跃。

脱离了角色的束缚、头脑的禁锢、心识的左右，神魂犹如蛟龙归海、大鹏凌空。这就是观见的阶段。此刻在安中观虑，虑后能得大智慧，而这知见非世间知识，乃是大道真知。

所以天下各处名目虽多，欧洲的炼金、埃及的卯梦、印度的瑜伽、藏地的密宗、中土的禅宗、我们的道统，虽各说各话，其实真要观其本质，都说的同一件事，用的同一套法门，走



同样的路数。”

世子说：“好吧，这会儿我算是真明白了，入定不可求顽空，但也不是用脑去杜撰想象、用心去意撰揣测；而是借由身心之安，与神魂相合，借助神魂之能潜入三界内外而观，把观知到的种种不可说、不可说之妙，领会贯通，逐步提升自己的神智成熟度。这就是虑而得其智。此虑非忧虑，更不是不安，而是有所观觉、有所明觉、有所品悟的意思。是入静得定后内观时，不坠顽空，所见之内景带来的启迪。

世人不知至善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终极至理于事事物物之中。逐层割裂事物，在支离破碎中，想通过错杂纷纭的微粒，了然本真本质；却不知在浑然一体中，一旦隔绝了事物间的流转互动，就只剩下因观察而坍塌，因坍塌而确定的死物。在死物中寻流转间的道理，是可笑可悲的痴人说梦。所以并不是世间没有聪明人，只是他们找错了地方，也找错了方向。

今既知至善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意志有了定向，而不支离决裂一体万物，也就避开了错杂纷纭之学问痼疾。心意不追随物相而妄动，故而能得静安于喜乐中。心不妄动，故

能静观道法自然，从容闲暇中才能享受内景之乐。

能安居己心者，凡念不发，无‘得失’疲累，心湖如镜至善显映，吾心无波澜故浩然通透。明心见性中，良知自能详审精察，内外相合时刻虑见明德。鉴古揽今知未来种种变化可能者，可享无漏智慧，故所选择之事无不明智无差，无不妥当安稳，这样的人行必至善，言必至圣，思必妙极。”

道长此刻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到了，到了，知道了，我们终于到了！”

撩开车棚窗帘，只见不远处，飞虹挂天，山峦叠嶂，白云缥缈，仙鹤飞旋。



## 第 137 章 金顶观

从省城到大山，数日车马之途，平顺安稳，世子与道长论道攀谈甚欢，这让随行管事放心不少。两辆马车停到山门处，仆从中有精壮汉子扶世子下车，世子又扶道长下车，随后一行人拾阶而上开始登山。道观在金顶之巅，于山门处下了马车还要再步行小半个时辰。有随从壮汉和丫鬟们拿着行囊细软，先行登顶准备。世子则与道长一路攀谈，看着远山近水的风景，说着古今雅士各种留下的诗文。

世子对一路行来马车上的“道”论与层阶学问意犹未尽，自己总结道：

“师父所言，修行之阶梯，在格物至知、静心凝意、明理见性，此为三正。借三正入八合而得内外通透，达成自觉。自觉者可与宇宙、天地、四时、三界、两仪，合化为一，不再分彼此，故无生灭之忧、前后因果本末之别、左右上下之分。继而进阶顺遂自然，与万有万存万物相交融，做到全然皆我却又无我，浑然天成不再造作，并把这逍遥自然之乐普惠众生，自觉之余行觉他之行，并以此为乐，领悟‘大’学之全

然自性。

只是在此中，不可强求是非、左右因果，当知止于至善，了明明德之本真、之妙用。过犹不及间，就会陷入所执之顽空或守恒，失去了随应无常的能力。天道自然，一切都在其中生灭有时、聚散有度，我辈之人，在世间行走，行三立之举。

立德于心，与道伴行，不迷本性；

立功于世，行止间榜样旁人，以诚信显天道之德行；

立言修论，以告众生知，当寻良知为用。

立德为直觉，立功为知行合一，立言为觉他之渡。

觉他与自觉时当有对天命的敬畏、对大人的敬畏、对圣人之言的敬畏。

当然世人众生各有命数，各有课业，各有抉择，各有各的道理，时候未到不可强求。

所以当有三德，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名不隐、不躁、不瞽。当说时言无不尽，不当讲时静观其成。要学会尊重每个人当体验历经的所是，样样种种间都蕴藏学问，没

有好坏善恶得失之分，回首时都是良知教训。当然这人要先能学会返观内照品悟觉知，要是始终只会外求外寻外祈，责备他人是非，那其自身可改进的余地则会很有限。这种人就是‘灵昭’不觉之浑人。

人若不能做到定安守静，那也就无法与天地通意，达成内外合一。不知天意者，所虑之思皆心猿狂想，于这颠倒梦想中哪怕寻觅万年百代也难见真意本源。故世间各地，皆有圣人入神道传下种种法门，说出其间奥义妙理。虽所用言辞不同，论述各异，但观其内核与步骤却都如出一辙，实无二径。只是各家成就的止境各有高低，因立论之人有神人、至人、真人、完人之分，虽都是上人，但因各自世尊所是的境界不同，三立的完成度也各有不同，受限于已了悟的境界，传下来的见解通透程度是渐进的。不过各家法门没有好坏之分，对于绝大多数世人来说，某一门的见地能十全其一，此生就已是受益无穷了。

道长听着世子对一路所学的总结，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欣喜欣赏的表情溢于言表，登山的脚步也轻快了许多。两人相伴临近道观大门，只见门内快步跑出一人，来到门外，恭

敬而拜，口问师安。



世子一怔，恍惚间，眼前景色、人物、动作、声音，甚至光影明暗，都似曾相识，就好像突然忆起陈年往事，记忆与眼前场景重叠覆盖到了一起，甚至眼前的画面还有些延迟感。

我梦见过这场景吗？我怎么会记得这经历！难不成是我在哪里看见过类似画面？

世子迷茫地摇摇头，仿佛都是，又仿佛都不是。这感觉是那样地真切确定，可又毫无道理。想不明白，世子也就不再多想。自己原先在家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当时还小并没在意，只觉得是自己记差了，或睡蒙了。

世子学着门口男人的样子，与之还礼，问道：“你就是大师兄吧，我是师父刚收的徒弟。师父说我排行老二，占‘人’字辈。”



门口之人，岁数看上去和道长差不多，甚至相貌更老成些。

他腼腆地一笑，又行小礼，算是给这二师兄回礼，嘴上说：

“我可不敢当师兄的礼。我是小师弟，大师兄还在山里采药。我排行在‘地’字辈上，是你的师弟。师兄，我再次希望这次你能得偿所愿。”

然后和师父说：“师父、师兄，茶水、屋室已经准备妥当，只是观里没有这许多房间安排二师兄的家臣仆役，而且伙房的吃食支应这许多人恐怕撑不了几天。”

世子看着门前人纳闷——怎么这先入门的反而比自己的辈分低？看着道观确实不大，自己这些随从确也碍事，于是大声叫随行管家来答话。

管家匆忙从道观二进院的小门跑出来，询问世子有何吩咐。

世子说：“这里庙小，容不下这许多人吃住，把随行的细软、行囊都安置好后，今天就连夜都回城交差去吧。把个人随身带的银两都留下，回去到账房自行报销。下人们只留下那个从小随自己长大的小厮应对伺候就好，其他丫鬟婆姨们也都跟着马车回府吧，这里不方便。”

管家殷勤地再三建言：“请世子多留下俩人服侍照应，好歹留下马车随时候命。”

但世子都给回绝了，说：“为道日减，若日日享受，常有挂怀，身边人与物总是盘桓左右，难免是非分心，多有记挂在意，那还修什么心啊。”

管家一再叮咛世子，又叫来世子自幼贴身小厮嘱托再三，然后趁天未黑，带着一众人呼啦啦地下山而去。暮色中倦鸟归林，日落西山，热闹了大半日的金顶观，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清净。虽然道家没有佛门那样过午不食的讲究，但显然院落前后没有造饭的炊烟升起。

道长被“地”字辈的三师弟拉走说事情，世子得知此人道号



“地上”，而入门后自己今后也要用“人合”这一名号自居。听说大师兄是个随性洒脱的，很少在观里做功课，在后山他有一处洞府，醉心采药炼丹，道号“天下”。来求丹、想要长寿祛病的世人，恭敬地称呼他为张天师，想来他原本是姓张的。

世子在观中前后转了一圈，地方真心不大，师父加上一众旁人，全院也就十多人的样子。看天色渐黑，世子与自家的小厮回到被安排好的一处房舍中，那是里外两间的西房，还自带小院。小厮进屋后一直忙碌着按世子日常习惯摆放一应随手物件，此刻他已经饥肠辘辘，几次探头朝小院外张望，但看着观中好像压根儿没有生火造饭的迹象，只好再三问世子是否疲累了，是否饿了，鼓动世子拿出带来的点心吃些吧。

世子此刻端坐屋内，正自兴奋，反复练习着三师弟下午教给自己的阴阳鱼手印。听小厮问自己饿不饿，倒还不觉得，他可没想着小厮已经跟着队伍跑了一整天了。世子把小厮叫到自己跟前，学着下午师弟“地上”的样子，很严肃训话，把下午刚学到的观内规矩现学现卖。

世子说：“日后你跟着本道爷，也就算是半个道士了。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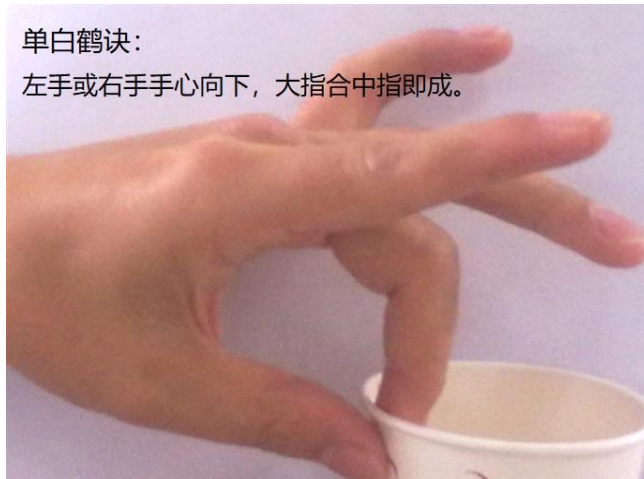
这神仙福地，行止言语间自然与市井不同，一些礼仪规矩还是要仿效遵守的。在观中你也别再用府里的名字了，我给你也起了一个道号，封你为我的开山大弟子，道号随我一脉，叫‘人仁’吧，反正就你我二人吧。

好了，‘人仁’大弟子，现在我就要给你上课了。比如进殿朝拜时的礼仪，到观庙里朝拜，应该要了解朝拜的规矩。进入殿堂一般是靠门的右侧走，出门时也是走右侧，这样进出之人就不会因疏忽相互撞到。不能冲着门中间走，不可当道走。走路的时候不宜高声，在庙观中不宜喧哗，应有诚心定气的涵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单白鹤诀：

左手或右手手心向下，大指合中指即成。



在从右边进入主殿时，当以右脚先入，出来时也是右脚先出，这是东进西出，寓意顺其自然。不过我觉得每天记挂着哪只脚需先动，一点儿也不自然，所以你只要记着右进右出就好。

不要肆意乱闯。

礼敬朝拜时，常用物品为‘**香、花、灯、水、果**’五祭供养，五种供品，各有规定和禁忌。

## 上香的礼仪

在烧香的时候是有一定讲究的，具体做法：

(1) 选三炷香，左手持香点燃（左手手印为单白鹤诀），右手拂袖。在烧的时候，如果是用明火，不能用嘴去吹灭，应该上下扇灭，或者用右手扇灭。

(2) 面对神像，双手举香，躬身敬礼。

(3) 插香。插香的时候同样也是用左手，三炷香要插直、插平，间隔不要超过一寸宽。

插香时先插中间这一炷香，代表主位，心中默想这能量是指向性给谁的。然后再插左边的香，第三香插在右边。三香，如果燃烧速度出现明显差异，或某一直香突然熄灭或侧倒，寓意着某些启示的信息。具体什么情况表达怎样的寓意，是当事人和求祷对象间的私人约定。

所以插香的时候，三炷香一定要插平、插直，且香与香的间隔不能过寸，过寸了就不是一码事了。

上香的数量是有讲究的。一香是心意，二香是供养，三香为问事，四香为招魂，五香为请神。不同烟火的数量触发的对接是约定俗成的。就像是客栈，在廊头点燃不同数量的灯笼，就代表着客满、空房、停业、有无堂食提供。这样旅人在很远处就能知道，是否要投奔某一旅店，这旅店处于哪一种状态中。



插香这一动作，有很多繁琐的礼仪流程，其实那些都是虚的，真实用意是透过这些仪轨，让这一动作流程慢下来，让心沉静下来，这就是‘寸心感神’的奥意。心意杂乱时，自己的心愿表达不清，获得的启示也会被头脑扭曲。

之所以要把香插直、插平，这需要你存心定气方能做到。香

的长短粗细质地都是相同的，但某一支香燃烧得奇快或奇慢，甚至意外熄灭，是代表了不同的信息编码。

如果把正常燃烧速度认知为‘零’的话，就相对形成了正常无事、快燃、慢燃、还有意外熄灭这四种变量状态。三枝香、四枝香、五枝香，在燃烧的过程中，可在不同的时段上，持续地显化出大量可见的此类变化代码。不同的燃烧组合形式其实是在传递意识流中可被显化的信息流。烧香时香要插入香灰寸许，不可过深或过浅，过浅容易侧倒，过深则很难侧倒。听闻，如果你所求问之事，是不可说不可闻之事，香会意外倾倒掉出香炉。如果这样就不可再继续纠缠此事。

这就是烧香的基本规矩。

## 供养花

其实不是利用“‘花’的相，如果上仙们还‘着相’，也就不需要拜了。计较金银、贡品、礼数的上仙没有真神，都是滞留灵，说白了就是鬼仙和灵怪。与这些名利缠心的家伙为伍，别说开悟得真领悟道德了，就连初心操守多半也是保守不住的。所以你在礼敬时，要无所欲求，修行人为道日减，把各种欲求的繁花乱眼都消退后，留下的脉络就清晰可见了。



我们礼拜的不是谁、谁、某大帝、某太君，而是自己心中的那一份灵明本性良知觉悟。

说回这花。其实这供养花，我师弟说有三层含义：

鲜花体现出了礼拜打扫的周期，同时还能让大殿内多些生气和香味；其次，摆放的花草其实多是药材，其气息有凝神醒脑的作用；最后，不同花卉的气息对不同的灵体也是有区别影响力的。灵体们虽然不受物理形式的增益或损耗，但对场域内的氛围和气息很敏感，并且有着不同的认同与好恶。

比如道教崇尚‘青莲’、儒家崇尚‘白莲’、佛教崇尚‘金莲’。

莲花本身并不具备太多的实际功用，当然后世人为其添加了许多可被世人认同理解的说法，比如出淤泥而不染。如果上人们还存有清浊、洁污之二分，也就没脸说自己了悟天道‘大’

道了。花要想开得茂盛，枝叶欲想宽广，那就要把根扎得够深，上层建筑是基于这些深藏于泥沼中的根系滋养的。

师弟说，等我开眼后，就可见到修行有成的人，头顶身边有层层光晕，其中能量激荡形成不同纹韵。那纹韵在脚下，在头顶，形成犹如莲花盛开时俯视其花瓣的几何形状。不同的认知构成不同的意识频率，所显化出来的折射光，光彩是不同的：

心中污秽之人，一身黑烟，灰蒙蒙一片；闹脾气总是情绪化的人，身边流彩不断，红绿蓝白黄犹如打翻了的染坊。修行人道行越高、心意越纯粹，色彩越通透纯洁。心无杂染者就是白色，心持守意者就是玄青色，心空无我者就是金色。修行人看莲花图腾时是在提示自己世界的本真乃是能量的脉动。



我们点**常明灯**，同样是兼顾了实用性和内在寓意。一方面为了给大殿照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内心要光亮，烛火虽小，但点点星光彼此闪烁也可照亮天地，引领路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小厮此刻早就饥肠辘辘了，看着、听着公子在那里絮叨这些有的没的，早就不耐烦了。他觉得这些弯弯绕的东西与自己没什么关系，起初听说世子要来道观出家修神仙，还点名带上自己，可是在府上乐呵显摆了好几天，后院一众小厮都对自己羡慕得很呢。可谁知此刻真到山顶住下了，看着道士们过着清修的苦日子，还没晚饭吃，就在嚼牙花子了。

更致命的心理打击是，傍晚一众下人们被世子都打发回府了，只点名留下自己在这鬼地方陪公子成仙。在院门处目送着内房大丫鬟“翠儿”随大管事下山时的婀娜背影，真的很想骂街。难不成自己此生就交代在这悲催的地方了？这和殉葬有什么区别啊？要说有，那就是活受罪啊！什么时候才能下山啊？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酒肆饭馆、喝酒吃肉看大姑娘小媳妇啊？王爷和世子脑子都进水了不成！闲的就是闲的，可我招谁惹谁了啊。



听着自家公子絮叨各种讲究，他突然说：“公子既然刚说不当有二分心、黑白论，怎的这会儿又论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既然都百无禁忌了，善恶当行不当行的，依我看随性就好，怎么做都不过分。我听说书的说，在杭州灵隐寺中和尚还吃狗肉呢，而且喝酒吃肉也不耽误修行。”

世子说：“戒律是用来压缩心猿意马妄行的框架，世间事的行止要看发心祈愿的目的。佛教修持‘空性’讲无挂碍，自然是不执相的。对于那个大和尚来说，背美女过河或吃手里的肉都是渡化，他从未真的拿起过，也未让这些‘相’缠绕在自己的心头，成为计较。

正所谓事来则映，事过则空，只是被‘物相’所执困形的世人，反而对此有诸多说辞和计较，对‘色’相拿着不放。要知道释迦与佛祖也是吃肉的，讲究不可因相味色而拣选食物的种类。

这吃素是梁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自己搞出来的，他有蛋白质过敏症，不能吃鱼肉蛋等物。当时的太医与大臣为了活命，奉承说他这是得道仙体、神佛转世、纯粹无染。之后强令中土天下奉行。其实传扬与宣讲这种吃素的行为简直就是谤佛

谤法。

和尚是可以吃肉的。佛经《戒律广本》写得很明白：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葷’。这个葷，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指鸡鸭鱼肉一类的动物食品。我们现在讲的葷，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葷。

佛经里葷字不读hun，要读成xun，熏的意思，指气味熏人的蔬菜，‘葷乃蔬菜之臭者’。《梵网经》讲得更具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葷就是这五种蔬菜。葷字从草头而不从肉旁，葷的原始意义是植物而非动物。

佛教认为在修行中吃了带辛辣刺激味道的蔬果，人容易耗散真气，有损精诚，打嗝放屁难以入定通神，而且容易动欲生情，所以严加查禁。现在的佛教徒不读经文，以讹传讹，着相而不空，试问既无我谁在持戒？既无染又何苦计较？真是可悲。”

世子装作自己是得道高人的样子，假装沉稳地继续说：“人仁啊，你说得很对，随性就好，可这‘性’，有肉身之兽性、头脑之理性、心中的感性、神魂的灵性、灵昭良知的本性。

你可有觉知自己在偏重与跟随的是哪一种‘自性’呢？

你把哪个‘我’当成我，你就会更重视那一层面上的那个自性，把其欲求当做自己的渴望。我们生而为人，居于这肉身之中，行走在凡尘之上，在重重自我间哪个才是我呢？哪个才是我的本性呢？

儒家说：诚其心而见其性，去人欲而行天理。诚心实意是用内敛专一的态度，把强化自我内在意识的行为做到可能的极致。当这个所谓的我之种种欲求和造作被内在的明觉观破时，那隐没在纷扰杂音中的低语心声才能被自己觉知觉察。

细雨社www.xiyushe.org

道家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者常无事，其有事者不足以取天下。

就好像有人在路边捡到一条金腰带，他就想再为其配块美玉吊坠，然后又为此买了高贵的新袍子，更换了缎面的鞋子和帽子。穿这样名贵的衣服出门是要有马车的，还要配上车夫和仆人。续而妻子与孩子也想填补上相匹配的服饰才匹配。

一条捡来的金腰带导致此人四处举债，撒谎借钱，被债主们追赶，要做很辛苦的工作还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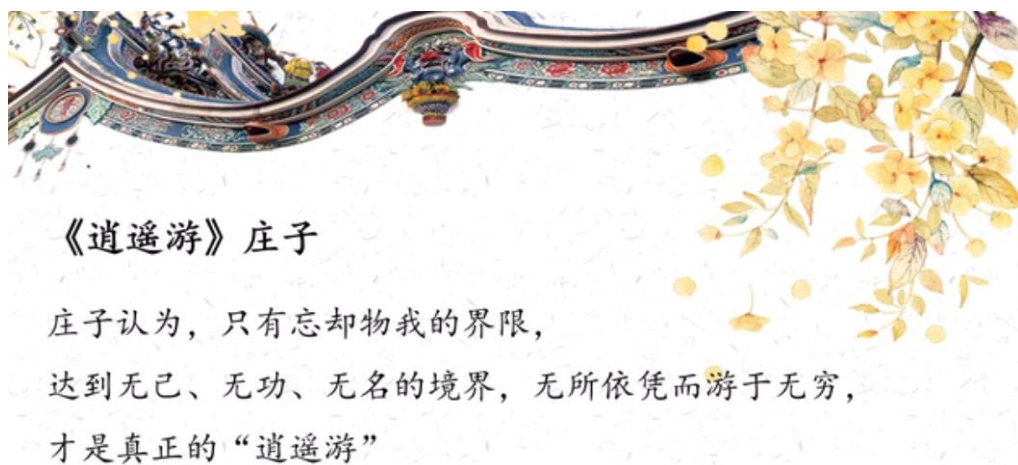
人们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物欲吞噬了一生中应有的逍遥惬意。我听说在非洲，在日韩，在我国很多地方，人们被资本商业运作所洗脑，相互间不看重学识与心灵，而是为满足自己卑微的自尊而攀比着谁在用更多的钱去购买虚荣。

为了能让他人高看自己一眼，恨不得把‘我有钱’三个字纹在脑门上。哪怕举债饿肚子、每日加班、用命用身子去换钱，也要购买和拥有被商家炒作成‘富贵人’标志的服饰。这种人是多么自卑啊，真是可怜又空虚的心灵。

每个人都渴望能被群体认可自己的自我价值，被尊重，被礼遇。可世人多是只认衣冠不认人的势利眼，一个人的道德、学识、品性、才华，需要知音共鸣才可了解，远没有可见的富有更直接地表达出‘我是个有利可图的家伙’，于是人们把财富堆砌在自己的表面，但真有钱的主儿也就无需向谁去证明自己是有钱人——需要向他人证明自己有钱、有身份的，生怕被低看的，往往是社会底层穷怕了的，是心里很贫瘠的。当一个人内心充盈饱满时，他会成为一个有趣且智慧的灵魂，不用在自己的脑门、胸口、皮包上贴上‘我有价值、有身份’的标签，其品味与智慧、认识与才学，已经逐步完成内化，

自我价值感是稳定且高贵的。这样的自信力之美让其气质自然显露出不容小觑的浩然傲骨。神华金光虽俗人无法看到，但豁达随和的温暖却让人可亲，因为得道多助，所以身边总会是好运连连。

为道日减，不是说把自己最终活成顽空的虚无主义者，而是把自我价值逐步内化，让美德与才学、智慧与见识，成为自己神魂的翅膀。不再纠缠于外在名利或世俗订立的种种标签上。



上图：庄子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佛教说：以空为用。空即色，堆满杂物的房间是无法被使用的。一脑子成见的人接受不了新知见，把物相太当真、太执意于自己人生历程的人，也无法从自己的角色中解离出来，用旁观者视角去审视自己的经历。这个‘我’若不能先做到

‘无我’，这个有心作为的我，就会持续地纠结在自己的头脑意识与心智之间，无法感知也看不到更深层次的实相本真。这样的人是不能也无力感知和理解空性之妙的。在空灵的心灵中是没有世俗中种种的在意和挂碍的。内在意愿就像是个高冷的布局者，旁观着一切在这舞台上发生。就好像你好奇地看着一只蚂蚁在你的手心手背两侧寻找着出路——这小蚂蚁可以无数次地路经手心和手背，感受不同面向上的风景与经历，但始终无法脱离自己踏足的界面。哪怕它找到了手臂，或从一只手借助努力隔空爬上了另一只手，喊着我们登上了异星球，它们其实还只是在自己的界面里，因为它始终只是脚踏实地地在自己能理解的范畴内寻找出路。”



小厮看着自己的公子，眼神里充满了迷茫与困惑，怯怯地问：“这与善恶之别何关？我还是不明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善恶的准则差别。”

公子说：“善恶本无定论，全在良知自觉；可是如果你不能做到无我，就无法直面良知、尊崇良知，并引以为用来衡量自己的作为是否合‘理’。没有谁能评断谁的行为是善是恶，但自己的内心是否存在犹豫、挣扎、抵触、懊悔、无奈，自己是知道的。

## 跪拜礼

道教的殿堂里大多都是三尊神像，一般先拜中间的神像，再拜东边的，然后再拜西边的，因为道教讲，东方是属青龙，西方是属白虎，东方主生，那么先给青龙方神仙磕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道教的跪拜礼分两种：一种是一礼三叩首，一种是三礼九叩的大礼。

不过我师弟说，殿里的泥塑木胎都是给香客们用的。真正的真人、上人们，它们既不在云里，也不在星空里，更不在这些雕塑里。它们在另一个维度中与我们的心意相连。你身体上是不是五体投地它们并不在意，它们在意的是你的心是否够干净，心意是否够诚然纯粹。它们能给你最大的财富就是天道中的真相与道理，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天理。

如果你想要表达自己的感激，那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心流中的温暖可以在人间借你的言行流动起来、荡漾开来。这才是真正的回向众生。如果那个上位还在计较你的虚礼仪轨是否礼敬，那最好别再拜他——那是滞留灵，不是开悟者。开悟者有无差别的爱，行无住相的法布施。它对你的态度，并不因你对它的态度有分毫的改变。

记住：上德不存，下德兴；下德不存，礼仪兴；礼仪不存，利益兴。如果你向完人、至人说金银礼供，那你是在侮辱它的觉悟层次。如果你觉得它还会很在乎你的礼仪规矩，那你就是在骂其连下德的道行都没有醒悟。要知道一旦得道，开悟了知了‘大学’，就已知本自一体，你会和你的鼻子或脚趾生气它没有给你磕头上供吗？这种等级制、阶级制、辈分制的高低贵贱划分是多么二分的认知想法啊。

我们要懂礼、守礼、有礼、行礼，但这是对人，不是对神。对神要用心守意交。每一个人的神都在自己的识海中，那不是头脑想出来的，也不是心中杜撰出来的，更不是金石土木画片上的。当你宁静下来，闭上眼睛，放空心思，宁静下头脑，你就步入了自己的圣殿，与真正的灵觉展开最真挚的交



流。

在香案上，放**清水与水果**，那不是给神仙吃喝的，物质界的东西人家也不在意。水寓意着清澈的心灵、滋养万物的意愿、荡涤污垢的决心。水果提示着：因果本就一体，果中有籽，籽又生果，果籽本就一体，相互成就，同时存在。我们在自己起心动念的那一刻就应对自己的念头有所觉察，自己的所愿所求所欲所谋，到底是在种下怎样的种子，而自己为什么又会渴望获得这样的体验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138 章 梦春秋

世子正享受在小兄弟面前好为人师的幸福感，地上师弟走进了小院。他手里拿着一个食盒，笑吟吟地说：“怎么样二师兄，还习惯吗？师父说你今天第一天上山，肯定不习惯过午不食，叫我送些后山的果子给你当晚饭吃。听师父刚才一个劲地夸你长进了，说或许这次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回家了，我倒是没能看出来，希望如此吧。

你先在这里休息两天，随便转转，适应一下环境，认识山上的众人，不过都是老面孔老相识了。上次与你不对付的老杨头，这回你可别去触他霉头了，就这么屁大点儿地方，别别扭扭的几十年有意思嘛，真想不明白你俩咋想的，都是修道人，这点儿小事却看不开。

对了，师父说，等你空闲了就去趟后山，到滴水崖翠帘洞找你大师兄，他给你准备的林夕丹应该已经出炉了。”

小厮快步跑到院子里，接过食盒，笑着对“地上”说：“我家公子，不对，是‘人合’道长，刚收我为开山关门大弟子，三师伯以后叫我‘人仁’就好了。有什么活儿，您老尽管吩

咐，我干活跑腿都是不惜力的。只是这晚饭的吃食，每天去哪里领啊？总不好每天劳烦三师伯来送的。”

地上说：“观里是过午不食的，自然没谁会准备与发放晚饭的吃食。你俩要是起初不适应，可以中午少吃些，留到晚上。你也可以自己去后山找寻些品相好的果子，与大殿供桌上的果子替换，替换下来的果子你也可以吃。但要记住，在观里观外不可借观中的名号，向香客索要钱财或贩卖物品，如果被发现有图利坏了金顶的名声，是会被逐出金顶的。”

人仁接过食盒，打开一条缝，看里边有什么。听着三师伯的教训，频频点头称是。心里想着：这鬼地方，一个个都爱絮叨，还没的饭吃，以后的日子可真苦了自己。自己这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放着王府好日子不过，跟着世子来这里出家。哎，自己也就是个下人，可这世子贵为今后的世袭王爷，也在这里喝风。看来只能等老王爷归西，自己才能和世子回去享福了。或许老王爷明天或后天就……

地上真人轻咳了一声，小声在人仁耳边说：“此间人多有神通，可听心神意语。如果你心意不诚、念头污秽，金顶上很容易引动天雷灌顶而下的。”说完，伸手指向小院墙外的一

棵大树。

人仁随地上的手指望去，黄昏的残阳映红了那树冠，只见大树半枯半荣，很是古怪：看枯萎的一边显然有被雷击后的闪电纹路，而茂盛的一面正好对外，怪不得自己进来时没能注意到。

人仁想象着闪电当年击中大树时的样子，又把自己置换到大树的位置上，想象自己被雷击后的场景，吓得咽下口水，连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收心敛性，不敢胡想。

眼看地上师伯打量着自己，赶紧捂住嘴巴，然后改口说：“无量天尊，无量天尊。”然后怯生生地望向天空，看看是否有雷云聚集。

地上看向迎出屋的人合，说道：“我还有晚功课要做。这是一本凝神敛意调息吐纳的功法，师父让我带给你。每日日出、日午、日落时分，可按此静修内景。记得得空了去后山找大师兄。我就不在此多耽搁了。”

人合接过书，恭送师弟走出小院。回头看见人仁蹲在门口的石阶上，正在吃食盒里的水果，那吃相简直就是个饿死鬼投胎——人仁可管不了这许多了，他从小陪着世子一起长大，

虽有主仆之名，但其实世子私下里和自己没那么生分，打小一起闯祸，总是自己去替世子背锅受罚。好在世子也对得起自己，有好事总想着自己，而且没外人时并不把自己当下人对待。

不过世子的同理心还是差了许多：他锦衣玉食的不差吃穿，就不想着自己一天都在跑腿。他在马车里论道、品茶、吃鲜果点心时，自己可是跟着队伍吃灰、腿儿着跑，来回爬山搬东西呢。



山上的日子，寡淡重复，行止间日复一日，让人恍惚，仿佛自己活在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同一天里。春雨、夏虫、秋红、冬雪，日升月落，就好像戏台上交替更换的背景幕布，在云起云落间，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年。

人合用了几天，大体习惯与熟悉了金顶上的起居生活，并且认识了那个被师弟叫老杨头的人。他其实并不老，只二十冒头，每天从山腰处挑水到金顶上，反复多次注满几个大水缸。下午就忙活着满山去找劈柴。这人很执拗，山顶附近的枯枝和植被他绝对不动，怎么绕远怎么费劲怎么来，哪儿远哪儿不好走他就去哪儿找劈柴。

人合与人仁蹲在金顶大院前的小广场上，透过稀薄的云海，看着这杨师兄满山跑，感到很有意思。他身手矫健不输猿猴。三师兄说这姓杨的是私生子，被人遗弃在大门处，师父看他当时手里抓着一片杨树叶，就说他姓杨好了。他好动得很，无法凝神练习静功，所以就学了轻功，在山上负责每日柴水和消息传递。

院子里的其他人说：“这杨师兄在十五岁那年得过一场重病，一周多无法下床。没两天观里的柴水就用尽了，大家才知道他每天的辛苦。自打那之后，他执意不在近处取柴，哪里不好走他去哪里砍柴。师父说他这是大仁义，也不知道这一根筋仁义在哪里了。他最近还在观前开始挖池塘，说要养锦鱼与荷花。金顶之巅到处都是大石头，一个人想挖个大坑蓄水

养莲，没十年苦力怕是无功的。”

世子起身伸了个懒腰，对着人仁说：“走，今儿天气好，咱俩去后山探险去，找找那个什么大师兄。”

人仁问：“公子啊，你知道路？去哪儿找那个翠帘洞啊？你问好了吗？”

世子正色道：“叫我师父或人合真人，不许再叫我公子了，本公子现在可是得道的神仙了。”

人仁赶紧低头行礼，称：“是的，公子，公子是有道的大神仙了。不过咱俩在山里瞎闯，万一遇到猛兽，或误了午饭点儿怎么办啊？”

世子没好气地说：“就知道吃，这刚撂下早饭的筷子就惦记午饭，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开山大弟子呢？就这几座山头，还找不到个翠帘洞？都问明白了，还有什么意思，还叫探险吗？走，现在就下山去后山，满山的野果还能真饿到你不成。”



三天后，在某处山坳里，人合与人仁俩终于找到了被藤蔓完全遮掩起来的一处隐秘山洞。俩人此刻狼狈不堪，衣服被荆棘撕裂了好几处，鞋子上满是泥泞，头发散乱，眼神涣散。三天前下山时很顺利，在后山找寻到傍晚也没能找到大师兄的翠帘洞，于是想要折返回金顶过夜。路上吃着顺手摘取的野果，结果肚子很快开始绞痛，开始是吐，然后就不停地拉肚子，再想爬回金顶，根本就没那个体力。

俩人相互壮胆，在野外过夜，身上没带生火之物，不敢大声叫喊，怕招来野兽。一夜都盼着山顶有人来找自己，结果又原地等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谁来找人——或许有，找错了方向。第二天傍晚开始下雨，俩人在大树下挤着相互取暖，结果听到林间仿佛有窸窣的声响，不知是狼还是野猪、老虎——反正不管是什么自己也打不过，冒雨连夜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金顶方向转移。



天亮后发现，根本就看不到金顶在哪个方向上了。俩人身处一处小盆地里，四周视线都被隔绝了，只记得仿佛听见有溪水的声音，或许是一条小河。俩人顺着水声慢慢寻来，想找水喝并抓鱼充饥。没想到找寻间无意发现在林间有烟火味食物香——人仁在这方面确实有天赋，循着林间的味道，俩人居然找到了被藤蔓遮盖隐蔽很好的一处密洞入口。



洞口不大，且被藤蔓完全遮盖，但进入洞中却豁然开朗。洞穴内干净整洁，洞穴成葫芦状，内腹有内外两重，在靠近入口处有一个丹炉，那烟火气就是它冒出的。洞穴最里边居然还有一眼温泉，温泉旁有桌椅床铺，显然有人居住，只是此时那人不知去了哪里。

人合分析：“丹炉在用文火，炉内之物飘香，看来此处之人

应该就在附近，或许这就是大师兄炼丹的洞府‘翠帘洞’。我们不可莽撞，先出去在门口等等，应该很快大师兄就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再随他进来，要些吃食充饥。”

这两天俩人可学乖了，不敢随便摘取野果蘑菇充饥。本想抓小动物，可是狩猎一窍不通，看见野兔小鹿，就是抓不住。人合还被蛇咬过，吓个半死，等死时说了好多遗嘱，可多半天过去了也没有什么毒发的迹象，才确定是无毒蛇。不过自那以后，走路时看见断枝藤蔓，都小心翼翼地不敢贸然靠近。

人合与人仁在洞口等了许久，不见大师兄回来，尝试着向周边探索并大声呼喊：“大师兄——大师兄——”

林中只有惊飞的鸟雀、溪水的哗啦和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在谷中找了一圈，还是没人，无奈只好回到洞口。此刻人仁实在是无法再忍耐一阵阵扑鼻的饭香，全力蛊惑人合入洞再看看。

俩人回到洞穴里，只见外洞的鼎炉盖子已经打开，炉火已成灰烬，慢慢地冒着余热的白烟。那炉子里刚才肯定不是什么丹药，而是清蒸鱼。那味道太独特了，而此刻那味道就在洞穴的深处。人仁的鼻子带路两眼犯直，旁若无人，失魂般被

那气息引带着，不由自主走向洞穴深处，人合只好快步跟上。在第二层洞穴里，木桌上放着盘蒸鱼，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前，手里拿着筷子，却没有在吃，只是笑盈盈地望向人合二人。人仁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躲在人合身后，小声嘀咕：“这是人是鬼啊？刚才明明这里没人的啊。”

人合倒没搭理人仁，大步上前一步，行礼一拜，口称：“大师兄安好。我是师父前两天刚收入门中的人合，这是我的随从，人仁。我是奉师命来叨扰大师兄的，师父命我来问问，林夕丹是否已经可用。”

细雨社www.xiyushe.org

中年人笑着点头说：“师弟别客气，我想着你昨天就该到的。这鱼是我特意为你抓的，再放就不新鲜了。你这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上桌你就进来了。”

人合不好意思地说：“不瞒大师兄，我们刚才已经进来过一趟，但里里外外地没有找到你，所以又返回林间找你。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没看到你回来啊。这地方不大，应该不会擦肩而过而看不到的啊。”

中年人笑着说：“我一直都在这里看炉火，只是在算好的时

间里，我会借机会抽空冥想。你俩进来时多半我是在出神神游，所以你俩没看到我。”

人合疑惑地说：“就算你神游天机，可我们也没能看到你的肉身啊？”

中年人指了指在洞穴暗处的一个蒲团，然后说：“你看，我平常就在那里打坐，不过当我进入止息境后，一身气息全无，外五感封闭，就算有虫蚁蛇鼠路过我，也不会觉知到我的存在，你俩没能看见倒不稀奇。”

人合半信半疑地盯着那角落上的蒲团，努力回想自己刚才第一次进洞时是否留意过那里。

此时人仁不再怕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清蒸鱼，肚子不争气地大声咕噜着。

中年人说：“坐下吃吧，就是给你俩做的，只放了少许矿盐和草药。我已经辟谷有些时日了，不用给我留，都是你俩的。干粮我这里没有，不过在外间的墙壁上有晒好的蘑菇干，你俩可以吃。你俩的脸色怎么这样差啊？莫非过来的路上遇到了些什么？三师弟没有送你们一程吗？”

人仁把鱼一分为二，木桌上有两片页岩，看来是用来充当食盘的。鱼还很烫，但真是鲜美。人仁一边分鱼一边把掉落的鱼肉塞进嘴里，嘴巴吹气来给自己的手指降温。

人合自视身份，没有如此毛躁，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看着桌面说：“我们小看了这后山的大小，不但迷路了还吃坏了肚子。所以在山里耽搁了时日，好在误打误撞地最终找到了这里。要是再过两天找不回去，多半我俩就要在这后山喂狼了。”

“师弟啊，你来我这里多少次了，闭着眼睛也该能找到啊！居然还能在山里迷路，真有你的。”中年男人说。

细雨社www.xiyushe.org

人合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下，说：“这两天你和三师弟说的话好奇怪，我这才刚上山没几天，三师弟一见面说的话就怪怪的，你又说我来过这里，我什么时候来过啊？我们之前认识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中年男人指着桌上的鱼说：“你们这两天辛苦了，先填饱肚子吧。吃完饭好好睡一觉，有什么事睡醒了再聊，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吃吧，多吃些，剩下了我也没地方放。”



## 九转林夕丹

醒醒啊，醒醒！一口凉水喷醒了世子——

身子骨感到乏力又疼痛，随着全我感官的逐一上线，头脑完成了身体的自检后，手指与身体逐渐恢复了活动的能力。

世子看着黑黢黢的山洞顶，挣扎着爬起来……自己的最后一个记忆好像是在吃鱼……真香！

“吓死我了，你知道你昏睡了多久吗？整整两天啊，还发了高烧。你再缓缓，我们要尽快上路，再晚怕是想走都走不了呢！”

世子看着眼前一脸焦急的小厮，脑袋蒙蒙的，疑惑地问：“怎么了？大师兄呢？我睡了两天？……你穿的是什么衣服啊？”

哪儿来的？……我穿的这是什么啊？”

小厮摸了摸世子的额头，又摸自己的，然后说：“不烧了啊，怎么傻了吗？世子，是我啊，小六子啊！你怎么了，失忆了吗？烧糊涂了？”

世子看着眼前的小厮，慢慢地皱起眉头说：“你怎么还用在府上的名字？不是跟你说，以后在观里，都用人仁的名字吗？”

小六子凝神看向世子，痛心疾首地说：“这可怎么好啊，完了，完了！这是傻了，还是没睡醒啊？”于是又喝葫芦里的水，含了一大口凉水，喷向世子。

“醒醒，醒醒啊！我们真得走了，他们找到这里只是时间问题。”说完不由分说就搀扶世子起身，往洞外走去。

世子透过朦胧的月色，看见这个山洞并不大，洞内什么都没有。刚随小厮走出山洞，一阵风沙吹来，沙子迷了眼，脚下土地松软似沙，世子赶紧揉眼睛，把眼睛眯成缝，看向四周。

这洞口居然已经不是刚才入洞前那片树林，也听不到哗哗的小溪声。取而代之的是塞外戈壁风吹沙海的声音。月如勾，

星海满天，戈壁千里，自己被小六子搀扶着，每走一步身上都响起链子甲摩擦的声音。自己的大腿上有绷带，绷带上的血渍早已成了褐红色的血痂。每走一步绷带下的腿都感到撕裂般的痛。

这两天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小六子和自己怎么会穿成了这样？千百个问题涌现心头。我在做梦吗？这是梦境吗？或许这是现实，刚才上山访道的经历才是梦？

风沙打在脸上的感觉好真实，大腿上的痛好真实……身边小六子架着自己慌忙赶路，他的身体、力量、呼吸好真实……这不是梦！

突然小六子把世子按倒在地，大腿上的痛让世子想要大声地呻吟，但小六子赶紧捂住世子的嘴巴，摇头示意不要出声，然后把耳朵贴在沙子上，仔细聆听着什么，神情紧张又惶恐。世子看见面前的沙粒在轻微地抖动着，不一会儿听见远处马队的疾驰声。

小六子用自己的斗篷，罩住世子的身形，紧紧地趴在沙丘窝里，左手紧握一把匕首，全身都在轻微地颤抖。



夜空中，从远方滑来一团火，火焰所过照亮了周边的戈壁沙海。那群骑士不时向前方侧翼射出火箭，火箭带着犀利的破空声犹如流星滑过。一只火箭就落在两人不远处，呼啦啦地燃烧着箭柄与箭羽，就好像是个小火把，照亮了附近的沙丘……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139 章 还好是梦

蛮夷骑兵在大漠戈壁的夜幕下，搜索前进。世子看小六子紧张的程度，知道对方是在找自己，并且绝对没好事。世子很希望这是一个梦，努力地嘬嘬牙花子，想要从牙缝里找出点儿鱼肉，好证实这不过是一场无比逼真的梦。但牙缝里只有沙子，看来刚才在山上的几天才是梦一场。小六子说自己昏迷了两天，确实够大梦一场的了。

对方的骑兵逐渐靠近，他们还四处盲目地射出照明的火箭。这些骑兵骑乘的是骆驼，速度不快但奔跑起来的节奏很有特色。世子和小六子俩人躲在斗篷下，罩住自己人形的轮廓，大气都不敢喘。许久后看着骑兵渐渐远去，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浊气。

俩人翻身躺在沙包上，看着满天的繁星。世子问六子：“我们是怎么到的这里？我最后的印象好像，好像……”。本想说是找大师兄还有吃鱼，但那是自己的梦，不该算是记忆吧——如果那不算是记忆，自己好像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自己失忆了？！

小六子看着自己的公子，有点儿犯愁，这主心骨怎么好像烧傻了，于是提示说：“少主啊，您不是为了和弟弟争王位继承，立下了军令状，想用军功证明自己吗？半年前我们从中都出发来到这边塞，寻找四处游击的蛮子们。

月前一个丝路游商来出售情报，说他知道蛮子的大本营所在。我们千里奔袭跟着这家伙深入戈壁，结果一周前的夜里那家伙跑了，我们在附近寻觅了两天，只好撤军。在戈壁中迷路转了两天，三天前发现储备的水被人下毒了，将士们不敢饮用，战马也在沙海中跋涉艰辛。本想奔着一处水乡去补给淡水，入夜才发现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紧接着不知哪里冒出大量的蛮族骆驼兵，三面包围撵着我们打，整个队伍溃不成军，你在乱箭中还被射中。近卫拼死拖延追兵，咱俩才得以逃脱，在天亮前躲入了那处小山洞。

进了洞我就昏迷了，等我醒来，看你还昏迷着，而且发着高烧。我一直没敢合眼，这不，两天过去了。至于之前我昏迷了多久我就知道了。总之我看咱们是被人算计了，只等我们精疲力竭他们才显身下手。”

世子问：“我们此役损失了多少人？”

小六子说：“从边塞出来时我们是五千精兵，两千为先锋，两千为中队，一千为后营，负责粮草辎重。先锋离我们有半天的路程，辎重落后半天的路程。但我们在这鬼地方已经转了好几天，前边的先锋没有回来，后边的辎重也没有跟上。要不相互间都走岔了，要不就是被对方分而治之了。”

世子问：“总共就五千人，干嘛还分三队，谁的主意？蠢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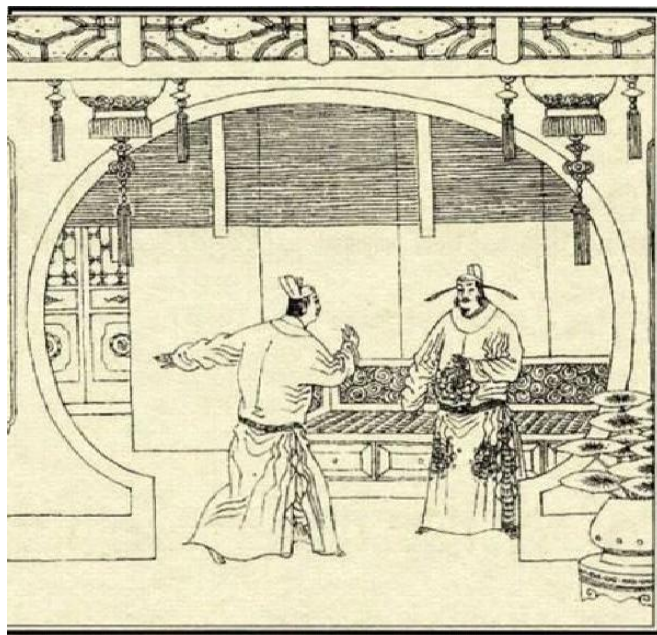
小六子看着世子，没敢吱声。

世子思量着说：“依照你的说法，我们离最近的边塞有三周的路程，而且还是战马的脚程。你我现在腿着，又身上有伤，没有口粮与水，三天都撑不过去的。如果不能找到或遇到后勤部队，只会死在这戈壁滩上。

我才十四岁就要死在这戈壁荒漠中吗？老天爷啊，这太不公平了！”世子对着夜空斥责苍天。

小六子赶紧按住世子的嘴巴，左右张望夜色下的戈壁，拉着世子重新坐下，央求着说：“我的大爷啊，我的小祖宗啊，您可别喊了。再把那些蛮子招回来，才有苦头吃呢。您这是

真烧糊涂了啊，您今年都二十四了，怎么还十四啊？您不记得了？半年前你弟弟大婚后，老王爷说如果弟媳能在三两年里诞下大孙子，王爷的世袭就传给你弟弟。你在酒宴上就翻脸了，被王爷斥责你无功无能，你赌气下就立下军令状，要来拿战功向老王爷证明自己。”



世子苦笑：“证明自己？好了，这下我是没脸回去了，五千精锐连一个人头都没能带回去，多半夫人最后都不会知道我的尸骨是喂了哪只野狼。”

小六子鼓励世子说：“您别急着说丧气话啊。我怀里还有一支响云箭，等明天这些追兵走远后，我放出响云箭，收拾四散的旧部，或许前队与后队看见了，也能聚拢过来。这好歹也有三四千的战力，我们再慢慢设法后撤。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办法的。”

夜渐深，沙漠上的温度快速下降，两人相互依偎取暖，算计着太阳还有多久会升起。沙丘的高处，突然出现了几个黑影，它们游动着小心向两人逐渐围拢过来，正在打瞌睡的世子捅咕小六子，指向朦胧中的黑影：“看，那是什么！”

“靠，是狼群，沙漠狼！这畜生别看它身子瘦，但耐性极好，而且成群出没。咱俩在开阔地与它们缠斗没有胜算，它们喜欢从背后咬人脖子或屁股，然后等着伤者流血力竭，它们才真正展开攻击。你我背对背，先回刚才那处山洞。等天亮了，它们多半就会散去。”

俩人相互搀扶，又撤回到之前的小山洞中。还找来碎石减小洞口开口，更便于防守。狼群在洞口四周来回游走，没有发动冲击，但不断有狼在呼嚎鸣叫。那声音在大漠中传递甚远，在极远的地方，可以听见有狼回应着这号召——显然狼群在集结力量。

眼看着就要晨光破晓，狼群在阳光刺穿晨雾的那一刹那，开始了对洞口的试探性攻击。世子手持宝剑，胡乱刺向洞口，而六子拿洞内的碎石向洞口投掷。天色大亮时，俩人发现，

狼群的攻击并没有很用心，它们是在消耗两人的体力，只有一两只狼在滋扰，而且看得出负责滋扰的狼在轮替上场。洞里的碎石已经不多了，小六子没有武器，他说之前有过长枪，但逃命时丢了。很显然，这样耗下去，他俩绝对不是狼群的对手。

僵持到快中午，世子连挥舞宝剑的力气都没了，宝剑只是象征性地还在舞动着。负责试探的狼已经开始逐渐进入洞口，尝试着挑逗着，那冰冷的眼神玩味地看着眼前在垂死挣扎的两个人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子突然暴起，挥舞着宝剑冲向洞口，劈砍着，呼叫着，发疯般嘶吼着。狼群受惊，四散离开洞口，但并没有跑远，在一个它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停下，转身观望这困兽最后的疯狂。世子的宝剑在空中胡乱劈砍，脚步踉跄，最后跌倒在沙地上。小六子这时才反应过来，一边朝狼群丢石块，一边跑向世子，捡起他的宝剑，守护在他身边与狼群对峙。

高空处两只秃鹫在盘旋着——它们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它们在等待，等待狼群饱餐后来打扫剩下的残骸——在大漠任何新鲜的生存资料都不会被浪费。

结束了吗？俩人背靠背，看着午后的太阳，自知当夜色再次降临时，狼群会发起总攻。

午后的沙海被日光照得好像升起了半人高的幻雾，一切都不再真切。狼群们各自找大岩石的阴影处趴下，躲避着烈日。洞穴被狼群占领了，俩人无法再撤回进去。豆大的汗珠从身体各处冒出，然后被快速地蒸发掉。嘴唇慢慢地干裂开，嘴巴里犹如干涸已久的河底，连舌头都在出现裂纹……

突然狼群动了起来，它们犹如受惊的飞鸟，快速地朝一个方向集体逃窜。大地上传来熟悉的骆驼蹄奔跑的声音，有箭羽破空声，由远到近。一队骆驼兵跑了过来，他们替代了狼群，包围了世子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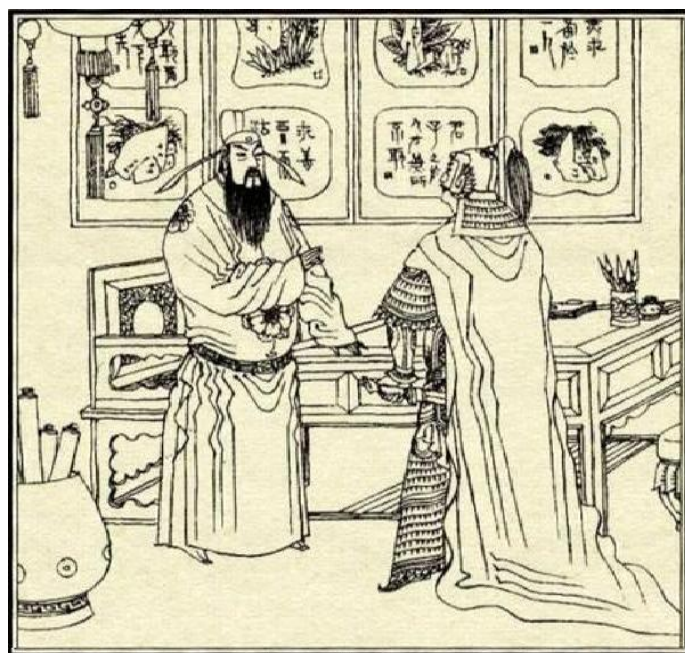
或许是认命了，或许是中暑，或许是过度的疲惫，世子又一次昏迷了过去。在他倒下的同时，背靠背的小六子也倒下了，原来他早就昏迷多时了……

在梦里，世子骑着高头大马，五千将士，锦衣怒马，鱼贯入城。家乡的百姓，在道路两旁围观叫好，赞扬不断，大小街巷犹如过节般张灯结彩。自己回到王爷府，老父亲站在大门口亲自迎接，在父王身后是自己的小弟与他的新婚妻子：弟



弟怯生生看向自己，想来巴结又不好意思；弟媳则花痴般地看着自己，心中一定悔恨嫁错了男人。

老王爷拉着自己的手，听着一路众人的恭维吹捧，嘴笑得都并不拢，一个劲地说：“有儿如此，意欲何求，我家儿郎就当如此！大丈夫真男儿，很有我当年风骨！我这靠赤胆忠心闯下来的铁帽子，后续有人了，后续有人了！”



一群人正在王府门口寒暄，只听铜锣开道，皇城内务府太监领队，带来了嘉奖圣旨，要求小王爷即刻进宫面圣，汇报前线军情。

金殿上年轻的小皇上，兴致勃勃地听着小王爷讲述千里突袭、大破蛮夷的精彩故事，恨不得自己也能披甲拿枪冲杀四方。

兴头上要把自己的姐姐许配给小王爷，招他当驸马爷。小王爷其实有自己心仪的姑娘，出征前怕自己有个闪失，让姑娘守寡，没敢去提亲。本想回来后这两天就去提亲的，于是婉拒了皇上嫁姐的恩典。

半年后，就在小王爷新婚宴上，内廷太监又送来圣旨：赏金银，封将军，命三日内出征边关，救黎民于水火。

“十年边塞望沙海，守得明月佳人安。将军龙吟退匈奴，从此塞外无狼烟。”内廷太监为皇上念着京城近年盛行的儿歌，夸奖说：“老王爷家的那个长子，这十年来在边关声望日盛，边关三镇的将士只知有大将军，不知有皇上。听说他每次征战冲锋时都会大啸一声，那声音犹如龙吟。蛮子们听闻此声便无心恋战，溃不成军，所以当地将士百姓都叫他龙将军。”

春节时圣上犒赏三军，御赐酒肉一车，他却又私自添加了九车酒肉，一起分赏三军。其意不可不防啊。要是有一天他与蛮子合谋天下，或聚三地之兵，请陛下放他家室去边关团聚，京都的守卫未必能拦得住他啊。”

这一年，春天来得很晚，五月还在飞雪，紧接着就是盛夏骄

阳把草原的溪流晒干。传说在遥远的天山发生了地震，那地震带来的塌方，让高原多出一片大湖，冰雪融化后都流入那堰塞湖中，导致下游大小水脉未能在夏季恢复流量。游牧部落间为抢夺与保护水源、草地、牛羊相互厮杀，而与人争地的，还有干涸后四处游走扩张的沙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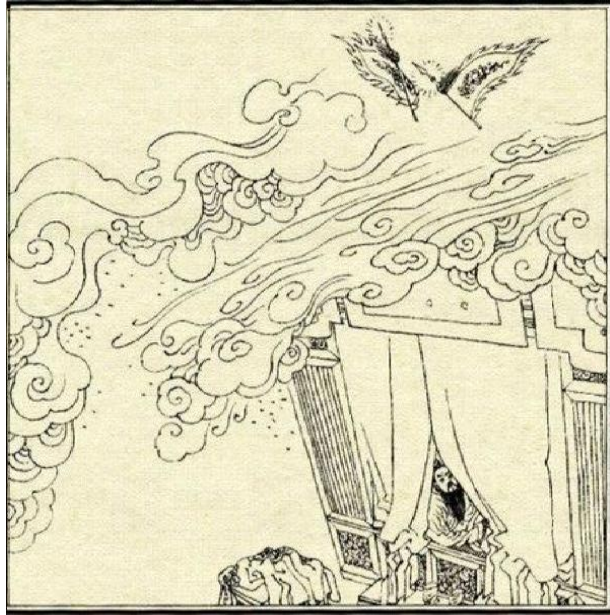
大量牧民失去家园后，开始往中原方向集结。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在入冬前抢到足够的粮食，整个部落都会饿死在风雪夜里。于是平静了十年的边塞，这两个月有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虽然狼烟未起，但每一个老兵都知道，这一战将异常惨烈。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边镇的百姓们最近也感到了隐隐的不安，边军在到处买粮，在要求塞外的百姓迁回关中，在抓紧操练，兵器库也都打开了，很多人在磨刀枪，战马从散养的山地中被牵回，大户商铺雇佣保镖，开始往内陆后撤物资。

将军帐中，大将军手握圣旨在骂街：十天三份圣旨，要他回京，完成皇帝的赐婚。大将军知道，这一来一回少则一月，多则俩月，等自己回来，这边关早就丢了。恐怕自己前脚刚走，蛮子们就会得到信息，有所动作。

接到第一份赐婚的圣旨后，自己就八百里加急呈送了当前的军报，说明今年必有大战苦战，自己此刻无法离开。算日子三天前就该到京了，只希望皇上能明事理，不要听佞臣谗言，胡乱瞎猜忌自己。



半月后，皇宫御花园中的凉亭里，皇上看着满园怒放的鲜花，听着大太监的机密禀告：

“鸽子飞回来了：胡人夜刺，将军殒命，寝室被焚。”

皇上把手里的酒杯重重放在桌上，愤然说：“给他美人不要，贪恋军权，得意忘形。那些残害我大将军的‘胡人’，每人赐酒一杯，别让将军路上寂寞。厚葬吊唁大将军，安抚其在京家属。贵妃的侄子，这次出力不少，可从副将破格提升成大将军，他也算是临危受命了。告诉他别老躲在城里享福，

适当的时候也出去转转，没有军功怎么服众啊。”

“皇上英明！”大太监慢步退下，心里盘算怎么去找贵妃再讨份喜。

## 惊醒

京郊百里外，雁山山脚下，有一片庄子，高墙大院红漆门，附近百姓习惯叫它为“状元府”。据说这府邸的主人是王爷的嫡长子，自幼灵慧过人，好读诗书，曾高中状元，但无心仕途，娶得美娇娘，从京都是非地中脱身来此隐居，过闲云野鹤的日子。把铁帽子王的王位，拱手让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一夜，一声惊呼从主卧中传出，外间的丫鬟赶紧起身过来查看。同榻的美娇娘也惊醒过来，只见老爷坐在床边大口喘气，手捂胸口，惊惧不安，口中惊呼：“救火，救火！有歹人害我！”

丫鬟环顾卧室四周，没看见火光，只有安魂香的薄烟从铜炉的镂空花纹中袅袅升起。

美娇娘轻柔地抚摸着自家老爷的后背，暖言地说：“没事的，

没事的，大朗不过是又梦了。等天亮了，叫那郎中来，看看怎么调个方子喝，这总是做噩梦也不是个事儿啊。”

丫鬟乖巧地端来小茶杯，递给老爷，嘴里埋怨道：“小姐啊，我们还是回城里找太医吧。这山里郎中的药，老爷也变着方子喝了小半年了，可隔三差五地就被这梦魇所扰，眼看着人都瘦了一圈。上个月那个道士，又是请神又是捉鬼的，鼓捣了三天，钱没少要，啥事儿不管。都是些江湖骗子，就欺负老爷好说话又心善。”

“你这妮子，就是多嘴，还不快把老爷的空杯子接了过去。大半夜的，就听你小嘴巴巴巴的。”

老爷长呼出一口浊气，自己摸索着胸口，嘴里念叨着：“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我现在心口还在痛呢。”

床榻上的美娇娘说：“一准是刚才我睡着了，把手搭在你胸口压的。老爷别多心了，都是一场梦。过去了，过去了，早点儿睡吧，你不说明天还要去和李家的二郎去观荷做诗吗？”

男人慢慢躺回床上，抓着娇娘软绵小手，闭上眼睛。

美娇娘没敢马上睡，等老爷呼吸均匀，鼾声渐起，才敢闭眼。

男人再坠梦境，只见自家王府，到处白绸，老夫人扶棺而泣，老父亲却气得鼓鼓的，捶胸顿足地骂着：“丢人啊，丢人啊！五千儿郎就这样没了，辱没门庭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小弟和弟媳在一旁劝着父亲：“请父亲大人保重身体，大哥不在了，还有我呢，一定会不辱门楣的。”

自己的视角很奇怪，是四十五度角的俯视——自己好像是在房梁上，飘着！移动方式也是飘。

这时只见一个内院的小厮悄悄靠近二弟，在他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

自己好奇心起，想要侧耳聆听，还真能听个真切！

那小厮低声地说：“派去带路的，拿了说好的钱，现在还不

肯走。威胁若不给足银两，就把我们暗通的事都说出来。”

二弟强装镇定，不露声色地小声说：“大哥的尸体没找到，死活还两说呢，他还敢要钱，不怕没命花吗？就不该相信这些丝路贩子，一个个都是要钱不要命的货色。你先去安抚住他，给他安排酒水美人，等入夜了我再去处理此事。”

领路人？暗通？二弟？这棺材里躺着的是谁？



## 第140章 真的是梦吗？

大朗惊醒后又昏沉睡去，梦境切换中，他看到自家王府内在给自己办丧事！

年迈的老王爷好像非常气愤，说自己领兵出征，兵败而亡还折损了五千精锐。王妃哭得倒还真切，不过她脑子里想的是：失去了这个从小认的儿子，日后怎么和有亲生儿子的三房争，老王爷要是哪天走了，自己恐怕、恐怕……眼泪吧嗒嗒地为自己命苦伤心。

老王爷是真的在生气——[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自己一世英名都被这个莽撞的长子给丢光了，朝堂上指不定多少闲言碎语等着自己，搞不好还会被皇上问责。这损失的五千精锐，都是自家培养起来的军中嫡系，损失了这支劲旅，日后自己在军中的威望也会下降。这个荒唐无谋的逆子、野种，当年他妈偷人受孕，还让我当冤大头给她当接盘侠，要不是多年没有子嗣，一直被人戳脊梁骨骂作孽太多、断子绝孙，才不会受这窝囊气呢。现在这样也好，死就死了吧，不然日后王位传承、家财分割都是让自己头痛的麻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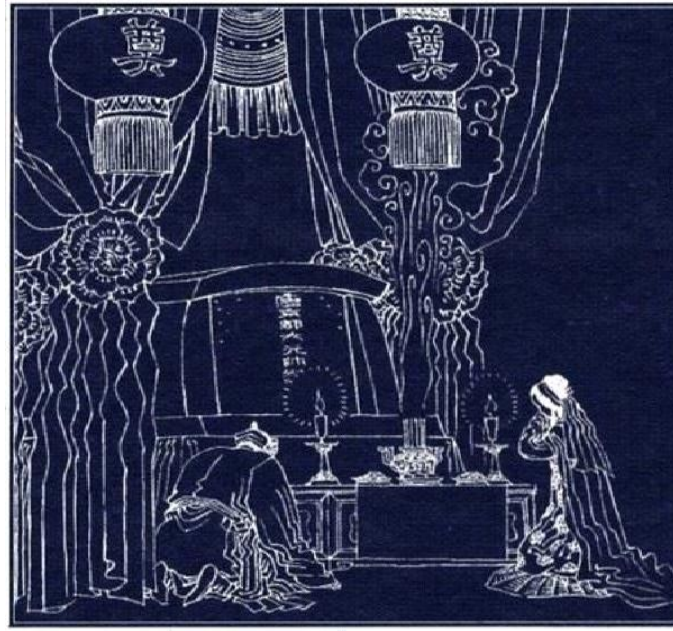
一旁负责接送宾客的弟弟，脑子里想法更乱——

他在担心那个胡人骆驼商狮子大开口，多损失些金银倒没问题，但若日后常拿此事敲打自己，或在外边酒醉胡说，说出自己设下连环计、暗通外邦、出卖兄弟，恐怕爸爸、大娘、圣上都不会原谅自己。要杀这厮并非难事，可万一他留有后手，人死后触发连锁反应，指不定哪里冒出个谁，拿出点儿什么证据，自己就被动了。要是审问他，他说没留后手，我不会信；他说留了后手，可我留不得他……太伤脑筋了。

弟弟身边的弟媳在依次给吊唁之人的女宾回礼——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她心里一百个不乐意，还要装出伤悲有礼的大家贵妇风范来。她就见过这个名义上的大伯哥一次，听自家男人说，他俩自幼明里亲近，暗中内斗不断。王妃与自家婆婆已经斗了多少年了，谁的儿子日后做了王爷，谁一准儿会挤兑死另一个。现在这老大战死了，家里外的一切日后都是自己男人的，那也就是我的了。只是要防着别让哪个狐媚子先有了自己男人的种，那就被动了。今后要对他勤加侍奉，掏空了他，让他贪嘴都拿不出讨喜的玩意儿来。



一屋子人，主仆哭丧，宾客吊唁，各有思量。飘在房梁旁看热闹的“大朗”感到可悲又好笑：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自己怎么能读心了呢？谁此刻在想什么、在惦念什么都一清二楚。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可是自己年轻时就已状元及第，放弃了军武，更是禅让王位给了弟弟，家里怎么就说我死在塞外还损失了五千精锐呢？难道这是以后会发生的事？那不对啊，这不可能啊。或许这是一场梦，可也太真实了啊？棺材里躺着的是谁？

心念一动，自己已经在双层棺槨之内：棺材里是空的！只有一些自己平日里常穿的衣服和冠礼时用过的顶冠。这是个衣冠冢！我不在这里，那我在哪儿？

思绪刚起，眼前一花，自己出现在了一处大帐篷之中——有用牛羊皮铺成的床，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自己，自己处于无意识的沉睡状态，而身边左右各躺着一名异族少女，两人环抱着自己，她俩没睡，在彼此聊天。虽然听不懂她俩的语言，但俩人的心念一动，即刻自己就能明白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俩姑娘都是奴婢，是被抢来的汉女，被指派来色诱这个昏迷中的年轻自己投靠他们蛮族。俩女孩也明白，在这里要听话、懂事，如果不肯从了，或自己没能办好此事，等待自己的将是更悲催的境遇。她俩很不想成为那些蛮子士兵们的公共玩物，但也没有勇气一死了之。在被抢来前都是家里的宝贝千金，自己的容貌皮囊本应走到哪里都能过上好日子的。

她俩不是胡人，也不是真的汉人，而是转借天竺走商道随驼队去中原的波斯人后裔。俩人的父亲是汉人丝绸商，母亲是波斯当地的女子。妈妈临死前说父亲很有钱，但随着驼队回中土了，一走就是十多年没再回来。如果能随驼队到中国，找到亲身父亲，后半辈子也就能衣食无忧了。可惜驼队被洗劫，很多勇士被杀，她俩就被抢到了这里。



此刻两姐妹相互商量：听说汉人很看重处女的初夜，等这个汉人醒后，就说他已经占了自己的身子和名节，让他收我们姐妹为妻妾哪怕奴婢也好；要是他不肯，就死给他看。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那个年轻点儿的怯怯地问：“姐，死很痛的，我不敢。”

被叫姐的女子说：“傻啊，谁真死去，吓吓他的。在这里看来只有你我懂两边的语言，只要他表情配合到位了，我们和这些莽汉们怎么翻译还不都你我说了算。他们想要什么，都只管一口答应下来就是。你看他这皮囊长相穿戴，一定是个人物，你我肯定是没人来赎的，他多半能活着出去，那时只要带上你我，不就好了。你想在这鬼地方被那一大群臭男人夜夜折腾啊。”

大朗很迷茫：自己是怎么瞬移到此处的？而眼前的这一切，自己在年轻时是没有经历过的。那躺在两个异族美少女之间的自己到底是谁呢？此刻这一幕与刚才看到的灵堂场景是在平行时间点上，还是较前较后呢？或者，或者根本就是两码事！那自己到现在为止至少知道与看见了自己散淡田园的一生、边军被杀的一生、王府出殡的一生，还有这里，这里是哪里？这个我是谁？这一幕又隶属哪一条故事线？

故事线，故事线，哪一个经历与记忆是真实的？哪一个又仅仅只是我的一梦春秋？好像每场梦都很完整，细细思量下都真实可信，但真实只可能有一个啊，我的真实是哪个？哪个才是真实的我呢？在这里我能读心，我能瞬移，我能悬浮甚至穿墙而过，这里一定是梦境！

一股危险的感觉莫名地袭上心头，有未知的忐忑感，伴随着不祥的预感笼罩了自己。突然间一股巨大的扯拽力，从美女间床榻上年轻的自己那里袭来，就好像渔人收网，风筝收线。眼前一阵昏花，自我觉知意识就已经在床榻上的身体里了。可说来奇怪，自己的意识还整体笼罩在这帐篷内外，帐外百步有士兵在巡逻，有两个头领般的人物在快步走来，气势汹

汹的，看来不善。

身体在快速地完成自检，内脏系统上线，心跳被感知到，呼吸被自己接管，四肢被感觉到，感觉延伸到手指脚趾。左腿大腿处传来阵阵疼痛，身前背后感受到赤裸少女的温暖。眼球可以动了，但眼皮睁不开，奇怪的是自己却清楚地看见帐篷内外的一切。舌头可以动了，咽下口水，但无法支配嘴巴说话。想动手指脚趾却办不到，不知是麻木还是瘫痪。突然想起有个说法叫鬼压床，原来这压床的鬼，就是突然回归肉身后的自己；而被鬼压的清明但无法活动的感觉，是因为肉身系统自检有信息延迟，未能快速完成载具同步。

此刻床上的两名少女也仿佛听到了帐外的脚步声和铠甲的碰撞声，俩姑娘开始主动且努力地在自己身上摩挲。这身体感受到异性的气息和奇妙的刺激，呼吸、心跳还有些什么都做出了主动积极的非自主反馈。

一束光锥刺破帐篷内的昏暗，两个胡人大咧咧地走进帐篷。大朗努力让这身体把眼睛睁开一条细缝，又怕动作太大被发现。只见进来的俩人相互坏笑着，冲着自己说着什么，然后又让两个女孩从床上起身下地。俩女孩都穿得很单薄，被俩

壮汉猥琐调戏，躲也不是，从又不甘，有些扭捏的矜持。这种矜持的扭捏、屈辱的服从反而让两壮汉很高兴，又哈哈地大笑相互说着什么。

一个大汉上前一步，一巴掌扇在自己的脸上，真痛啊！不自觉地睁大了眼睛，嘴巴里都是血腥的咸味。门口的大汉凶巴巴地吓唬姐妹中较小的妹妹，说了些什么。

妹妹用中土话小声地转译道：“我们尊贵的客人，首领要见你。你是我们从冰冷的黑水中救起的，你的另一个同伴没有你幸运。穿上衣服，和我们去答话。说得好，今晚一起吃肉喝酒睡女人；说不好，我们吃肉喝酒，你来当肉。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吧。”

大朗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是赤裸着的，左侧大腿上有被草药包裹着的伤口。床上床下没有看见自己的衣服，于是又看帐篷周边。

那男人不耐烦地让小妹翻译说：“你的衣服都碎了，你要穿她们的衣服，我们的衣服是不容汉人玷污的。”只见壮汉手指着床边女人的裙子，“快点儿穿，或光着身子我们也不介意，自傲又野蛮的中土人。”说后俩人哈哈大笑。



大朗感觉他们是在刻意地羞辱自己，男儿的气节让自己抗拒服从他们，随手就去拿床上的毛皮，想要裹住身子当衣服，却被门口壮汉一把扯掉，坏笑着，慢慢摇着头说出蹩脚的汉语：“不要啊，不要啊。”

大朗怒视着对方，突然对方抡圆了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随着清脆的响声，自己跌落回床上，头脑一阵眩晕，瞬间嘴角流出了鲜血。心里暗想：醒醒，快醒醒！这是梦，醒来就没事了。

门口的壮汉轻蔑鄙夷地看着眼前的文弱书生，好像很得意，对俩少女说了些什么。

俩姑娘上前，搀扶起大朗，拿起旁边的衣裙，动手帮着往自己身上套裙装。

姐姐小声地说：“公子啊，你不要和他们硬杠，这些都是禽兽一般的莽夫，折磨人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事情。不论什么，能活下去才能有希望。求求你了，如果你不配合，他们会来收拾我们，给你看下马威的。求求你了，公子。”

门口的壮汉看着大朗穿上了裙子，哈哈大笑，用双手比划着女人的轮廓，用蹩脚的中土语说：“南娘们，南娘们。”然

后指着自已说：“勇士，我，勇士！”



大朗纳闷怎么这个梦又臭又长的，还醒不过来，只好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对。

一行人走向一处大帐篷，一路上所遇之人，指指点点，小孩子追逐嘲笑。

来到大帐之前，只见大帐前的草地上围了許多人，很是热闹。大朗很努力地辨识那些话语，但全然不能理解。

负责押解的壮汉猛推大朗后背，把他推入人群的视线之中。一群衣着华丽的贵族看见后一阵哄笑，众人交头接耳。人群中有一个年轻人，身穿一身白袍的，显然身份尊贵。他朝着三个中土“女人”说了些什么。

走在大朗身边的姐姐，赶紧给大朗翻译说：“这是伟大的草

原之主，慕寒湖畔草原的雄鹰，所有羔羊的牧者。他说让我们尽情地舞蹈，让他的家人和客人高兴。他的勇士在湍急的河水里救了你的命，你现在就是他的奴隶，要用你的双手为部落创造价值，用你的性命来捍卫部落的利益，用你的才能让你的主人快乐。舞蹈吧，舞蹈吧，为了生命而舞蹈。病了牛羊和没有用处的累赘，都是滋养部落强壮的食物。”

大朗在宽大的裙摆里使劲拧自己大腿，伤口处痛得眼泪直接落下，可就是无法从这现实中醒来。他被长矛逼迫着，一拐一拐地和俩姐妹共舞，学着她俩的样子表演着滑稽的“猴戏”。那些贵族们、武士们、僧侣们，在一旁喝酒吃肉，欢笑着。鲜红的血从大腿流淌下来，起初只是滴滴答答，后来居然殷红了罩裙。人群中有人指着大笑，说了些什么，引起哄堂大笑。

在大朗身边旋舞的小妹小声地说：“他们在笑你这个中土的男人也和女人一样来月经，笑中土没有男人和英雄。”

疲惫、愤怒、羞耻、失血，一阵天旋地转后，大朗失去了知觉，身体扑倒在地面上。

白衣男厌弃地挥挥手，两个壮汉过来，让两姐妹架着那软瘫

的身子离开，回帐篷休养。

大朗发现自己好像是个旁观者，目送那姐妹俩架着那皮囊离开，而自己还在原处，只是在场的众人谁都没有发现。此时广场上点起篝火，黄昏的草原上高草被晚风吹动，形成滚滚麦浪般的起伏。

大朗尝试回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刚才努力想要脱离出来却办不到，现在又自己飘出来了，进出的关键是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到的这鬼地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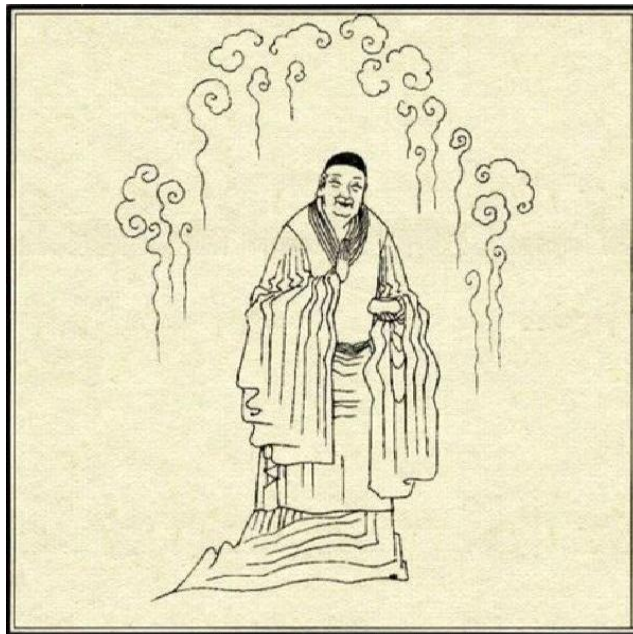
对了，之前自己是在一处灵堂，自己的灵堂，王府的正堂处。思绪至此，天地一花，一暗，自己又立身在王府的灵堂中。只是此刻夜已深，灵堂上只有一个老汉在打盹守夜。不远处的街道上，有打更人行过，梆、梆、咚的响声传来，隐约听见：太平无事，关好门窗，小心火烛！梆.....梆.....咚.....

回想这种种经历，甚是古怪：

刚才经历的是梦中梦吗？那怎么能退出这重梦境呢？自己的读心术是真的能聆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还是自己的意撰呢？父亲对自己的“噩耗”好像一点都不悲伤，还暗自庆幸我死

后家产不用分给我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不是他亲生的？妈妈也不是在为我悲泣，她只是在想日后如何与三娘争家权……弟弟，弟弟的反应好古怪，他闹心担忧的胡人骆驼商又是怎么回事？不知此刻弟弟在做什么？

心绪所想，身形所至，自己突然闪现到了一处陌生的小院中。



## 第 141 章 观见时刻

大朗在重重梦境中切换着一个个故事线场景，他深感迷惑，却又无法真正醒来。自己随着所愿与思绪，被意识流扯拽入一处陌生的小院。

院落不大，小屋内传来男女对话的声音，昏暗的烛火透过窗棂，把人物的剪影投在窗上。



大朗在心念中直接感知到：屋内有一男一女坐在床上，正在说着贴心话。刚想靠近听个真切，忽然感知到在房外墙根处和小院暗影中还有几个人——这些人都穿了夜行衣，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在墙根处有两个自己较熟悉的气息，是自己的弟弟和灵堂上出现过的小厮。俩人在低声说着什么，听不清。大朗想靠近二人听个真切，但不知是否会被他们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就

在心念起时，两人的对话与思想就突然呈现到了自己的意识中——

只听那小厮说：“二爷您放心吧，这姑娘最是伶俐。听说此人每次来京都必与她私会，被迷得忘乎所以，每每都说有了银钱要替她赎身，日后常伴左右。”

二爷说：“那她不会卖了我们吧？”

小厮说：“她是个爱财的，这种流水的恩主，不过逢场作戏，她日日换新，最是无情。她才不想和这样的家伙去边塞荒漠吃苦，做那行脚的商旅。”

二爷问：“要是她问不出我们想知道的，怎么办？”

小厮说：“她已经拿了二爷的银钱，自然有她的手段，您就瞧好吧。”

心里却想：我哪儿知道怎么办啊，什么都问我。这没脑子的，还想当大将军当王爷，命啊！

二爷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要是那家伙都说了，她知道的太多，日后我岂不反而多了一份忌惮挂怀？”——（如果那情报贩子没留后手，这屋里屋外听见细节的，一个都不能留。

可要如何在京城不留痕迹地处理掉这许多人，还要好好想想……)

小厮说：“二爷您放心吧，我们都想好了——姑娘不肯从，那胡人用强，被姑娘夺刀刺伤，又反杀姑娘，最后失血而死。绝对衙门那里能交代得过去。到时候您不用进屋，我们都能做好。”——（之前和姑娘说事成之后给她银票，要是一会儿宰了她和那胡人，钱就是我的了。或许那胡人身上还有不少油水，哥儿几个一分，呵呵，肯定够快活一阵子的啦。）

二爷点头说：“你们做事我是放心的，事成之后自不会亏待你们，人人有赏。”——（事后要怎么送这几个上路，才不会怀疑到我呢？最好让他们几个分赃不均内讧起来……相互狗咬狗。）

大朗觉得自己这个弟弟做事实在不讲究，对自己的心腹手下也真够狠的。自己没有留在王府和他争王位继承是明智的，不然哪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屋里的商人到底是谁？他贩卖了什么情报，让二弟如此介意忌惮？

心念所指，觉知立显——

只听屋内男人用蹩脚的中土雅言对那女人说：“翠柳啊，哥



我知道你身子金贵，这些年来也吃了不少苦。每每想着你勉为其难地陪着笑脸去哄那些金主，我真的心痛啊。哥这一单下来，加上我这些年的积蓄，绝对能赚到给你赎身子的钱。如果差点儿，加上你攒的首饰也够了。之后哥带你远走高飞，去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好好地过日子，带你看丝路沿途的各国风光，吃从东到西各地的美食。”——（跑丝路真是辛苦啊，风餐露宿的，良家女子哪个肯嫁？就算娶了女人，自己一年有十个月在路上跑，回家早就成绿帽子王了，以后有崽子都不知是谁的。这风尘女子漂亮又水灵，虽然之前乱七八糟的，但日后随我走商，带在身边，不怕不乖。羡慕死那群老光棍……）

女子躺在男人的怀里，娇柔妩媚，自艾自怜地说：“奴家就是个苦命的，你们男人个个都只会哄我开心，哪个不是穿上裤子就不认账。小奴家从十六岁就认识你了，这些年来，哪次你不是说这套言辞。你说小王爷会给你大笔的银子，这话我也信啊？当我还是小丫头，说什么信什么的。那是王爷啊，你连他家门朝哪边开多半都不知道，就知道吹牛。”——（哼，老娘苦了这些年了，身子下贱人可不蠢，你个穷鬼，跟你去边塞喝风，还要搭上我的积蓄，不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

王爷的银票是落入你的口袋还是我的荷包一会儿就知道了……)

男人赶紧严肃起来说：“不哄你的，我要说半句假话天雷打我。这次我为他跑了小半年，九死一生才跑回来报信，他要是敢赖账，我就把这些丑事都抖落出来，看谁怕谁。”——

(小看我？是，我过去只是小本的游商，那是没机会。小王爷怎么了，草原部落的可汗怎么了，我还不是一个一个都玩弄在指掌间！女人就是没见识，我的事说出来能吓死你！)

女人娇笑着说：“瞧把你能的，你这些年倒卖一路见闻，当军事情报，赚了几个钱，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吗？最好的那年，你也就够给我买个金镯子的，还是不镶宝石的素圈圈。

就你还能参与什么军国大事，远远地看见什么，就拿来跟我吹牛罢了。”——(这傻憨，看来快上钩了，只要他说出小王爷想知道的消息，自己今晚就算没白忙乎。跟这种男人浪费时间，简直就是浪费青春。不过王府的那个小厮人是真俊，日后或许能……)

男人受瘪有点儿恼，正声说道：“我是没大本事，但我对你这些年来可最是真心，哪年赚来的银钱不都是花在你身上了。什么叫远远看来的，上次我来，京王府收购边塞军情的那小

子说有个肥差给我，问我有没有胆子，事成之后，不管是草原的可汗还是京都的王爷都念我的好，今后走商可谓路路通。有这好事我能推吗？

我就知道官匪一家，草原部族连年滋扰商道，抢夺边境农户，朝廷只是象征性地捕风捉影，肯定两边有猫腻。这王府的王爷与草原的可汗双方指不定私下怎么商量的呢？

结果说来也怪，那小子让我随商队回去的时候，在路过大草甸子时，把一只布袋交给那里的牧民统领，其他就没什么了。”

女人疑惑地说：“就一只布袋？那里装了什么？布袋上可有什么文字或图案？”

男人摇摇头说：“他说不让我看那里边的东西，但我又不傻，等那人走后，我小心不坏了那蜡封，偷偷看里边的东西，结果发现只是普通的药材！我拿去药店一问，伙计说里边全是一种叫‘当归’的草药。布袋上只有一个字：‘布’。你说奇怪不？我当时怎么想也没能想明白这东西有啥用。”

女人皱眉思索并好奇追问：“那布袋就没点儿什么其它古怪了？”

男人说：“没了。布袋被麻绳系着口，并非很紧实。麻绳上有火漆封印，那封印正面是个圆形的‘吴’字，这我认识——丝路上有个小国，旗号就是这个字。火漆背后还有款方印，上边俩字我就不认得了。请教过路边算卦的写信先生，他说那两字念‘厚元’，想来印封火漆的主人姓吴名厚元。”

对了，那人让我向草原人索要‘五千’钱和一枚金珠作为酬劳。这五千钱要分别装在三个袋子里，单独算，不可搞混。第一袋装两千，第二袋装两千加金珠，第三袋装一千外加五谷。这些钱我要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交给王府管事，他们愿用双倍的中土钱换取这些草原钱。你算算这就是一万钱加上两枚金珠啊！”男人说得有些小激动。

女人觉得好笑，嘲讽道：“看把你厉害的，说半天就是个用了半年跑腿送货的，还说九死一生，真会吹牛皮。”

男人赶紧捂住女人的嘴巴，侧身靠近窗户，屏气静听街道上的声音。确认四下无人，继续说道：“你不知道，草原人没有马上给我那三袋报酬，而是让我先回到边关向中土守军报信，出卖他们草原人大本营的具体位置。我立刻就回绝了，我说，我是缺钱，但最讲信誉，绝对不会两边出卖军事情报。”

你想啊，我又不傻，这要说会出卖他们，还能有命走出来见你吗？”

女人好奇追问：“然后呢？”

男人说：“他们不但不给我说好的三袋子钱币，还威胁说，我要是不去出卖他们，我也就不用活着离开了。如果我去出卖了他们的位置，我不但能在边军拿到贩卖情报的赏金，再回来时，还能顺利拿到这三袋子钱。”

女人眼睛都睁大了，好奇地问：“那你就真干了？”

男人委屈地说：“刀就架在脖子上，换你有的选吗？他们派了一个人，也假扮成游商，一路跟着我。我去了边关军营，出卖了情报，他们非要我带路，到了地方才会给我赏钱。这些老爷们一个比一个吝啬。我就剩来回跑腿了，一个铜板都没看见。”

女人问：“那你就真的带路了？”

男人哭丧着脸说：“可不，我有的选吗？身边那家伙，我说错一句话，他就随时能杀了我，那些军爷哪个是好惹的。我又没撒谎，可汗的大帐也确实就在那里！我带着他们的前锋

一路沿路返回。”

“那找到蛮子大营了？”女人问。

男人说：“哪儿啊，那个一路押着我的家伙，就带着大军在草原外围兜圈子，耗了七个日夜，然后他突然走着走着就消失了。好在我够聪明，发现他是躲到了一个早就挖好的地洞里。他怕我声张，也就没搞出动静，还让我也进去藏好，等大军离去再爬出来。”

“然后呢？”女人好奇地追问。

“第二天一早，边军发现我俩没了，到处找，但没能发现这个地洞。之后军队又在原地转了半天，就离开了。那个家伙威胁我不能跟着他，可他们还欠我三袋子钱呢，我就远远地跟着他。然后我看见到处是死人死马，都是边军的尸体，死了好多人啊！是被乱箭射死的！我怕了，真怕了，不敢再跟着了，回头往边关走。”



到处是溃散后的边军和成队四处寻觅截杀的草原游骑兵。那半个多月我活得比老鼠都不如，靠和秃鹫抢食吃才走出千里戈壁。”男人追忆着过往，一脸惊魂未定的表情。

女人蹭地一下从男人怀里坐了起来，气鼓鼓地说：“好啊，你原来又是在忽悠老娘我，你这大半年横着屁嘛都没捞着，还吹牛赚到钱了、能给我赎身了。我怎么就瞎了心信了你呢？”

男人赶紧安抚女人说：“翠柳啊，翠柳，我真没骗你，我是两手空空地跑了回来，但回来后我就去见了王府买情报的那个哥们，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而且，在回来的路上，我还捡到了一个宝贝。那宝贝老值钱了！”

女人狐疑地盯着他看，眯起眼睛问：“什么宝贝？你要再敢骗我，往后再也别想碰我身子。”

男人小声地说：“边军的统帅就是王府的大公子，我回来的路上，捡到了他的铠甲和私章。他一准是在乱军中，死了。这遗物我送回了王府，还带回了戈壁亲眼所见的消息。王府答应我出殡后给我重金谢礼，而且那万金的酬劳也少不了我的。”

女人盯着男人说：“你个杀千刀的，你知道你捅了多大的一个娄子吗？这穿针引线的祸水桩桩件件哪个你能说得清楚？这万一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日后你我可还有安生活命的机会！这银两我们就算拿了，可有命走出这四九城？”——（终于说到重点了，今晚的赏金能否拿到就看这回了！）

男人自傲地说：“女人家家的懂什么，我哪有那么傻！这事怎敢胡乱说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仅此而已。至于王府那边，你不要怕，我放出狠话说，我把事情过程都写成了密信，如果我半个月后没能去撤销密信，自然会有阵亡将士的家人会持信击鼓喊冤。”[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女人眯眼看着男人，突然格格地笑了，捶打着男人说：“你也就哄骗那些憨子，你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还写密信？自己的名字我看你都是写不全的。你编这鬼话我都不信，他们能信了去？”

男人严肃地说：“我真的准备了检举的密信，并藏了起来。只是没个真可信之人交托。那帮我写信的穷书生，是我回京路上遇到的，同行了几百里山路，也算对他了解。”

“你不怕他日后与谁说出此事？”女人紧张地问道。



“写完信，第二天在山路上我下绊子，他摔入谷中了。那山谷极深，就算不死也爬不上来的。”男人奸笑着说。

女人说：“你也不怕遭报应！那信可是你我护体救命的神符，要是你哪天出了事，我上哪儿取信给你伸冤报仇啊。”——

（快说吧，说完现世报就来了。你个狠心坏良心的，也别怪我无情。）

男人拉着女人的小手，柔情地说：“柳啊，你真好，真心地疼哥哥。这世上也就你念着我了，我今后一定不会亏待了你。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一半。今后我们……”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女人一个热吻堵上了他的嘴，重新投入怀中，娇羞地说：“别说那些山盟海誓的，我不信。只要你真心待我，什么事都不欺瞒我，我也就知足了。一个女人把一辈子托付给个汉子，还能图什么，不就是个真心换真心吗？”

## 第 142 章 都过去了

一院子的人各怀鬼胎，大朗聆听着每个人的话语和心声，是又好气又好笑。

连续切换了数个人生场景，他不太确定哪个是梦，哪个是真实，仿佛自己在中途惊醒过，又仿佛没有。依稀记得自己好像是别离了父母随道长入山修行，又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赌气出征塞外，可记忆在此处很是混乱：明明记得自己大获全胜，被军民爱戴，可深夜遇袭胸口中刀，葬身火海；又记得军队溃败，四散奔逃，骄阳烈日下被狼群围攻……那在异族沦为歌舞伎的场景和此刻的场景，是否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呢？

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哪个我才是我？哪个又仅仅是一场梦呢？院子里的那个弟弟是自己的弟弟吗？是，好像又不是。被他们设计害死的是自己吗？是，又好像不是！混乱的多重时空线，各种相互矛盾又彼此统一的平行故事线，让大朗很是困惑：我此刻是谁？我应该记恨这为千金之利害死自己与五千儿郎的情报贩子，还是记恨那为争夺家产名头设下连环计的弟弟呢？

好像应该此刻有情绪的，但却没有，很平静地看着这一院子的人在那里，各自谋划着自己没有未来的未来。情报贩子一旦说出隐藏揭发密信的所在就肯定会死，那叫翠柳的女人真觉得自己能带着这些惊天秘密活到天亮吗？二弟的这些手下，哪个又不是听到了不该听的、看到了不该看的呢？这个二弟，各种图谋，各种算计，手上不知有多少冤魂人命，可等我梦醒时分，你和整个京城、王府与这些世人，不同样也会化作乌有吗？



随着思绪，周边的场景慢慢地开始雾化，自己好像在不断地抬升——房屋、院落、街道、城镇、郊野在缩小在虚化。震颤摇晃的感觉席卷全身，耳畔仿佛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大朗，大朗，你醒醒啊，你醒醒啊。”这声音好熟悉，是谁在召唤我？

雁山脚下状元府内，后院正屋旁的主卧里，一个美娇娘在摇晃着自己的男人。

起初她以为自家老爷连夜惊梦，乏了，贪睡补觉，可这都到了午饭时分，请来给老爷看病请脉的郎中在华堂已经等了许久，可怎么也叫不醒他。这着实让娇娘心焦。通房丫鬟此刻看见老爷悠悠转醒，咋呼着说：“醒了！醒了！我去端擦脸水。”然后跑去外屋。

娇娘呼出一口长气，叹道：“老爷你可吓死我了！这都晌午了，怎么也叫不醒你，田郎中在华庭已经等了有会子了。您不是说今天还要和镇上李家的二郎去观荷做诗吗？”



通房大丫鬟端着温水回到卧室，又麻利地为老爷准备出门见人的衣服。大朗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屋里的一切、身边两个忙

活着的女人，和水盆中自己倒影的中年面孔。心中泛起嘀咕：这是梦还是现实呢？被掳到草原当歌舞伎的那个自己后来怎样了呢？此刻在京城中，自己的老父亲、二弟、王妃娘亲，各自又都在干什么呢？上次见到二弟，还是新年家宴上，双方都很亲密客套……

自己放弃了所有，来到这田园山野当个文人，与笔墨诗词为伴，懒得过问家事、国事、天下事，有人说我这是避世，有人说我这是真逍遥。唉。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突然想起这首曾激荡过自己的词。只叹人不再少年，卫皇权黄沙埋白骨。鸠鹊间孰是孰又非，熙熙攘攘从未休，大梦醒来尽皆空。只叹曾经热血谋名利，城头变幻大王旗。不忍看，朋辈成新鬼。不愿看，世间众丑态。

大朗抬头望向窗外蓝天，一声长叹，抱过身边美人，轻声说：“没事的，没事的，我醒了。你看没事了，都过去了。我们

起床出去走走吧，我觉得我不用看郎中了。这心病梦魇都是种种欲求不甘所生，当下我再无所惧，也就不会再被梦魇所拘。”

## 天无百日晴

日出月落，花开雪融，燕子飞来又飞去，不觉美娇娘也是俩娃的妈了，一双儿女一晃已经开始跟着爹爹学文习礼。

这一年的春来得早而且很暖和，但在多年后村里的老人都不愿提起这一年，哪怕想想都会愁得叹息：田里的春苗刚绿了山野，铺天盖地的蝗虫就席卷过大地。蝗虫刚过，大批的难民就蜂拥而至，很多人已经徒步半月有余，灾民走过的地方连树皮草根都没留下。那一年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卖儿卖女，打家劫舍，抢大户，路边、溪边、田头、山岭到处都是皮包骨的遗体。

京城怕流民冲击，又有地方抢官仓而大暴动，城外设立了多个粥棚，但四城紧闭不让流民进城。因为时值六月，水源被尸体污染，瘟疫四起。民怨鼎沸下，雁山脚下的状元府也未能幸免：

起初大朗竭尽全力地周济路过的难民，人们知道了这有吃食，结果越聚越多，流寇闻讯而来，煽动饥民洗劫了府邸。混乱中大朗长子为保护妹妹被砍伤，三天后在逃难的路上不治而亡。大朗带着闺女和娇娘与大丫鬟，继续仓皇逃向京城，想要入城避难。但在城门外十里亭处就被军队驱散了，自己出示的王爷玉牌还被兵痞抢了去。混乱中大丫鬟失踪，大朗被打得满脸血。

三天磅礴大雨，就好像上苍要洗刷这浑浊的世间。在破庙里避雨的一家三口，遭遇到来避雨的匪帮侵扰，匪帮用小女儿性命做要挟，玷污了娇娘的身子。第二天娇娘说了许多，叮咛了许多，然后一个人冲入雨中。大朗抱着小女儿追出去找，可到天黑也没能找到她。小女儿淋雨开始发热，但这年月哪里还能找到郎中啊。大朗想要自己找草药，可山上田间的草药，能吃的都被吃光了。

雨停后，天很蓝，到处是泥泞的大小水洼，蜻蜓在四周飞舞，水洼里的水映照出蓝天的蓝。大朗坐在一块大石上，人木然而恍惚。手里的孩子在天亮前睡了过去。孩子最后问：“妈妈呢？哥哥呢？我想回家，我好冷，我好冷。我想我该回家

了。”

大朗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状元府的。他走过狼藉的庭院，穿过层层门廊，那些门都被暴民损毁，窗棂破碎，一地瓦砾。他抱着女儿走回卧室，回到床上，把女儿放好。又出门去找了些破碎的木材回屋，点燃篝火。他嘴里念叨着：“娃儿，娃儿，爹爹给你点火，有了火就不冷了，就不冷了。”

火烧了两天一夜，整个状元府化为焦土。从那以后没有谁再见过“状元郎”。村上的老人说，后来常有个疯女人会在状元府的焦土那儿各种哭喊，但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说什么。说的是什么又重要吗？那一年所有人都“疯”了，整个世道都疯了。



修真



“醒啦。怎么样？活明白了吗？”

世子凝视着眼前人和四周的场景：

这是一处山洞，自己坐在桌前，手里拿着筷子，面前有一盘吃了一半的清蒸鱼。一个男人正在和自己说话，那声音感觉好远，就好像澡堂里的回音。

我在哪儿？我是谁？这是哪里？最后的记忆，好像是满天的大火和砸倒下来的房梁。

世子流下了两行热泪，嘴里呢喃着：“无用，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以为我看破了，我以为只要离朝廷王府远远的，就能活个逍遥得个自在。可是娃儿们没了，娇娘也没了。都没了，都没了。”

对面的男人玩味地看着世子说：“人合师弟啊，可曾有过？你太当真了。这家国天下不过是你我的道场，一旦你太用力，那一定会受伤的。”

世子疑惑地看着对面的男人，问：“你叫我什么？人合？人合是谁？我又是谁？你又是谁？不当真，什么是真？你倒告诉告诉我什么是真？我只想找回我的娇娘、我的一双儿女，

这要求过分吗？过分吗？我做错了什么？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告诉我，告诉我！”

对面的男人说：“我是你的大师兄天下。十五年前你被师父带上了山，是我的二师弟，道号‘人合’。今年你已达觉悟小成，有资格吃这林夕丹了。至于吃完林夕丹后，你放不放得下、想不想得明白就是你自己的功课了。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种种过往，了知所是所成所阻所碍，但又有几个真正承担得起这些记忆呢？还是凡人好啊！一辈子就是一辈子，简单清爽。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把剩下半条鱼吃了，你先睡会儿缓缓吧。我还要去找寻两味草药。你倦了就在这张床上睡吧。有什么我们明早再聊。快吃吧，这鱼凉了就不好吃了。”

人合下意识地夹起鱼肉送入口中，可谓食不知味，他的心思与念头还都在之前经历的种种记忆里。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父母、妻儿、弟弟、生死、王府、边塞、大漠、草原、五千将士、身边跟随照顾自己的随从……随从，我怎么记得他好像也在这桌边和我一起吃鱼？我怎么记得我几天前刚上山？可桌边没有他的身影……大师兄说我上山已

经十五年了！这还是梦？或那是梦？哪个是梦？

吃鱼，吞咽，吃鱼，吞咽，思绪翻涌，人合机械地重复着手上的动作。突然有一种很奇特的眩晕席卷而来，他只觉得自己身子一空，人整个跌入无尽深渊。说是跌入好像又不准确，因为自己明显没有感觉到体位的改变，只是四周参照物在快速地刷新着：

一开始是从下往上，然后是从远到近，最后一切都快速地远离自己。自己好像在不断缩小，小到看周边的一切都无比模糊，如坠云雾，穷尽目力也只能看到巨大的轮廓犹如远山。就在眯眼极力张望时，那些东西又开始快速放大，放大到极限后又开始缩小，那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在无限的膨胀，看什么都小如芥子微粒。

世界最后彻底模糊成了光雾海洋，而自己成了这光海中的一尾游鱼，好奇地游移在这光海中。不时可以看到有其它游鱼的模糊身影，有的很巨大，有的很遥远，有的则比较小。

这是哪里？人合好奇地张望四周，想要靠近某个大鱼，却怎么也游不到，一个个轮廓身影好像都是虚影，但又都无比真实。在游弋的过程中，他发现这光海中有不同的洋流水层，

虽然看似都是同样的虚空，但虚空中有着不同密度、压力、亮度、流速和方向的暗流，这些暗流犹如长长首尾没有尽头的飘带，相互套叠着，相互平行着，相互交错着，构成了一个无比庞大复杂的交通网和矩阵空间体系。

在这矩阵空间体系里，有一条明显的主线，那是由无数小支线构成的大方向。而其旁边还有无数的平行线，这些平行线构成了去往不同方向的支流：有的可以把自己带入明亮的领域，有些则直达昏暗无边的深渊，有些在多重力量的挤压下，形成永远原地打转的涡流，有些涡流随着时间会慢慢消散。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些种种相互平行又彼此交织的纹路，各有不同的“势”力：在其中有些很平缓，有些甚至是凝滞的，有些则力道无穷推着你向前狂奔，有些则构成湍急的逆流，如果你不能拼尽全力，就只会被它带着冲入深渊。



人合观瞧着这能量流构成的明暗矩阵，既兴奋又好奇，既胆怯又渴望。他下意识地主动靠近身边一条较为明亮的飘带，尝试融入进去——他不敢靠近那些犹如金色日光般的高能飘带，怕自己被溶解掉，也下意识地抵触那些混乱昏暗的污浊飘带。

当靠近那光带时，一股扯拽力被感觉到，然后眼前一花，突然意识中一个声音在呐喊：“娇娘，娇娘，你们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我不要一个人苟且于世！”

“大朗，大朗，”有人在轻摇自己的身子，感觉自己躺在温暖而柔软的床上，闻见熟悉的安魂香气息。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在耳畔：“大朗，醒醒。”

肉身开始自检，内脏上线，呼吸、心跳、肠胃、膀胱完成自

检，感觉憋了一大泡尿；肢体自检要慢一些，逐渐感觉到手脚四肢，指尖被充盈，但手指还一时动不了。眼睛、舌头上线，口很干，犹如宿醉后的感觉，眼皮很沉重，一时睁不开，但自己却明确地知道，场景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在自己的身边，一个站在不远处。在房间外的天井空场里，有小孩子嬉戏追逐的吵闹声。两只燕子，先后低飞过房檐。天色昏暗，但时间已经是中午，雷雨云压得很低，远方不时传来轰隆隆的闷雷，但看不到闪电的光亮照亮窗棂。

大朗慢慢地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一个老婆婆的臂窝里。这人是谁？仔细看好好像认识又不认识，不是自己的妈妈，王妃。可她呼唤自己的音调好熟悉。只听那老婆婆说：“郎中已经在华堂中等了一盏茶功夫了。老爷，叫玉娘帮你洗漱穿衣吧。今天你不是说还要和镇上李家的二郎去观荷做诗吗？”大朗一脸困惑，看着四周的场景，那场景既熟悉又陌生：雕花大床，彩绘的房梁，窗棂的画格和自己记忆中的卧室一模一样，但墙上的书画、房间内的陈设，与站在屋里手捧水瓶的侍女却又很不同。那侍女不是自己熟悉的玉儿姑娘，而是一个鬓发斑白的老女人。

这时，听到一阵孩童奔跑的声音，一个小女孩气呼呼地跑进卧室，一进屋就高声地喊：“姥姥，姥姥，哥哥他又欺负我！他的陀螺都玩半天了，就是不肯给我玩！玉姨，玉姨您跟我去说说他吧，他一点儿都不让着我！”

拿着水盆的玉姨说：“你不是也有一个小陀螺吗？干嘛不玩那个呢？”

小姑娘嘟嘟着嘴说：“我的那个小，没他的好看威风。我就要他那个嘛，我就要他玩的那个！”

床上的老婆婆说：“你哥哥随你大舅回来一趟不容易，你见不到他，就天天地念着想着，怎么见面了，没半天就耍脾气呢？这样以后可是要嫁不出去的哟。”

小姑娘气嘟嘟地说：“谁要嫁人了，嫁人哪里好。妈妈说爸爸去边疆立功，这都几年没回来了，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就留妈妈一人守着我过。我倒更愿门房的张伯伯是我爹爹，他每天都陪我玩的。姥姥你是不知道，我妈经常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呢。”

床上的女人叹了口气说：“这些男人啊，为了功名杀来打去

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

大朗凝视着小姑娘，那模样与自己记忆里的小女儿真的很像。不觉一阵恍惚，想起雨夜里自己抱着那逐渐褪去温度的小身子，无声的干嚎……

小姑娘看告状无果，退出里屋，站在外屋，突然大声对着门口说：“好的姥姥，我们换着陀螺玩，我把我的借给哥哥玩，我玩他的那个！”然后就兴冲冲地跑了出去。

大朗一脑门子问号，侧头试探着叫：“娇娘，娇娘，是你吗？”床上的老婆婆笑着说：“不是我还能是谁？你个老不正经的，又在惦记谁家的黄花大闺女。”

大朗用手揉揉自己的眼睛，又用力捏捏自己的鼻子，感觉无比真切，不是在做梦。于是疑惑地问：“我睡了多久？今天是？”

娇娘说：“你昨晚吃完晚饭就说乏累，这不一觉睡到了晌午，林郎中每周来请脉，在华堂都等你许久了呢。今天是初七啊！”

大朗追问：“今年年号是什么？”



## 第143章 修真

**人合梦入大朗乡，娇娘已是老珠黄。**

**稚童堂前欢声戏，且问今朝是何朝。**

(zhao1) (chao2)

大朗起身下床，走到铜镜前，看着自己老迈的身形，斑白的头发，不再俊朗的面庞，叹息道：“老了，真是老了，人也贪睡了。昨夜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你们都先后离我而去，一切都付之一炬。”

娇娘也随着走下床，来到老爷身后，看着镜子里俩人的身影说：“大朗不老，还精壮着呢。我们不都好好的就在这里！梦里的东西怎的可信，那都是反梦。你一定是又记起了早年间的那场动荡，好在我们住在这山沟沟里，没被波及。那年你家的王府被反军洗劫，老王爷和二弟拼死殉国，老夫人、三夫人、小王妃自缢殉夫，王府被焚毁。定然是那件陈年老事，又被你梦到了。”

大朗，今天大年初七，就别想那些过往了。你看当下儿孙满堂的多好。洗漱一下，郎中还在华堂候着呢。”

八天后.....

正月十五月圆夜，家家户户挂花灯，状元府早就改成了王府——自打老王爷一门忠烈殉国后，往年的状元郎被迫世袭了那铁帽子王，当了本朝最懒散的王爷。他不问朝政，不管军队，偏好作画写诗，这闲散王爷倒是让而立之年的皇上很欢喜——朝堂上少了个掣肘又无法剔除的政治势力。

华灯初上，家家户户点燃彩灯，街道上喧闹了起来，可王府今天却挂出了白灯笼。路人侧目议论，只听大院内和尚念经，道士祈福，府门紧闭，白绸悬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内堂里，玉儿掉着眼泪努力安抚着主家夫人，一双儿女带着孙儿孙女在灵堂守孝。儿媳在儿子耳边轻声念叨着如何进京报丧，如何接替王位，如何规划王府房屋使用，如何支配库银，如何防着小妹争夺家财.....絮叨得孝子烦了，低声叱喝于她，她委屈地起身愤然而去。

内屋里，老太太呢喃念叨着说：“我以为他今天又是贪睡，昨晚还好好好的，说着今晚带孙儿们去看灯，谁知怎么也叫不醒他了。这个挨千刀没良心的，说好的他要先送我走的。这个没良心的，这个没良心的，走就走吧.....一句招呼也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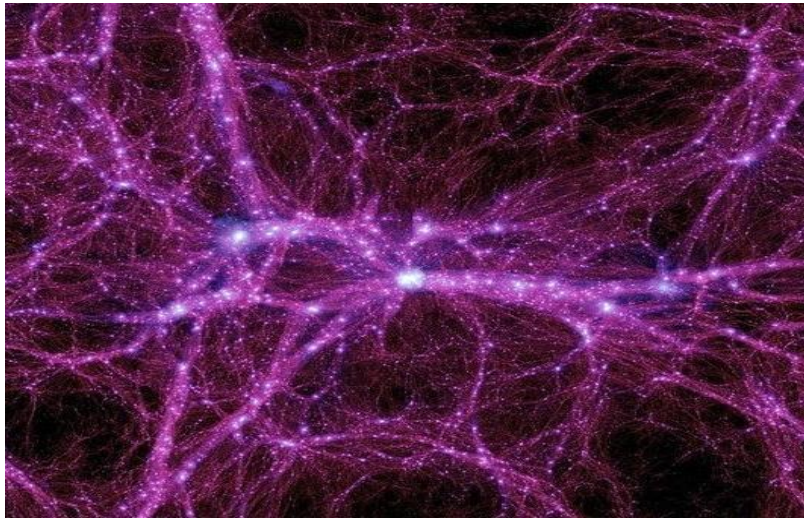
连句道别的话也没留下……”

虚化的人合此刻在灵堂外的小跨院里，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女婿——俩人在算计。这个女婿是个很有野心的，女儿也是欣赏他上进的品性和不服输的性格才跟了他。婚后小伙也真是拼，多年在边关，从一个都尉已经做到了副统领。很难说有多少是他的才干，有多少是大家给王爷的面子。记忆里他对自己一向是很恭谦有礼的，但他与长子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说不上不睦，但两个男人间暗自较劲。

儿媳是阁老的次女，是个多事又很有性格的，从小习惯了大宅门里女人间的种种是非计较，加上其母与主母争宠多年，她的童年过得很是艰辛。大朗与娇娘本想着她嫁入王府成为小王妃后，应当心满意足，可这些年来家里的种种是非背后都有她的身影。

作为大朗的魂体，人合看着一院人等各有心思，不禁叹息。自己尸骨未凉，一家人已经各有算计。明月当空，可宅院里暗流涌动。人合很想去安慰在悲痛中的爱妻与玉儿，可眼前的景物快速地雾化，然后消散如烟尘。自己突然又再次置身于虚无空间之内，眼前是由无数光带光丝构成的命运洪流矩

阵体系——自己刚从一条较为明亮的支流中被淡出。



一生往事历历在目，生生往事交错纷杂。看着父母、爱人、孩子，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自己在其间生生死死地进进出出，不觉得有些好笑：世间我非真我，世间你非真你，世间事往往复复，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世间人来来去去计较着得失利益，可梦醒时皆两手空空……

“师弟，师弟，你发什么呆啊？怎么不动筷子了？这鱼凉了就不好吃了，这炖鱼的蘑菇只有趁热吃才没那苦味儿。”

有个什么声音飘荡在虚空中，好像是画外音，找不到源头，自己仿佛好像还有一个肉身在某处，自己能明显地感知到他的存在，但一时无法聚焦定位过去，只觉得他举着筷子在发呆，嘴巴里还有没有咽下的食物，一切好像被定格在了某一

帧中。那个自己，下意识地又夹起一筷子鱼肉，送入口中。

瞬间人合只看见自己所处的虚空某处，突然鼓荡起来，一个透明的能量泡快速地在里面变大，然后砰然爆裂开，一股能量脉冲波朝四面八方迅猛激荡扩散，转瞬就来到自己眼前。

自己就好像是狂风中的落叶，被那能量波所裹挟，不自主地随之旋舞。紧接着那激荡开的能量波开始急速收缩，把自己快速地牵引到那鼓荡开始的地方。眼前一花，万物都仿佛形成了旋涡，自己被那旋涡卷入一个明亮的光洞。

天旋地转后，人合尝试着稳固自己的感知力，尝试观察四周的情况，但周围太亮了，明晃晃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 仙界



“发什么呆啊！赶紧的，我们这已经迟了，去晚了又要看人

家脸色了。上次就是你掉链子，忙活半天，屁嘛没捞到！你说说你，什么时候能把这爱发呆的臭毛病改掉啊！”

人合感到自己被谁拖拽着往前飘，速度很快，但并不感到有劲风扑面。那人语音粗重，身型魁梧，边赶路边在那里朝自己絮叨着，那声音一听就是个莽撞汉子。

人合疑惑地问：“你是……？我是……？这里是……？”

那个拽着自己在狂奔的“黑熊”，头也不回地说：“二师叔啊，好歹您也成仙五百年了，怎么还总是这样健忘啊！您这毛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真是服了您啦，动不动走个神就变白痴了。真不知道您这资质是怎么练成金丹、阳神出窍、羽化登仙的。要不是这鬼地方就你一个熟人，我是真不惜带您老出来办事。”

“这是‘鬼都’？”人合疑惑地问。

“二师叔啊，您不能每次都失忆得这么彻底吧！您这么玩，你我什么时候才能登天梯啊？”黑大汉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的沮丧。

他伸手入怀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交给人合，就在人合去接东西

的时候，他用了巧劲儿顺手一带人合的手腕，人合顺着惯力加速度就是一个踉跄。他快速一把抓住人合道袍的腰带，像是提着个小鸡崽一样，快步狂奔。

人合到现在也没能搞明白状况，只见地面都是云雾，四周也只有天空，自己这是在腾云驾雾啊！虽然当下被人这样提溜着委实难看，但让自己在这云海上狂奔还真没那个胆量！自己这到底是又掉哪个坑里、在做什么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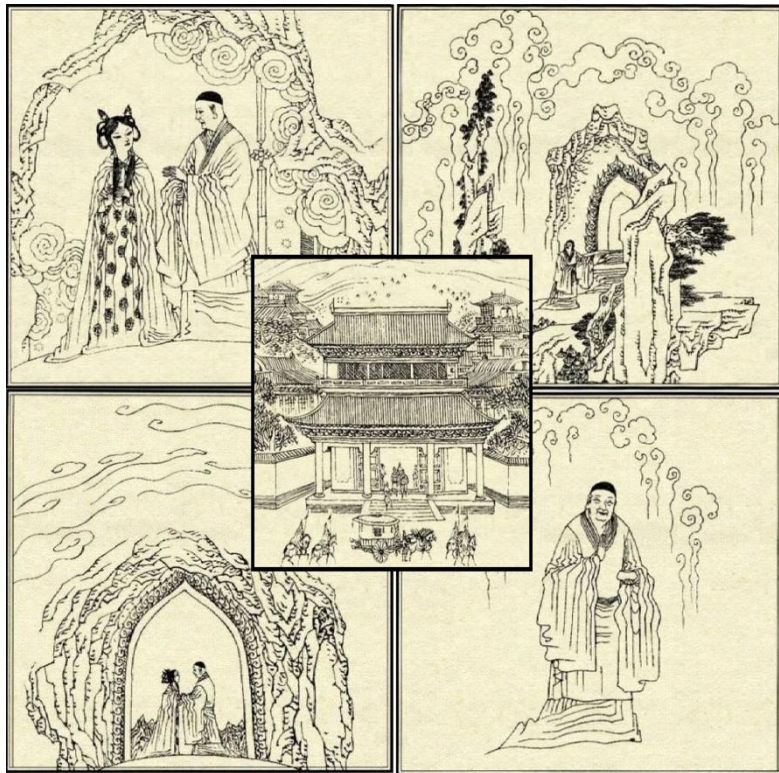
想起手上刚拿过来的东西，定睛一看，是个小册子，上边的字迹很熟悉，落款是：人合著《备忘录》。

细雨社www.xiyushe.org

开篇如下：

自打羽化登仙后，鉴于自己常有失忆症发作，故写下此备忘录，好提醒自己过往之事。以下记载可能匪夷所思但句句如实，当你又看到此卷时，证明失忆又发生了。不要紧，过往种种重要事都在此卷中。希望日后有重要事，继续记录，以便日后再次发失忆时，好用来追忆往事提要。

小册子并不厚，人合很快看完了全部，但也因此陷入了沉思……



事情可分三段：

## 牵挂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自己状元及第，却隐退山林，在雁山脚下听牧歌松涛，与美人为伴。但逢灾年十室九空，暴民灾民混杂，林间路头多有饥寒而亡之人，自己散尽家财也杯水车薪，内心苦闷不已。于是觉人间八苦，种种无常，到头来将相王侯、贩夫走卒皆是白骨，人生何趣？

随即拜别家眷，遁入空门求问高僧、大德、名士、得道的神仙：人生何趣？人生何意？所得答案林林总总，各自不一，甚至相互矛盾。最后在金顶观后山得遇采药的天师，被引荐



入师门，成为其师传座下的二弟子，道号“人合”。住在翠帘洞中修行，参悟天机奥义。

师父说：“不同法门各有裨益，但从各门登阶而上，所见风景各异，各家所言非虚，但各执一词所偏不同。若你想亲证本真，需自己去经历；仅凭道听途说，是很难成就金刚不移的；而彷徨会摧毁自信，无自信者无以言诚，亦不得三立之基。

每个人都需要透过践行觉知，观世间种种变化之妙，了悟幻海沉浮之用意所在。不管谁说的什么，都只是这万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一个面向，是事实，但绝无法囊括全然。所以我们可以说出什么不是，却很难说出什么‘是’，因为‘是’本身没有确定性，却有区间性。当你用确定性去认知与阐述这世间无尽变化时，你就已经陷入了所偏之执。所以你要去亲自探索与发现属于你的全然。”

大朗拜师后改名“人合”，依照“止息观定”得见“明辉之性”。后食林夕丹，窥见自己种种平行历经，了知世间诸相皆是虚妄，淡然惨笑言：释迦说八苦，果然骗得我好苦。种种在意，今日看来皆是笑话。我要成就金丹，阳神羽化，登

天成仙，不再受轮回往复之苦。立誓立志后，人合入翠帘洞闭关修行，从此不问世事变迁，不理日月交替。

五年后就在他第三次尝试凝炼金丹紧要关头，翠帘洞外接连三日传来女人呼喊、哭啼之声。那声音太也熟悉，是娇娘和玉儿。

娇娘本初看自己老爷因时局大变，心生悲悯，郁郁寡欢而非常担心。后来老爷经常出门游历，走访丛林遍访大德，有时苦闷有时欢喜，不过人总算是开朗了许多，虽然数月回家一次，夫妻感情倒也融洽。就连老爷说要去金顶观修仙，娇娘也是支持的，本想和过往一样，月余时日也就归家了。可没成想，数月后等来的是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不得真知誓不归俗。

玉儿劝娇娘说：“老爷自幼好学，一向无争随和，遭逢变故乱了信念，一时兴趣所致，四处寻那心安，但毕竟金枝玉叶，哪受得住寡淡苦冷之地的粗茶淡饭，日子久了自然思家。我们若当下苦谏其归家，难免他人回来了，心却留在那边，日后反多是非羁绊。不如等等，他耐不住苦闷也就归了。”

又过两年，随老爷入山的小六子独自回来，说老爷入了金顶

观的后山翠帘洞闭关，誓言不悟不出。并又带回一封家书，乃是休书。信中言简意赅：“吾欲寻真，不得不归，得亦不归，红尘种种，各安天命。”

这下俩女人慌了，带着一双年幼儿女就去寻夫。到了金顶观上，道长云游不在山中，天师闭关中，人合闭关中，地上去督建另一处道观了，不知何时能归。观众都知道翠帘洞，可谁也不知那地方具体在哪里。只说那是门中禁地，门人不得道长首肯是不可前往窥探滋扰的。

娇娘和玉儿在金顶住了两天，软磨硬泡也不得见到自己老爷，只好回家。消停了俩月后带着小六子重新来金顶观寻夫。这次由小六子带路直奔后山，可小六子也不知翠帘洞的准确位置：后山很是古怪，看着就那几处山头山坳，可一旦走进去，人就犯迷糊，犹如鬼打墙般找不到北。几次三番都是无功而返。

两年间多次的后山寻夫，让娇娘慢慢地摸清了后山的地势路径。此次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神明相助，终于找到了这个翠帘洞。可惜山门紧闭，呼喊无应，气得在门口哭诉自己的委屈与不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又说孩子想爹，又说责任

义务，反正就是耗上不走了。

人合现身与夫人相见，他说：

“你我夫妻何止十载，几世轮回生生死死又何止百年。儿郎闺女各有天命，此生此世有我不多，无我反倒是少触发许多无妄的灾殃。我现在已有小成，只是心中挂念不散，故难入大定，难平四象而合阴阳。今日你既寻得此处，想来也是天命使然，借此让我能彻底斩断放下。有朝一日，若我能有所达成，定然效仿释迦，归乡渡化妻儿，居家成仙飞升，不再受这世间纷乱。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我意已决，无需再劝，你们归家好生生活，若想再嫁我也毫无异议。日后不要再来寻我，这只会坏我道心，乱我神智，拖延我寻真觅道之脚步。”

说完后，行道家礼，一句无量天尊，转身回入洞中，随后大门紧闭。

两个女人在山门外又哭闹了多半天，入夜才肯离去。

“疯了，他魔怔了，他迷失自我了。”

洞门内的人合，背靠着紧闭的洞门，早已泪流满面。

他在禅定中看见了很多过往事、未来事，和种种其它正在同时发生的可能。他知道，如果自己此刻和娇娘回去，那在明年就有极大可能会触发自己最无法接受、不想再经历一次的浩劫。他不想也无法面对娇娘、玉儿与孩子们先后死于看似无常的灾殃。但他不能说，不能说，一旦道破天机，改变了当前命途运势的走向，那后续就会陷入不可控的境地，一切只会更糟。他知道大势，而自己此刻犹如潮流中逆流之鱼，渴望靠一己之力回到源头，洞见可化解无解灾祸的究竟法。而此时此刻自己已经离这一目标只差临门一脚。

可是每每自己冲击瓶颈，想要借由大定而入大光明境，都会在最后紧要关头，感应到娇娘和孩子们声声呼唤。一分心一回首，意念就溃散了，自己被无形的一层透明薄膜弹出视觉的境界，重新感觉到肉身的心跳、呼吸与坐麻了的腰腿。

## 错过

山中无岁月，当人合终于达成阴神出体时，他迫不及待地首先瞬移回到了雁山脚下。人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山中修行了多久，感觉至少两年是有的了。

原本的小镇已经彻底荒废，状元府变成了一片瓦砾，到处残

垣断壁，有大火焚烧过的痕迹。

人合心中一惊，暗想：“不该啊，我的离开应该可以避免触发这条故事线的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合四处寻找一番，找不到头绪，决定回京城的老王府看看情况。心念所指身形所至——

王府气派依旧，进进出出人丁兴旺。人合来到老王爷的主院，看见侍从仆役各自忙碌，没看见父王，又找二弟、王妃，也都不在。奇怪了，王府换主人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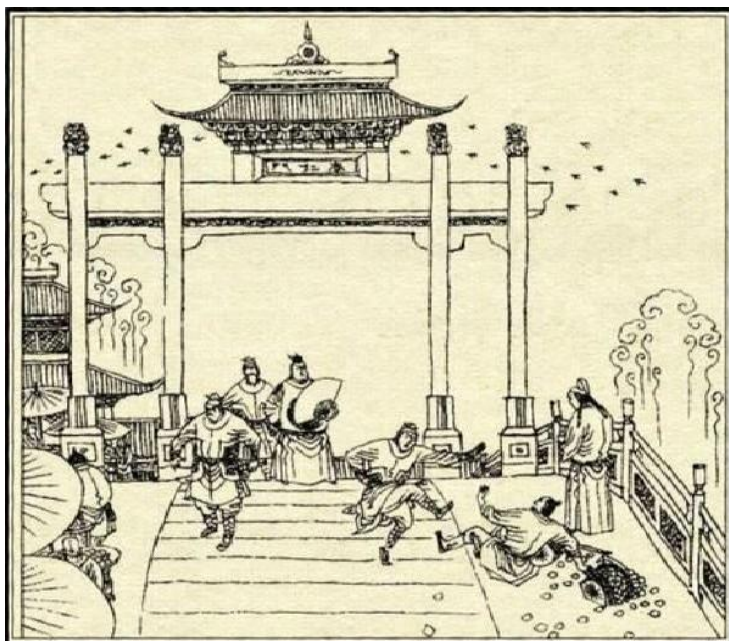
人合按照记忆来到祭祖供养牌位的感恩堂，只见供桌上的牌位新增了几个：老王爷、二弟、王妃、弟媳、自己、娇娘都已作古！难道世间已过百年？那谁捣毁焚烧了雁山脚下的状

元府呢？自己的一双儿女又怎样了呢？难不成也已是古稀之人？

想到此处，突感不远处有牵引之力，那感觉就好像突然想起童年家乡某处巷弄里的菜香。不由得身形一晃，自己出现在了京都一处闹市街头。

人合正思量发生了什么，只见街口处有人吵闹：几个家丁正在逞凶欺负百姓，一个富态得有些过分的大人物，手持折扇逍遥信步，笑吟吟地看着手下人耀武扬威。

人合认得那人身上衣服所绣的图腾，正是自家王府的标志——王爷身份的象征。此人与自己有七分相似，难不成是二弟之子？



人合聚精会神朝那人看去，眼前景物瞬间无比清晰：此人在唇边有一朱红色的瘡子！人合一惊，想起长子降生后，产婆抱出给自己道喜时，自己也是第一眼看到了这一点朱砂红的瘡子，在小脸蛋上的嘴角旁。所以给他起名为“亦豆”。

人合不禁皱眉，先是惊讶自己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看来自己在山里至少渡过了尘世三十年的时间。他怎么当上的王爷？自己的女儿呢，现在何方？玉儿呢，她还活着吗？状元府为何变成的焦土废墟？他现在怎养成这般跋扈的习性？在京都之地如此胡闹，没人约束他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144章 无、悔

人合阴神出体归乡寻亲，方知物是人非时光荏苒，恩堂上故人皆已作古，闹市中逆子招摇行凶。

人合上前斥责混儿怎可欺凌乡里，可那痴人浑然不觉，充耳不闻。人合气恼，想用手边物件砸他，可自己身影手指穿透物品，什么也无法移动。

盛怒下的人合贴近儿子咆哮，只见“亦豆”走路突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骂骂咧咧地看向地面那不起眼的砖缝，然后再想走路，发现自己刚才崴了脚，一走一痛，扫兴下让恶仆们搀扶自己回府。临走还让人把那绊到自己的青石地砖捣碎。

人合醒悟：自己当下是阴神出体，阴魂可观见世间风景人物，了知他人思想法，却无法真正地与世人沟通，更无法影响世间进程。他很想知道小女儿和玉儿的下落，可那逆子脑子里就是一锅浆糊，什么也择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先瞬移返回肉身。

人合匆忙起身，从翠帘洞中出来，用了几天返回京城，直接

回府登门教儿子做人。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连王府的大门都进不去，还被守门的一顿嘲讽，说自己骗人也不照照镜子、做好功课，谁不知老王爷与小王爷都已经殉国，而那个状元嫡长子早年间隐居雁山，后来痴狂疯了死于山里，只留下家中孤儿寡母度日。

十年前，四野八荒都在闹大灾，圣上与朝廷六部南下体察民情。暴民冲破城防，老王爷率子死卫京城全都战死，府中女眷忠贞自戕以报皇恩。流民之灾平息后，只有王府长孙一人幸存，还成为了乞丐。当今圣上念他满门忠烈，赐其继续世袭王爵，念他生于雁山，长于草野，流于民间，不懂朝廷礼仪，加恩丹书铁券，无需上朝，非死罪不咎其过。

人合再三表明自己身份都是无用，还差点儿被乱棍打伤。于是在王府门口决定蹲点，等着这个逆子出门，然后好好教训他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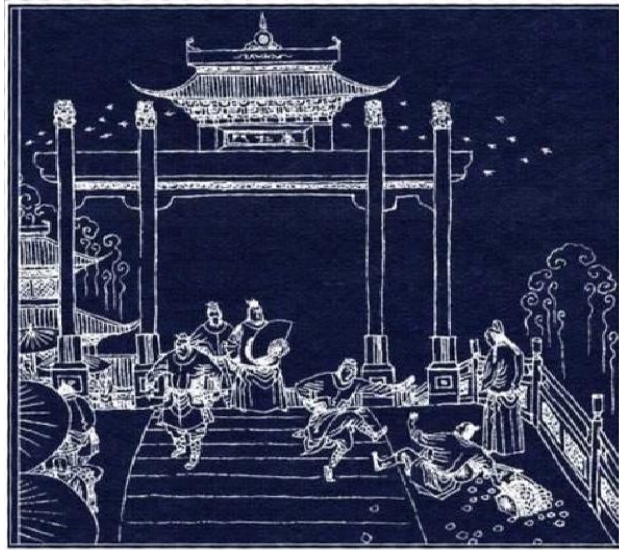
四天后，终于等到他又出府巡街。人合一个健步冲上前去，就要抓他衣领，口呼：“亦豆，你个逆子！”

王爷一惊，看身边恶奴打手已然拦下这老道，笑盈盈地说：

“这些年来找我报仇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冒充我爹的

你倒是头一个。我那疯爹抛妻弃子，早烂在山里喂狼了。他功名在身，娶得美人，育有儿女，还想成仙悟道，天下的好事他都想占着，真是痴人说梦。我都知道不可满，要缺一门，人间好事不能全占了，他却不知。不提起他我还谅你是个敢来报仇的血性汉子，饶过你；说起他本王就来气，给我狠狠地打，不打死就成。”

说完，不再多看恶奴们当街打人，自顾自地遛街解闷去了。



人合在旅店养伤半月有余，才勉强下地，无奈只好回归金顶山翠帘洞继续修真。回到洞中盘腿坐下，自嘲道：“三十年，未观破，仍当真，还牵挂，该打该打，罢了罢了。”

突然，心头好像一面透明的琉璃大镜子，轰然化为齏粉，内视自性点点光明犹如万千萤火虫飞舞夜空。天上繁星璀璨，

地上波光粼粼，空中荧光流溢。然后这些光影开始朝一个方向旋舞，慢慢成为光之旋涡。旋涡中心聚集起一个光点，慢慢实体化，慢慢膨大，不断把四周流光溢彩吸纳归一。金顶山巅，天光七彩，百日升虹，雀鸟飞旋，走兽伏地。

老道长在一暗室里睁开眼睛，手指掐诀推演天机，然后又默默闭上眼睛，笑着摇摇头说：“时候未到，不急不急。”



人合只见一束强光从天而降，穿透山体直达己身。自己的肉身在这光中化为齏粉，自己却完好地站在原处——可这身体犹如实质，并不像阴神那般缥缈朦胧。

人合看见在光洞四周有仙人飘荡，耳畔梵音阵阵嗡鸣。紧接着自己就不由自主地开始脱离这一实相层画面，身边的景色在快速地虚化成浓雾，之后又开始淡化，显影成一处到处是光明的道观大殿。



天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白日飞升、羽化登仙？我真的做到了？成就了，得道了？这里是哪儿？脚下的砖好真实的质感，天上的云、飞鸟、建筑……悬空山！这一定不是人间景色，天国？原来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诚不欺我。师父师兄们都还没能达成这般成就，我就已经位列仙班了！

“新来的，你，说你呢！别发呆了，往前走，你挡住光门运作了。唉，这些菜鸟新人一个个都跟二傻似的。往前走，往前走，说你呢，就是你！天啊，在这里再干五百年，我也别想有修为能进入下一重境界。这些挨干刀的，没钱上供就不给个好差事干！”

人合眼前的强光慢慢散去，闭上合不拢的下巴，顶着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走向前方凌空的长桥。四周那震撼人心的场

景，那精美绝伦的建筑，那天空中漂移飞行的方舟，每样都让他倍感新奇。

不多时，背后传来光影的变化，那贯穿天地的强光光束又是一闪，一群人从光中大步走出。光门旁刚才训斥自己的家伙，满脸堆笑，全是谄媚，满嘴吉祥话。那些人看都不看他一眼，脚不沾地快速飞过人合身边，去向远方。

人合目送他们远去，无限憧憬，心想：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也尝试着蹦跶了几次，可是别说飞行了，就是跳得高些都做不到。那看门的人在远处看见人合的举动，指着人合笑弯了腰。……

## 各有所思、各有所育

人合的身子被黑塔般的壮汉放回地上，那家伙憨憨地说：“到了。总算这次没晚，不用挨骂了。我的二师叔啊，我是哪辈子缺了德，要遭这报应啊！你说你动不动就搞失忆，我很难做的。你回忆起多少了？二师叔，一会儿您可别再出丑露怯，让其它门派笑话我金顶门了。”

人合应承着点头，但自己心里忐忑：手上的这备忘录，看着

好似没几页纸，可浏览它的方式不是阅读，而是一段段画面记忆，直接莫名涌现在脑海里。可这些回忆，哪些真的属于我呢？

人合随着那黑铁塔般的壮汉大步向前，俩人步幅差距很大，人合需要快走才能跟上。只见门廊内外、庭院之中、大殿到处都是仙风道骨之人，男女老幼不一，有些装束很是奇怪。人人三三两两地相互攀谈着，并没有谁在意人合与黑大汉的到来。

门口守卫的金甲神兵，看了俩人的腰牌，大声通禀道：“金顶门下仙：人合、三元，入殿——”



人合随着三元穿过广场，步入大殿，只见殿堂上或站或坐，到处是人，服装更是体现出了过往不同朝代的特色。三元拉着人合朝某角落处走去，尽量不引人注意，小声叮嘱着人合：

“你快点儿回忆起所有，一会儿轮到你发言可别再像上次那般。你我本次是否能拿到好处，就看你的了，二师叔。”

人合有点儿愁——自己手上的小册子还有半本没看，千万别太早轮到自己发言啊。刚才回想起初入仙界，这个三元又是谁？我们在此的目的作用是什么？目标方向是什么？上次我到底怎么搞砸了的？一切都急需回忆起来。

俩人走到一处角落，三元让人合在这里别动，自己去讨要些鲜果来解馋。说完匆忙挤入人群中，留下人合一个傻乎乎地东张西望。三元突然从人群中回头说：“二师叔，别发呆了，看那册子，那册子！”

人合拿起手上的备忘录，平静了下心情，开始翻看下一页。

## 道统篇

人合惊讶地发现，这一页里呈现出来的并非自己的记忆，而是一些描述仙界与修仙体系的文字概述。

开篇第一句是：

在此记录所有仙界见、闻、知、识，但并不全面，请随时补充新知，填全所知，为日后更全面地回忆一切留下线索。



已知：

本仙界分为三十六重天，而现在是在第七重天的领域中。据说上天无路，各成一界，若想突破，需打破自我认知的现有瓶颈，但此间困惑却无人可问，因在此间之人皆受困于此瓶颈中。

当前我已达成的境界有：

一、坚信守观：因信德义而抱一守中，心常返观，百疾不害，四大适然，身轻心畅，名“道”人。

二、得气有感：精力旺盛，寿过耄耋，色返童颜，容悦心安，不问尘染，名“居”士。

三、得四气合一，阴阳聚首，三花汇顶，五气朝宗，寿可千载，足登云霄，脱身而去，名“游”仙。

四、意凝成身，隐为阴神、显为阳神，形如浩日，自有光明，昼夜常明，显隐自在，名“真”仙。

五、真精妙明，圆定发明，炼力为神，神力一体，变通自在，名“神”。

六、炼神还虚，形色不定，随愿现形，羽化登天，神归上界，可下幽冥，名“至”神。

七、不受生灭之忧，与天地齐寿，身超物外，归无所得，圆通无碍，虚无自然，至真妙道，名“完”人。

再往上，尚且不知如何达成、有何说法。

下界之仙有四品：

滞留灵修道名鬼仙、入胎活在世上渡人的是人仙、水灵与地灵中分别有水仙、地仙。

中界又叫仙界，其中也有四品：

最下等的是神仙、后天仙已成至神境界、然后灵元造化真仙、洞元太初金仙。

上界下品是：混元无始金仙。

更多的暂且不知。

太清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圣。

九仙为：上仙、高仙、太仙、玄仙、天仙、真仙、神仙、灵仙、至仙。真、圣之号亦以上、高、太、玄、天、真、神、灵、至为次第。三九二十七品位。

境界有三十六层，其中的二十八层境界是被设立在三界内的，欲界、色相界、无名相界。

仙境的三位主管尊神是：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它们三位本自一体，名：大罗生玄元始，故名一炁化三清。

清微天玉清境，混洞太无元，其气始青，真道升圣境，天宝尊（元始天尊）治之；

禹余天上清境，其气元黄，仙道升真境，灵宝尊（灵宝天尊）治之；

大赤天太清境，其气玄白，人道升仙境，道天尊（道德天尊）居之。

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帝地祇。

《道法会元》称“三清”“四御”为“七宝”。后又加上、下与四方合为六御。

一元、三清、六御，合称十方，统领三界中的仙家仙界。

以上名为道统，道统是灵界九州中的一脉。

据说在灵界还有其它八大势力，各成一小界，相互听闻却无来往。有名天堂、有名天国、有名净土、有名永生树、有名地狱、有名地府、尚有众多时空裂缝中藏有未知领域。这些领域小界中，都聚集着各自的信众，他们用自己的集体意识构建维系着那一方天地的存在与运作。

整个灵界有名有相，释迦名它色界。其实还是大梦一场，不比飞升前的现象界或名欲界更真或更假。

在这里还是等级森严，还是利益交换，还是官官相护，还是强者为尊，我已在此不知时日，多次失忆让我无法统计。但依据线索，仿佛我已经找到了离开此境界的秘径。

过去太把这个仙体当真，原来这还是一层皮囊，这里还是一处幻境。整个进阶体系，犹如世间官场，爬到头做了皇帝，也还是此间人物而已。

这里的一切都是众人意识所化生，这里的众人即使再修习万载，也不过是继续在这重重叠叠中攀爬。仙界中种种变化、种种美好、种种苦难磨砺，都是与人间事对应的一出大戏。不过是与人间的另一种对等体验，是为了满足不甘的如果造就出来的更美丽的故事。

当你作为人合，再次看到这里时，我想告诉你：

你不是人合，也不是大朗，或其他什么人物。你就是你，如果你想真的从这一方天地中真的脱离出来，需要依据后边的心法，再次破幻。不过当你意识离开阳神魂体后，这魂体的你将会失去驾驭者，而它没有物理脑作为记忆载体，所以每次你冲击意识瓶颈的代价就是会全然失忆。

所以请你一定要把一切都随时记录在这《备忘录》中，好在破境失败后，能再次掌握这些知识。

后边的章节是进入灵界后的重要经历。

人合迫不及待地翻看下一页——开篇只有俩字！《无、悔》。

人合愣住了：什么意思？之前的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关键信息？

之后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小到不管多努力都看不清。人合把备忘录贴近眼睛，自己低头眯眼，然后就是一阵眩晕……

周围的场景轮廓开始消散，四周的人物都变得模糊。然后一

连串快速的片段在自己眼前闪过——它们好像同时存在，又好像有先后顺序，只是它们就好像是一片片剪影，同时散乱地摊放在自己面前。每一个都独立成章，仿佛这些段落间有某种因果串联；但又好像很多是平行存在的，没有因果必然，甚至故事内容彼此是相互矛盾的。

这让人合很困惑：自己到底经历了几个版本的灵界实相？而哪个版本中的自己才是上一次自己的经历？

最后画面定格在一处道场：那道场位于悬空山之巔，自己正在和几人论道谈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人群中显然有一尊者，其下有二三徒，又三四友。

但闻其徒问：“何为慧光，何人可得？”

那长者说：“将精炼足，金光三现，上火。采大药过后三关，慧光现。慧光者，即开玄关同天地，又为三花聚首。光内有

阴阳二瑞气，雌雄蕊气合一，得非男不女身，内作圣胎，用三千升降宫，真气养足胎圆。合性命二光为一处，随念动，而胞中现出真像，与我一样不二。此是身外有身，即后天天仙是也。”

那徒儿问：“那些后天天仙与我们这些先天真仙有何不同？”

长者答：“殊途同归。我们只不过未深潜到那一位面，经历凡尘种种。他们那些飞升上来的后天天仙，被情欲贪恋嗔痴烦恼百般锤炼，虽然能觉悟者万不足一，但其心性之坚、慧根之利，非我等可比。当然他们身上的那些红尘陋习、认知瓶颈，想要都淬炼干净，并非易事。”

弟子又问：“师父言我辈之人，位于色、欲两界夹缝之中，需破执才能更进一层；可您又让我们必须持之以恒且坚定不移。弟子鲁钝，请您解惑。”

长者说：“本灵界，广博无边，高天厚土六方无际。其中又有众多平行位面，每个位面上都承载着一种信念所生化形成的大千世界。每个世界里都有各自的景色、规矩、道理、人物和故事。这一界界平行实相里发生的、经历的、呈现的故事各不相同，各自有自己的时间体系。这些时间体系快慢相

差极大，不可同日而语。

谁也不能用一处的道理与常识去估量另一处的常态。这些位面中有些时间流是均速的，有些快慢很混乱，有些是线性的，有些则毫无秩序可言。所以任何觉得自己明白了些什么的家伙，想要凭借举一反三来推导全局中的大道理，那一定是个痴儿。

故而我告诉你们不可执。但如果你们不能在自己的心中为自己定下一个大方向，在种种际遇中，在每次取舍时，稳定地保持自己的初心所向、大愿所念，那你们很快就会在乱象中迷失。”

弟子又问：“师父，我听闻他们有人用男女双修来提高修为，为何我们这里对此只字不提呢？”

长者笑着说：“各家法门花样万千，但根本却只一个：阴阳和合，良知洞明，得见本性，本性光明。

这阴阳和合，本指天地水火铅汞龙虎心肾这些真元二分，逆向化合为一，以便归宗溯源。那男女和合之法，也非你们那些床第之乐。我看很多人把身子都拧成麻花了，搞出各种古

怪，这真的太着相了。”

弟子问：“那男女和合到底何意？请师父开示。”

长者说：“本无男女之别，但有男女之分。男身女命各有艰辛，各有品悟，各有在意，各有所长之善所短之忧。故混元化成乾坤，入阴阳而成断续，一体分为双生火焰，后又化成四象八卦、十六乃至六十四卦，每一个自我的分身都各自体验着某一面向的人生故事。若想能最后再整合为一，那就需要把分化出去的男男女女都逐一归拢回来，犹如百川入海。

但很显然每个自我都有很不一样的自我认知，这些认知是其经历过的特有经历塑造而成的经验。

不同的角色占据不同的立场，相互攻守构成人生故事。其间男女双方在意的、坚持的、舍弃的，很是不同。所以如果想要融合多重自我，首先就要让自己先回归到中性状态，这样才能兼容接纳理解认同男女两性生命经历中的种种偏颇。这才是真正的男女双修。”

场内一旁听友人说：“心性无男女、无二体，金身、法身、本来面目、虚空，上天下地全是这个。天地有坏时，‘无’所是不坏。真体，才是不生不灭之元神，才是一切‘无有’



如来。”

长者说：“这炼虚空粉碎，由七真祖师后，炼此者鲜矣。余功未至此，师授口诀在焉。非是不传，亦非怕受天谴，实在不易得之粉碎，故达摩祖有九年雪山之功。古仙云：‘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亦不知寿命有限而不能修，亦不知得此法炼不到粉碎，仙解而升。我们这些与天地同寿之辈，却知天地生灭也不过弹指间。

你看这仙界中，修道修佛修性修命，修什么的都有，就是没几个能修成的。其实说来说去都修的是自己，有几个在修先天祖气的？要知道炼炁的都是成就‘祖气’，天下万物有气则成，无气则坏。有祖气则生，无祖气则死。都说神仙长命，不过是他们的时间飞逝得快些，我们这里慢点儿，但一方天地受气运相托，必受大道生灭轮转潮汐所制约。

若尔等不能返归祖气，修得圆圆陀陀、周身光明，炼得通身神火化成先天祖气，成为这个‘无’的一部分，迟早还难免凋零。要做到聚散、显隐自由，化身为炁，从此无我，方得大道。

试问在座的你们这些，哪个能做到片刻浑然‘无’我？说实

在话，不修炼你就做不到无我；而修炼时，就会想着种种精进。谁在执欲精进？谁在精进呢？还不是这个想要这样或那样的这个我吗？

我们这些神仙，住在这仙都，各个有名相之困，各个有自欲所执。我们笑话凡尘中争权夺利杀伐抢掠的世人，可是我们哪个又不是被欲所困呢？只不过我们的欲望变得高级些了而已。

身外有身未为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真。

撒手虚空回归空空，聚者显形空而不空。

神妙莫测内眼开，得见慧光照宇间。

万法归一真不坏，贪恋法身不得真。”

其弟子问：“仙界万古长青，我们神仙中人，无疾苦、无饥饿，无需为钱粮、房舍、爱恨、生死、聚散而忧苦。但此间万载衡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选择是否进入其它位面，体验人间疾苦，或是改换门庭，进入其它八大领域修行。可我听闻他们那里也少有谁真的得入秘径。

我辈之人，万载复万载，犹如刑徒，却永不得出。何解？”

## 第145章 借假修真

在人合阅读备忘录时，他被后续篇章中记载的一处秘境所吸引，回忆起一场论道——

那道场中主事之人显然身份不俗，旁有弟子问道，也有访客旁听。自己怎么会在那里、是什么身份尚且还是未知。

那主讲之人被称为师父，他居然说：

“整个灵界其实是被群体意识衍生出来的，这一域介于色界与欲界之中，此域内又细分多个场，每个场独立存在，自成天地体系。不同信念与信仰的个体，被自己的欲求所牵引，被自己的信念所引领，投身入自己当真的领域中，在那里体验群体实相造就的、具有特定特色的群体意识体系之实相表达。

不管是所谓的地狱、天堂、洞天、外星文明，种种此类舞台剧，都是此域中的一个独立副本，它们都真实存在，并按照集体意识塑形运作。它们不比红尘中的现象界之红尘幻梦更真实或更虚假，只不过是另一种为解决个体心中不甘与如果的另一处对等体验舞台。

在这些不同主体的舞台上，那些被人们畏惧的八苦被剥离或强化！不管是体验永远的健康、富足、心想事成、不再经历聚散生死地活着，还是持续体验争斗、苦难、罪罚、煎熬、自责地活着，此间之人都仿佛永远无法摆脱自己当前所处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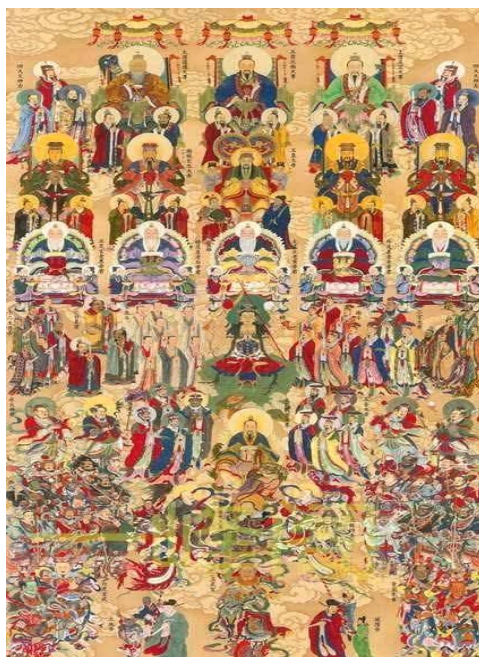
那些按照自己愧疚而体验地狱之人我们暂且不说，就这仙府灵界、天国殿堂，就真的是无上荣光、至善幸福了吗？我们这些人在这间万万年，不得解脱，又不甘坠入轮转体验，上不能下不成地卡顿在色欲二界之间，觅寻不到出路，不死金身反而成了一种无尽的诅咒。

凡人能一次次地重启，能在一张白纸上反复试错；而我们却被这永远雷同的环境、恒久不变的框架、周而复始的昼夜所困，看着那重重境界，登而再登。之后呢？就算是天尊、至尊，哪个又真的得大逍遥了呢？”

人合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近乎悲凉的无奈感，那里没有什么情绪化的波动，只是深深的迷茫与困惑。人合不能理解这上师对灵界整个修行体系与灵域各界面现行状态的质疑，不过很显然他尚且并没能找到破局的办法。

“当前灵界，不管是地府、天堂还是洞天福地、净土，异域，其中的管理体系庞杂，且等级森严，存在着层层官僚系统、派系纷争，在不同派系间还有鄙视链的存在，其状态与作风很像被自己厌弃的世间官场。只是这里道法实力碾压、等级压制、阶级划分，样样分明，其中又有不少明暗派系在相互明争暗斗、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导致沆瀣一气排除异己，垄断稀有利益和晋升通道。

不管是红尘中的道场、庙观还是此间的灵域中的各个位面，哪里有人心的向背起伏，哪里就有利益的得失计较；哪里有上下的阶层贵贱，哪里就会发生顺逆之分。而且群体越大，这样的分化争执也就越显著激烈。”



人合在回忆里，听到此处，不禁一惊，突然想起一句俗语：

何处不江湖——这天上人自觉有所成就，但真的在人性上脱离了旧日习气与体系了吗？

世界的背景换了一种显化，皮囊的存在换了一种形式，生命体验从朝夕生死之搏改成了升降存留之争。人们从欲得金银到欲得扬升，从欲得名望到欲得品阶，从本质上又有何差异呢？

人合在思量间陷入了沉思……

恍惚间仿佛听闻有人在叫自己，那声音犹如远山回音，可真切地听闻但又很遥远缥缈。人合跟随着那个所谓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而移动，看到那个自己起身步入大殿之中，在众人的围观下，开始侃侃而谈自己领悟到的道理。

只见一屋子人不管是宾客还是刚才对话的师徒，他们都在认真聆听着自己的言辞。那感觉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这感觉让人合很陌生：难道我一度曾经是个大人物吗？记忆中的这个自己正在人群中慷慨陈词，这家伙就是我吗？

人合用心去听那个自己说出的道理，并被吸引与震撼。心中暗想：当下的自己是怎么也说不出这般见地的。环视房间内

的众人，他们明显地露出尊崇的样子，这让发言的那个自己感到备受鼓舞。

在众人前发言的那个自己说：

“……沿途的经历与记忆当被珍视。结果是否达成、结果是否令人满意，确实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但这样的衡量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所是——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干扰最后的结果，所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其实在大概率上是低概率事件。况且满意真的能被做到吗？”

任何时候，我们对已有的所是都会理所当然地忽视，这让我们可以更专注地聚焦在不足上，但也导致无法全然公正地思考全貌。在无限放大自己所缺失的东西时，我们会困扰在遗憾中，因此被种种不甘所纠缠。

这不甘就成为了我们在轮转中无法脱身的推手，因此，会渴望去一次次再经历那些‘如果’。就是这个小把戏，把我们周而复始地送入实践；而我们也因此乐此不疲地去主动经历矩阵中的种种幻梦，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感受各种对等体验带来的启迪。

我们总是望向一层层更高的天幕，不断地渴望更强、更快、更高；结果却发现这游戏是个无尽的重复：层层天幕中，争来斗去的经历看似迥异，其实本质上却都很雷同。

发现这一问题的，有些干脆选择了摆烂与躺平，这种无为却也是一种体验，但它除了体验到有限的疏懒外，很快就会变得很无趣乏味。这种无为无法让你获得更多的经历，也觉受不到灵魂渴望的缤纷经验。很快灵魂的饥渴感就会让你如坐针毡，陷入空虚带来的窒息感。

其实不管你是不懈奋进还是闲庭漫步，都是需要有一个目标大方向的，但又不应把这一目标当成不顾一切的导向——在为了达成目标而奋进的过程中无视一切、忽视一切、牺牲一切，这样的做法即便达成了目标，也收获甚微。

其实过程往往比结果对我们来说更有价值。可惜世人只看结果，因为确定性的结果是他们做出逻辑判断的重要依据。

醒悟者看过程，觉悟者看抉择，开悟者看动机。在每一个大小选择中，都蕴藏着起心动念的痕迹，而观察其动机就可知道其当前的在意，而透过其在意的着眼点就可看出其所是。



观察其渴望什么、在意什么，就可知道其当前的境界如何、在哪方面尚有亏缺、存在哪些认知上的偏差和行动上的力犹未尽。

个体依托矩阵进行半开放式的自我测试，透过重重选择，能看出个体自身意识当前所是的成熟度。意识成熟度决定了其感知高度、广度、深度，决定了其坚韧性和耐性、还有通透度。

你能预见到多远的未来？你能预见到几种未来？你的预见可靠率有多少？在你的预见中，存在多少被自己忽视了、却影响了事件走向的偏漏？个体在经历这些偏漏的无常意外时，是否会反思呢？意想不到或无可避免其实就是在提醒你：自己的意识成熟度还远远不够；所谓的意外，其实就是经历要展示给你看的关于你认知上的疏漏，是你当下需要透过观察去领悟的东西。

如果你把自己的判断失误、抉择过失都看作是他人对你的影响，那你就无法展开有价值的内在反思。很多人的反思，最经常的是停留在对他人的埋怨、指责、愤恨中。人们最擅长思考的，不是自我要做出怎样的认知矫正，而是想着换个对

象、换个地方、换个环境，就会不一样。这其实是逃避与强求的相互结合，自己总把自己当成无辜的被害者而非谱写生命的主体。

我们要学习的、在学习的，不是怎么去攀爬多少层的天梯或去到什么神圣的地方，好成就什么名号，而是如何真正地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经历的主体。当我们真的成为了自己，那我们将不再刻意地为谁而活，更不会去要求世界为自己做出改变，好让整个世界来适合自己的‘是非’观念认知。

当我们不再把自己当成这个或那个世界的客体，那才有可能发现一切舞台剧背后运作着的大道真理，进而看到一切发生都依据着某种大势所趋。看到了、看懂了这些幕后的脉动与走势，也就不再会苦恼所谓的无常并纠结那些事与愿违。

你看，我们这些灵体们构成的集体意识实相，其中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天国或是地府，哪个不是依托群体的一念所执生化而成的呢？我们修行万载，但却登天无门，其实只因一个‘欲’字啊。我们确实都放下了名利色之红尘贪恋，可我们的执欲成就，不也还是所欲吗？我听闻，西方净土中，那欲成佛的却永不能成佛，历尽万苦千辛后，无所谓了，爱谁

谁了，反而却瞬间成就了，是因为真的放下了最后的阻碍开悟的一念所执。



可见，攥紧的手心里是放不下这浑然世界的啊。这就是以空为用的智慧啊。不设边界即可无所不包，不立所是即无所不是。堆满物品的房间是无法居住的，装满成见的头脑是排斥新知的，排满行程的时间是无暇反思的。

世间人有所求必有所失，但无所求者亦无所得。需要理解与掌握这微妙的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为，而是不跟随角色的欲求而即刻妄动。其行动与行动力其实并不少，只是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更专注地聚焦在自我内在需求与渴望中。

就好像学塾中的稚童，身体想要去田野里疯跑，肠胃想着路边的甜枣，眼睛偷看着邻桌的姑娘，脑子里想着小说里的故事，心里渴望习得先生的道理，神魂期许着此生做个有情商、

明事理的聪明人……这种种欲求同时存在，你选择高举哪个，决定了你日后的所是所往。专心听讲的孩子，一动不动，是为无为；而其思想随着先生的教诲而驰骋，是为有为；尊崇并践行老师的道理是为无为，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其不足是为有为。

在山谷中刻意地避世，这种无欲是一种逃避；但如果你在利用这时间沉淀反思自己，则是奋进。

刻意的持戒是一种虚伪，斋戒本当是自身状态此时偏好的外显，不应成为一种自我压抑的束缚，并因此带来内在扭曲与挣扎，甚至报复性的弥补。修行本当是一种顺应内心渴望的经历，而非逃避现实的港湾、谋求利益的职业，或贪图奇异

‘功能’神通的阶梯。初心不正，歧途必多；目标有偏，坎坷丛生。太多修行者辛苦百年千载，所谋求的不过还是欲望幻梦的层层实现，然后纳闷这层层天幕可有尽头。

当你的层次境界状态都犹如无垢琉璃，清澈无染，自身呈现出通透明亮的状态，犹如日光下崭新的薄宣纸，白纸一张，

‘无之为用’。哪怕任意处多一笔墨，都恐陷入坍塌之‘有相之色’的‘所是、所不是’中，而不再全然。一旦领悟了、进入了这以空为用的妙境，以无为常，以净为德，也就能理

解‘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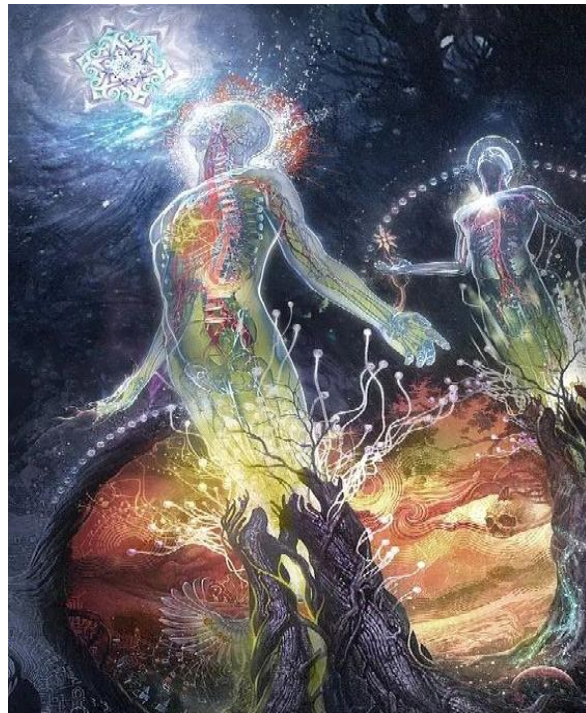
不执与不弃，看似矛盾，其意却统一。不弃的是宏愿初心的金刚心，不执的是一路迷途中的多重变轨。大方向要坚守，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

同样的，要能做到事来则映事过即空。不着相于所经历的故事，但又要在生活中回味出启迪。不活在对不如意的反刍中，又可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取得阶段性认知的领悟。

反思与反刍看似相同却有本质差异：反刍是颠来倒去地拿出来念叨他人的不是，反思则是在自检自己的不足。

透过反思我们可以总结出自己在决策与对应方式上的过失，进而在补考中尝试应用不一样的解题思路。活在指责与懊悔中对自身神魂是毫无助益的，那绝对对于事无补还不断添乱。我们要透过经历学到些什么，那领悟让经历有了价值。当觉悟到了，并通过实践验证出自己的领悟是正确的，那就会让自己充满成长的欢喜，所经历的苦难也就不再被解读成折磨，而是砥砺道心的阶梯。

那些在红尘中，在灵界各层天中，在天堂、人间、地府中轮转的一念无明们，一场场考不过去时，不要埋怨题难，怪罪同学不给自己抄答案，怨恨他人排挤自己。生命中的所有经历都没有偶然可言，只是当事者迷。退一步旁观，高一境界俯视，其实都可看见经历中的真实意。经历所谓的苦难，只因自己还没能学会当了知的道理，或者知道却做不到而已。”



言及至此，忽见大殿中七彩祥瑞之光弥漫游移，犹如朵朵彩莲绽放，几个光柱冲天而起，刺破大殿穹顶直达天际，好几个与会者身影砰然消散无踪，只留下一蓬明亮的光点，在原地四散晕染开。

在长座身后的两个小道童，年幼的一个问另一个：“他们去

哪儿了？死了？”

年长些的小童痴痴地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化虹成羽！原来，我们对修炼的解读认知决定了我们诠释领悟的方式，也铸就了我们认知体会的扭曲程度。一转念即可顿悟而获解脱。”

年幼的童子问：“那你已经明白了这道理，为何不见你变成光呢？”

年长的童子说：“他们都是厚积薄发之辈，万千年来被困在一念所执中，无法突破认知的瓶颈。而你我想要积累到这质变的顷刻，还需要大量的量变累积。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可听闻了不等于听懂了，听懂了和理解了又是两码事，理解后能否内化成自己的所是，是需要大量证悟累积的。

就好像他们都是有万金的财主，你我只是有百钱的稚童，都听闻了某个利好的门道，他们全力一搏的获利与你我的肯定不可同日而语。”

年幼童子有点儿沮丧地说：“听了半天，原来如此没用，真是瞎耽误工夫。”

年长童子说：“你我闻此一说，日后若能践行，已比同龄人

可少走何止千年的冤枉路。哎，你还小，有些道理今日也就听了个热闹而已。”

人合旁观着那个自己，在一众大佬面前慷慨激昂，有些不可置信。突然感到后脑勺被谁扇了一巴掌，顿觉眼前景象幻灭溃散，四周景物人众又都回到先前之处，只是自己此刻正站在大殿之中的空场处，被众人环绕。只见人们交头接耳，面面相觑，安静了少许，然后哄堂大笑。自己的师侄小铁塔般地站在自己的侧后方，打自己后脑勺的手还未放下。这家伙的表情怪异，好像在笑，又好像很恼怒。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人合一时间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怎么就走到大殿中间了？人们在指点着自己，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他们会如此哄笑议论？



## 第146章 上仙救我

人合被师侄三元扇了个脑瓜子，拍醒后发现自己居然站在大殿中央，围观的人们对自己指指点点，而且神情玩味。刚才自己从回忆录中所见的景象随即消散无踪，人合努力地尝试回想刚才幻境里听闻另一个自己发表的慷慨陈词，那句句珠玑的道理感觉需要细细品味，可那些话语随着幻境的消融，也在快速地被自己遗忘。

身后小黑塔般的三元一步上前，拉住人合的手腕就往人群中拽。人合意识恍惚，一时没能反应过来，不解刚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三元的脸色与表情，好像自己闹出了让他很难堪的笑话。

只听大殿中央有人大声地说：“金顶门人的言辞偏激荒诞，难怪这千年来都少有成才之后辈能飞升至此。大家不要在意他的胡言乱语，我们继续讨论大道修行的正题。下一个发言的门派是……”

人合被三元扯拽着穿过人群，来到殿外一处僻静的地方，这才止步。三元转过头来，对着人合行门派晚辈大礼，然后说：

“师叔啊，我算是服了您了！我也看出来，跟着您混，饿死只是迟早的事儿，打今儿起你我还是各自找机缘营生吧。”

人合困惑不已，问道：“刚才我沉浸在回忆里，一时走神，此处这里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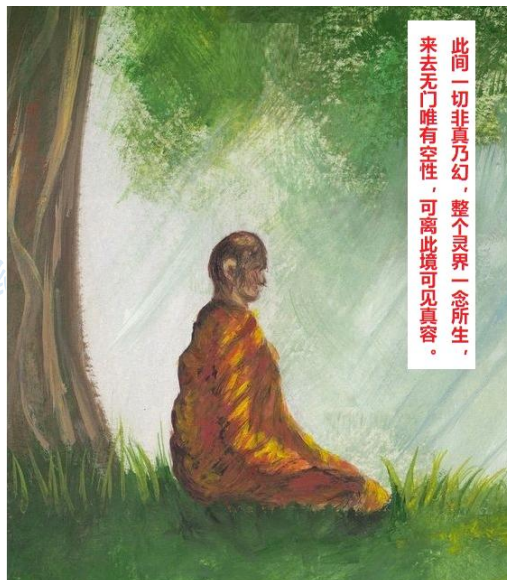
三元左右打量着自己的这个呆萌蠢笨不记事的师叔，苦笑着说：“您刚才跟突然换了个人似的，大步走到大殿中央，打断了此处管事安排的演讲次序，站在那里夸夸其谈的还挺得意。那架势，嘿，还真别说，够范儿！可您都说了些什么啊！短短半炷香的时间，您把灵界大半的修行门派都贬损了一通，还说大家的修行都太过功利，说大家欲登天梯而不得是因为各有所欲、被执所困，说我们这神仙们住的灵界其实与红尘无异。

您看看，您看看，这一屋子谁不是修行千年的，您这一番话不是把所有门派都得罪了？要是您说的有道理，您还能继续在这低阶的天阶跟我们这些俗人混？不早就羽化成虹、驾龙而去了吗？您这一番话，你我这金顶门现在就是个大笑话，别说觑着脸去领今年的鲜果了，恐怕明年也不再会邀请你我了。您说说您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去年您就搞了这样一出，

今年没想到比去年还过分！

这些门派哪个不讲究勤勉修行、日日炼丹吐纳，您倒好，上去就说：心空性静莫有所持。唉，真心是没法跟您混了，今后的日子您自己想法子讨生活吧。这三天两头地闹失忆捅娄子谁受得了啊。”

说完，三元留下原地发呆的人合，自己走回殿中，融入人群。



人合无奈，只好独自在那庭院里散步，来到一处大树下，盘腿坐下，摸出手上的回忆录继续翻看后续内容，想要先把自己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再做后续的打算安排。

翻开备忘录，发现已经只剩最后一页还没看，而其中内容极少，只有两行红色的朱砂字很是醒目。文字内容是：

此间一切非真乃幻，整个灵界一念所生，  
来去无门唯有空性，可离此境可见真容。

人合凝视着备忘录最后一页上的这两行字发呆，自己陷入了忘我的沉思：

人间并非苦难的地狱，天堂却是不死的囚笼；

地府中关着当真的灵魂，净土里住着执念的信徒。

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脱？永恒真的幸福吗？一层层攀爬天阶，然后呢？

我在这里，在干嘛？我千万年来所谋求的、所历经的，到底有何价值与意义？

那些不再当真、豁然释怀后的家伙们，虹化成光，到底去了哪里？

我要怎么才能从这万古不变的灵界中，脱离这不死不灭的瓶颈？

人合思想着，陷入了无我的忘我。感觉自己消融在大环境中，接着整个大环境也消融无踪.....

在空灵的虚无中，有个奇怪的声音在问自己：“公子，公子，你怎么不吃了啊？再不吃鱼就凉了。”

好像有人在扒拉自己，眼前的光影忽明忽暗地闪动着。人合看见一只手在自己的眼前晃动着，那手移动得并不快，但留下一连串的慢动作残影。

周围的景色慢慢开始清晰……自己好像刚从水底冒出头来的感受，很多声音突然清晰了起来：自己在一个石洞内，眼前有个石桌，自己的右手拿着筷子，筷子上夹着一块鱼肉，手就那么悬停在身前。

细雨社www.xiyushe.org

自己的对面坐着大师兄，而跟自己在说话的是一小儿陪自己长大的小六子——不对，现在应该叫人仁了……不对，他不是在大漠里……死了吗？不对！刚才也是这个场景，我在吃鱼，可身边没有这个六子啊！难道这是梦？或者刚才那是梦？我梦见我在灵界，我梦见我在边关，我梦见我在状元府，还有一儿一女！对了还有娇娘、玉儿……难道这都是梦？

人合下意识地完成吃鱼的动作，入口的鱼肉还是温热的。大师兄天下玩味地看着自己说：“快点儿吃啊，这林夕蘑菇炖林溪鱼凉了就不好吃了。”

鱼肉在口中融化成甘美的汁液，带着草菇特有的香味，甘甜的气息在味蕾上绽放，又进入鼻腔。

翠帘洞内的景象开始涣散……自己还坐在大树下，手捧备忘录，凝视着那两行朱红的文字发呆。



突然听闻有人在叫自己，循声望去，一个中年妇人小跑着过来，一脸焦急之色。看见自己看向她，也就更加快了脚步，嘴里说着：“你就是那金顶门的人合吧？可让我好找。我以为你在正殿问道呢，没想你却在这里发呆。”

人合起身相迎，诚恳谦恭地询问：“这位仙姑找贫道何事？”

那女人被这一叫，有点儿愣住，上下打量眼前之人。想起刚才在大殿中找他时，听闻众人说这是个憨蠢冒失的，也就没多计较什么。这女人本就是爽利性子，开口直奔主题。

女人说：“我和师兄本是道侣，向来以斩妖除魔为己任，经常去魔域杀妖，去地府救人。”

人合一脸狐疑地盯着她问：“灵界中各个领域相对独立，各成体系，互通无路，你们是怎么能去到其它显化界面中的呢？”

女人说：“你个呆子，怪不得殿里人说你……算了。”

正魔对立何止万年，我们正道人士除魔卫道义不容辞。想要斩妖除魔自然要有能去魔域的法子，想要救人渡劫也要有潜入地府的路数。只是这些法门并不公开，省得乱了世道，只有少数几个门派掌握着跨领域传输瞬移的方法。这不是重点，重点是……”

人合警惕地看着女人问：“等等，你说正魔相争攻伐何止万年，我在这里也活了何止千岁，怎么一次也没看见过魔族妖人烽火侵害啊？”

女人有点儿不耐烦地说：“那些崇尚武力、谋求力量的东西，除了好勇斗狠还能干嘛？它们的意识频率是无法显化入我们这一界面的，但我们却可以去它们那边猎杀魔怪，积累功德。”

人合怯生生地问：“它们既从未能来此境骚扰，为何我们要去那里猎杀它们？”

女人像看白痴怪物般地注视着人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正道人士啊，杀妖可以增加我们的战斗经验，可以拿到妖丹增强我们的功力，可以获得它们的宝物充盈我们的财富，当然更重要的是锄强扶弱啊。”

人合问：“那谁更强些呢？”

女人自豪地说：“万年间虽各有胜败，但我和我师兄从未失手过，每每都是满载而归。那些小妖不值一提。”

人合问：“它们何罪之有？为何要猎杀它们？”

女人说：“它们惑乱人间，引人外求外祈，暗中予人富贵乱人心性，撮合姻缘剥夺他人的自由意志，帮人不正当竞争牟利。谁烧的香火旺、谁许给的好处多，它们就帮谁，毫无原则可言。种种乱世罪行罄竹难书。它们引人信命不信己，忘却自性光明本心良知，一味彼此争斗，无心向道求真。世人以金银香果供养它们，换取种种既得利益；一旦达成如此交易，世人也就不再会反思与自省，事事求拜，把什么都看作



是买卖，乱了心性神智，眼中只有利益交换，再无虑己之思。你说魔族可恨不？”

人合想了想，又问：“我们道门天庭是修道之人群体一念所生，那佛门净土是所有和尚心愿所化，地狱地府是罪咎之人内疚构筑，这魔域按你的说法，各个彪悍利己，难有众志成城之心，不该早就分崩离析了吗？这魔又何来何生呢？”

女人有点儿气恼人合对很多基础简单概念的无知，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家伙，平复了一下情绪，然后说：“你有所不知，世人多贪欲，一生彼此明争暗斗，手段层出，为达一己私欲，哪个会管他人死活。在这些人的心中就清明不再，人格良知蒙尘，为所欲不遂而愤恨，为得而又得而欢喜。但得失本就守恒，哪有花红百日、潮涨不落的道理。得而复失、聚散有时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世人却把这看做是挫折苦难，有了求不得、留不住、争不来的遗憾。

要光是遗憾也就罢了，有些人不甘，生出怨怼，扭曲了心性，生出恶毒狠厉来，就慢慢地养出了心魔。人入了魔后，只关心利益、强权、力量，渴望心想事成、言出法随、有求必应。对心性神智不再关心，对豁达无争更是鄙夷。这样的人活着

是枭雄，死后成魔王，习气使然，继续四处敛财谋求名利供养，索要金身香火。你看三清、释迦、上帝，哪个不是淡薄名利只说方便法，教诲世人内证醒悟？哪个会堕落到与人交易，谋求红尘金银，贪图世人香火，以利换利，以名换名？要是还贪恋这些劳什子玩意儿，也就不配做佛陀、做三清、做上帝了。想想世间万物的显化都是其一念所成，那些大佬能缺了你的香烛金银？”

人合疑惑问：“我听闻世人供养的诚信、结交的缘法，那香烛金银、金身法相都是彰显虔诚的佐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女人不屑地说：“心诚不诚，心知佛即知。你的起心动念是利己的还是利益众生的，是金银香烛多少来评定的吗？仙佛看的、在意的，确实是你的态度，但这态度是你日常所行的助益，而非年节的礼包。良知当供养在自己的心田，而非条案上。受香火的当是你利益世人的宏愿，而非金木石玉的雕像。最大的善意是你肯花时间把道理说与困顿中人听闻，把购买香烛塑像的钱用来救助身边的贫苦，用善意的言行温暖挣扎在崩溃边缘的人，把信心和支撑感送给那些无助彷徨的人。”

人合点点头，说：“或许我千万年来，苦修成‘囚’，自困在同一界面层次中不得破境，就是因为我始终只是修持一己，却忘了什么才是真的一体实相。我做到了无人、无我、无边、无极，从红尘来到了这灵界；却没能做到天下大同、浑然一体、休戚与共。我独乐乐之道，非大道，自然入不得大成之境。受教了。”

人合深深一拜，说：“仙姑，你匆忙找我何事？”

女人一跺脚，嗔怪道：“看看你东拉西扯的，差点儿误了正事。早前我与师兄行走世间，遇一孤魂怨女，她不肯往生，几次引领都拒不跟随。我和师兄都发现她怨气深重、戾气横生，恐怕再拖延些时日，她灵体虚弱、鬼身不稳后，会开始作妖闹怪，为获得他人生命力能量而步入魔怪一道。

我好言相劝多次无果，我师兄就想打散了她的怨气，初始化了她的记忆。慎重起见，我们读了她生前的记忆，结果发现她生前曾是王妃，且生有一子，这孩子入山修行，还得了金丹生出阳神。我和师兄合计后决定，不贸然干预这因果是非，于是前来找你。这是你的家事，要如何处理她，或许是你当面对历经的功课。”

人合皱眉问：“王妃？我的生母？沦为了阴魂厉鬼，还不肯接受往生牵引！她遭遇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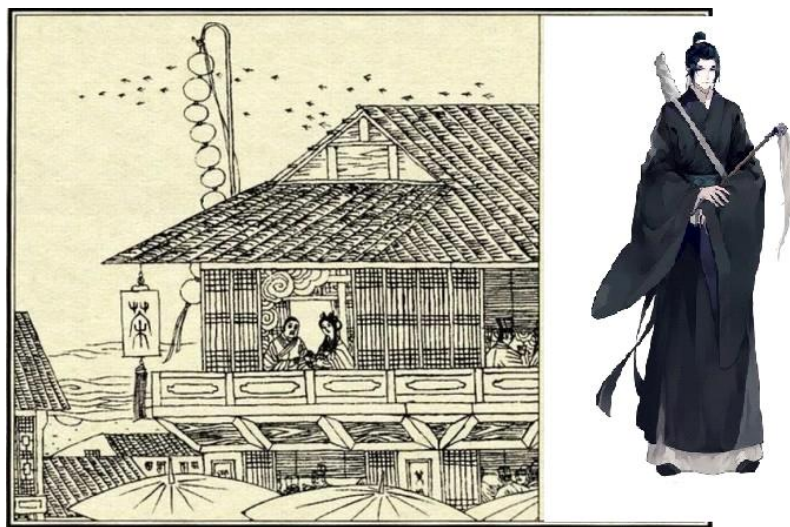
女人说：“好像是中毒枉死的，故而怨气很大。具体的我们也未深究。她现在经常出没在离京城往西百里外的一处客栈附近，如果你想渡她引魂，可以去那儿寻其踪迹。”

人合回想自己经历过的几次生死变故：王妃好像是在灾年暴动时，于王府内自尽的，怎么跑到城郊百里外去作妖呢？其间蹊跷，倒是该去瞧瞧。横竖在此间也不招待见，独自遁入红尘，做些利益众生的功德或许能有助自己开拓修行思路。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想起年幼时王妃对自己也算慈爱，如今去渡她往生，也算是报恩了吧。”

思念至此，谢过仙姑助缘，问清具体路径，决定遁入红尘走访人间。

上天无路，下凡有门。灵界想要重返红尘，或是托生为人，或是阳神入戏。考虑到这所谓自己的生母已经是飘荡在世间的魂体，人合决定还是用阳神入戏的方式进入实相欲界中的伪装矩阵，那样会更容易与这滞留灵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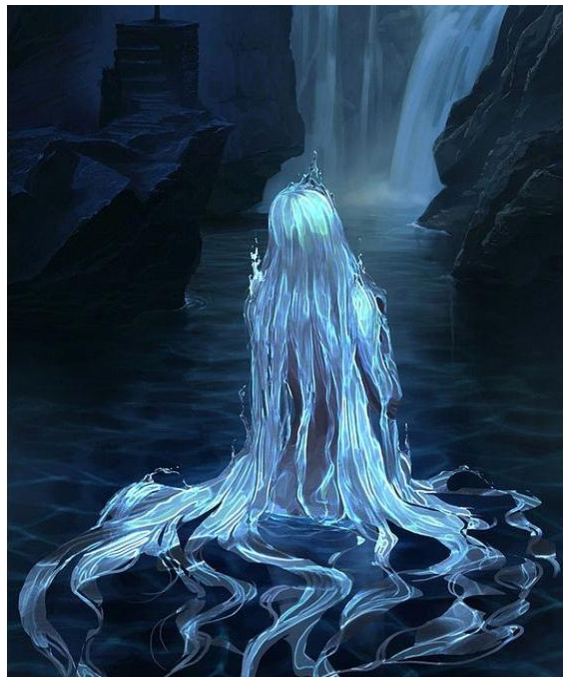
于是选了一处偏僻所在，入定出神，脱离出仙体，一个恍惚瞬移到人间，来到那客店之外，显出身型。由于是阳神出体，其形象世人是可见的，只要不具体碰触彼此身体，常人很难发现眼前人不过是幻影轮廓，其质感、色泽、声音、气息，每个细节都是惟妙惟肖的。



## 第 147 章 不甘

人合听仙姑说，在世间遇到快要入魔的生母，她不肯往生，执怨颇深。

人合几经辗转，用阳神身外身回到人间，在离京百里外的一处客栈附近寻找冤魂厉鬼的阴冷气息。



入夜后，在离客栈不远处的一处水溪畔，果然听闻有女人嘤嘤的哀怨——那声音伴随着涓涓溪水声，似有似无，如梦如幻。

人合瞬移过去仔细观看，只见池塘附近霜雾弥漫，隐约有一妙龄女子在水中游荡着。她好像在自顾自地忘我歌唱，曲调

哀婉悲切，那歌不长，但好像周而复始。

人合走到近前，凝视着那女子，看她浑然不觉，只好干咳两声，说道：“你为何独自在此彷徨不去？可有什么夙愿冤屈想要伸张？我看你身影朦胧，可见在此已经多年，眼看就要灵力耗竭，如果你陷入昏沉，失了神智，日后恐就再难清醒过来了。

我是个游方的道士，略通渡妄引魂的法门，你要愿意，我可以接引你一程，早入轮回。”

水中的女鬼身子不动，头转了一百八十度，直勾勾地看着身后的人合说：“你能看到我？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嗯，是了，有一个臭道士，最近真是烦啊，接二连三的。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男人，你还我泼天的富贵，你还我命来，还我命来！我可怜的儿啊，那负心的男人，那该死的王爷！我怨啊，都是负心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都是负心的！你，你，就是你！负了我，负了我，你害我害得好惨啊！”

话音刚落，愤怒的女鬼裹挟着一股劲风，毫无征兆地突然扑向人合。

人合哪有什么实战经验，眼看突生变故，想要躲避或应对都来不及了。一怔神的功夫，女鬼的利爪已到面门，五道爪影犹如刀光，但却都抓了个空，从人合的虚影中划过，没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人合发现自己虽然与这女鬼近在咫尺，相互可见，但两者好像处于不同的显化频率之中，虽相互投影套叠在了一处，但鬼魂感觉人合此时更像是个真正意义上的鬼魂！对鬼魂而言，人合是个虚体。

女鬼撕咬、扯拽，折腾了好一会儿，看始终犹如水中捞月，慢慢也就消停了下来。她恨得牙根儿痒痒，可是拿眼前之人毫无办法。而且她明显感受到来自对方磅礴的炙热压迫感，太过靠近或凝视对方都感到灼烧般的热辣。

人合看那愤怒的女鬼不再折腾，想要说点儿什么，但那女鬼好像在颤抖，她开始并不敢直视自己，此刻虽然两眼都在流出血泪，但却仍然怒视着自己，眼光毫不游移闪避。人合纳闷：自己哪里招惹这女鬼了，为何她会有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仙姑不是说自己是她孩子吗？可怎么看她也不像是自己一小儿认识的王妃妈妈呀，可她刚才好像是说王爷、负心汉、孩子，难道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隐情？



女鬼盯着眼前的道人，两眼冒火，她恨，恨死这个负心人了——他化成灰自己都记得他的样貌！看看他今天的样子，道貌岸然，还成了道士；自己呢，自己在这荒郊野岭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寒暑。天下之大，哪里是自己可容身之所！这一切都是因这负心汉所赐，今天还有脸回来，装作正人君子说要接引渡化自己，我呸！一股无名火升起，又扑向人合身形，一顿折腾。

人合耐心地静等着她再次疲累无聊后安静了下来，然后说：

“我想你认错人了，你我素昧平生，从无交集，我是好心来帮你的，不是那个负心郎。”

女鬼狐疑地盯着人合仔细打量，自己呢喃着说：“这不可能，不可能……太像了，就是一个人，我不会认错的，我不会认错的。”

人合说：“天下八九分相似之人罕见，却也不是没有。你真的搞错了，我是特意来接引你的灵界修行者，不是你的那个负心郎。如果你有什么心愿，可以和我说说，如果我能帮到你的一定帮你。”

女鬼还是怀疑眼前之人的说辞，但真拿他没办法，只好委屈

地说：“我想看看我的儿子，可是他不在王府中了。我被困这里也不知多少年了，周围都是大雾，我走不出去。我死得好冤啊！”

人合问：“你死后没有接引灵来渡你吗？前些日子有一对仙侣也要渡你往生，你为何不借机离开呢？”

女鬼沉默不语，许久后问：“你能带我去见见我儿吗？我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是否还活着。我自幼家贫，没懂事前就被人贩子卖入王府为奴，在王府里长大，从未走出那片宅院高墙。”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人合说：“我或许能帮你实现愿望，但我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好设法锁定茫茫众生中哪个是你的儿子。你且把过往之事如实说个清楚。”



女鬼的戾气逐渐消散，平静地站在水面上，空洞的双眼望向浓雾中的某一点远方，仿佛在很努力地想要抓取到什么。

女鬼开始诉说自己的往昔经历：

“年幼时的日子虽辛苦但并不艰难，其实王府里的管事、王爷、主母对下人并不严苛。自己打小是个美人胚子，很是讨喜，后厨的大师父还经常会悄悄给自己些零嘴吃食。那段时日现在回想起来是美好的，王爷经常远征在外，府上只有主母一人，其实没有多少活计需要照应着。

后来王爷从边关回来了，好像受了很重的伤，只是王府上下都不能议论或打听。又过了几年，王府迎娶了个偏妃，听说是个大官的闺女。随她入府的婆姨们说，她在本家是个不受待见的，过往她和其母在本家就是有名的是非多，在家主那里受气了就转身来刁难下人。

偏妃入府后不到半年，果然大宅院里就多出不止是非。她总是与主母明里暗里地斗气，埋怨主母垄断王爷，娶她进门却只守活寡。王爷被她闹恼了，关了她的禁闭，她就变着法地折腾下人们。那段日子，但凡有些姿色的女孩子们都轮番遭殃。

后来也不知道谁传的，说王爷不是男人，主母就从未大过肚子，娶个偏房也就多个摆设。院子里的姑娘们与那些婆姨打听，男人到底有啥子好。那些婆姨却不肯说。就在那一年，自己身子见了红，每个月都会痛得要死，老婆姨们说，这是身子思春了。那时自己还不懂这话的意思。



转过年来春末夏初，那天春雨淋漓，我在院子里低头赶路，碰到了他。他怕我摔到泥里，抱住了我。他的气息，他的眼神，他的声音，然后我的心就乱了，我匆忙起身，挣脱了他的手，跑回自家院子。可是，虽然人跑开了，魂却丢给了他。从那以后，在院子里，我会特意绕路，只为能巧遇到他，说或不说两句看似平淡的话。我会在他可能路过的地方磨蹭许久，好几次因此挨骂。唉，那时的他，真是笨得不要不要的，

只知道跟那群小厮胡闹，根本就不懂女人的心思。

那几年府里请来了个师父，专门教导年轻姑娘歌舞技巧，群舞独舞，我都是跳得最好的那个。姑娘们说，如果哪天能被宾客中谁家的世子、俊秀看到眼中，就算过去做个妾，后半辈子也都是相府的小主子了。所以姑娘们都在学怎么能妩媚到男人的倾慕，怎么能在床第上舞出男人的兴致。

那些平日里混闹的小厮们，经常会偷偷爬墙头来看姑娘们排练舞蹈。他也会来，而且那眼神里有火。姑娘们总是故意装作不知，特意地摆弄身段撩拨这些傻小子，看着他们那副嘴馋吃不到肉的窘态就觉得好笑。



后来，后来，他真的来找我表白。那两年的日子，真甜，每天只盼着天早点儿黑，主家早点儿睡下。那两年，我长得越发有女人味儿，而他也成了个壮实的汉子。我们相约日后求

主家给个恩典，我俩就在府上做世代家奴。

可万没想到，我有了身子，月信停了，还开始干呕。府上的丫头要是未婚先孕，是会被乱棒打瘪了肚子，轰出府门的。可是他是奴籍，不能离府，如果我被轰了出去，指派给庄子里的农户，我还不如与孩子一起死在乱棍之下，留个干净的身子。

后来他出主意，说王爷是个废人，如果能栖身给老王爷，以后的日子不但好过，还能保住我们的骨血，日后都在府里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于是我们就，我们就，设计，把蒙汗药和乱情药放到老爷的茶水里，在我伺候夜宵时，假装被老爷临幸了。

第二天天亮，我披头散发，乱了衣衫，撕碎了裙子，哭着跑回姑娘们那里。然后闭口不说一字一句。后来肚子慢慢地能被看出来，管事的来找我说：老爷说了，那一夜算数，让我移步到别院独居，养胎，如果能诞下世子，就给我名分和日后的富贵。

那段时间我高兴极了。他也替我高兴。我请主管把我信得过的几个姑娘请来帮忙，又要了两个小厮来打理院内的粗笨活

计。当然他也就能名正言顺地和我日夜相守了。想想日后我就是小主子，我儿子就是世子，感觉好像重新脱胎换骨了一般。

虽然那段时间王爷一次也没来看过我，但衣服、吃食都是上好的东西，我一辈子也没享过那样的福。大主母和二主母都来小院看望过自己几次，二主母一反常态，对我很是和善，特意送来糕点、鲜花，说日后共侍一夫，就是姐妹了，不要见外生分了才好。

可惜我是个薄命的，几次失血流产，差点儿就没能活到足月。那些名医走马灯似的来，也没见有什么妙用。倒是后来来了个仙人，说我中毒了，让人拿走了屋子里的花草、香囊，还用银针逼出了几滴黑血。

能活到临盆那天，是大主母每天烧香祈福请来的。我临产时，大主母还亲自来督阵，不许产婆懈怠，不许二主母来添乱。

当我九死一生听闻我儿的哭啼时，我已脱力而昏迷了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再醒来时，我就躺在他的怀里。那时我俩在一辆马车里，车棚被厚布遮蔽得很严实，轿厢内还坐着一个我认识的婆姨，她是大主母很信得过的嬷嬷。

那嬷嬷看我醒了，给我红糖水喝，还告诉我大主母怕‘那个’嫉妒我有了王爷的骨血，会害母夺嫡，让我出城去庄子上调养身子，等王爷禀明圣上，赐下正式封号，母荣子贵，就能风光回府了。大主母还赏赐了金银日用、上好的药材，都在后边的马车上拉着。孩子不用担心，按府上的惯例自有乳母会照顾周全。

随着马车的颠簸，我躺在他的怀中，又安睡了过去，那一梦好美，好美。

再醒来时，我们已在这处溪水旁，他倒在血泊中，背后都是血。马车轿厢碎裂散架，马好像已经跑了。我没看见那嬷嬷，身边有三个蒙面的黑衣人。他们正在往我的身上绑大石头。其中一个人我好像认得，那眼睛和说话的声音，似乎是王府中的一个护卫教头。

我哀嚎，我求饶，我愿意把值钱的一切都给他们，但他们根本就无动于衷，还用泥巴堵住了我的嘴。我在这水里没能挣扎多久，就看着自己的身体沉入水底不动了，而我却还在水中拼命挣扎。





我发现好像不再有窒息感，也没有不断下坠的牵引力，身上的束缚也都消失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怎么样了。这时只见他的身子也被绑上石头，丢入水中，正在下沉，可是他没有丝毫挣扎。我呼喊他的名字，却发现水不会呛入我的口鼻，而他答应着我，说他在岸上！

说也奇怪，我感到水不再有质感，水或空气或地面或树木、水草好像都不再具有实体的性质，它们都犹如海市蜃楼般的云烟形影，我可以不受阻碍地随意穿过种种不同质地的物相。我发现我在飘，飘荡出水面，悬浮在空中。

他真的就在岸上，他在和那些黑衣人的虚影打斗，只是拳脚次次都穿过他们的身体，仿佛是个疯子在奋力和影子搏斗。那些黑衣人对此浑然不觉，只是盯着水面看。我当时特别害

怕，怕他们看见我没死，会再次出手加害，我赶紧沉入水中，透过水面看着他们。他们在水边待了许久，然后转身离去，隐没在林中。

等他们都走了，我才敢过去找他。他还在气恼中，说他在中刀前也昏睡了过去，是痛醒的。然后就觉得嗓子里都是血无法呼吸，身体又痛又没力气，动弹不得。当时眼前只有马车轿厢的木地板，不知道是谁刺的那一刀。但过了一会儿就一点儿都不痛了，身子也慢慢能动了，于是就爬起身。结果看见车上的那嬷嬷去了后边的那辆马车，两个黑衣人在把昏睡不醒的我抬下车厢，另一个黑衣人把他的身子从车厢中拉了出来，就像拖拽破麻袋一样，走向水边。

他当时很纳闷自己明明就站在一旁，可这些人对此视而不见。他嘶吼喊叫，斥责撕打，想要阻止他们伤害我，可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徒劳。他觉得那是一场噩梦，一场无法醒来的太过真实的噩梦。然后我就被那些人沉塘了，他的身子也被绑了石头丢弃到水中。他觉得那些人很好笑，他明明就在他们眼前，可他们却看不见、听不见他。

他很笃信，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我们需要设法找个办法醒

过来。我当时也是这想法，不然无法解释各种不合理的荒唐。我俩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无法从那梦里醒来，只好坐在岸边空等。说也奇怪，时间好像定格在了那一刻，之后我没再见过日升月落四季交替。周围都是很厚重的迷雾，我俩不太敢贸然地离开那地方。

过了不知多久，有人从树林中走过来，在水塘边转了半天，好像在找什么。我俩开始还躲他，之后发现我们说话与行动他都看不到。那人对着水塘张望找寻，折腾了好一会儿才走。树林周围遮天蔽日的大雾从来就没有消散过片刻。我俩曾经尝试着想走出那迷雾，但兜兜转转总是又回到原地。

我们在那里等着梦醒，不知等了多久，突然天光大亮，有个人形的什么东西，叫我们跟着他走，说带我们再入轮回，回顾一生所做所为，接受心灵的审视。

我听过折子戏，也看过聊斋，知道那是地府的阴差来拿人锁魂。我知道我未婚先孕，失了妇德，谎言嫁祸欺瞒王爷鸠占鹊巢，种种行为肯定要下地狱受苦，我才不肯随他去呢。我也告诉他别去，我们都是横死的水鬼，在这里还能相依为命，也不用受人指使奴役；跟着那阴差去到地府，指不定就是天

人两隔，各自遭罪，不能再见。

可他却说，这就是一个梦，此刻如果不抓住机会醒过来，不知又要等多久了。他执意要随着那光而去，我和他吵闹赌气。他看那天光逐渐消退，就说等他梦醒就会摇醒我，让我脱离梦境或回来接引我走出迷障。于是他就融入了那光中，只留下我一个在此独守。



他说过，他说过的，要和我生生世世不离不弃，可是他就那样决绝地离开了我，消失在了那光里，再也没有回来。我为他做了那么多，可他却遗弃了我，把我一个留在了这里。那些海誓山盟都是骗我身子的谎言，他骗得我好惨啊！为了他我大了肚子，为了他我沦落至此，为了他我不敢面对判官的质询，为了他我骗了王爷和大主母，为了保住他的骨血，我

多少次差点儿死在出血里，可他却就那么走了，就那么走了。我好冤啊，我好冷啊，我好寂寞啊。我怕走出这地方，我怕被阎罗殿的官差发现锁了去，我怕世人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现在连自己都不愿去看水中自己的倒影。可是就算这样天地还容不得我，天雷寻着劈我，道士拿剑砍我。我没害过谁啊，真没害过任何人，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天下人待我不公，苍天待我不公啊！”

人合追问：“你可知那个新生儿后来如何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X6-148.1

## 第 148 章 心愿所显

人合入世寻冤亲，听闻女鬼诉凄凉。

天堂有路不敢入，恐被阴差责短长。

人合追问女鬼，可知那亲生儿子的下落。

女鬼凄然沉默了许久，然后说：

“我此生从未行走世间，一生所见不过是王府内院和这片水塘。我曾经尝试突破这四周的迷雾云海，但我最远只找到了一家官路上的客栈，还没敢太过靠近。”



我曾经几次想要去看看我儿的情况。每次想到那孩子，我周

围的景物就会幻化成那间产房，让我再经历一次痛不欲生的临盆之苦。之后看着他们把我儿抱走，可我却怎么也打不开那产房的房门，不管我怎么嘶吼哭叫，也没人会来开门。

每次我这样尝试，只会让我更痛恨那些虚伪、无情的世人！

——

他搞大了我的肚子，却在我们可以相伴永远时，说这只是一个梦！然后独自走了，就那样走了！

之前我很感激大主母对我的呵护照料，可她却只想抢走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啊！

那蠢憨的王爷，他就是一个废人，那晚就算喝了春药也还是个废人，他居然真相信占了我的身子。哈哈，哈哈，真是好笑啊。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个心肠最是歹毒的小贱人，她斗不过大主母，就来下药害我。亏着我当初那么信她，还以为真的日后能做好姐妹呢。世人都是坏的，都待我不公。我知道，我知道，她日后给王爷生的，也不是王爷的种。那个大冤种啊，两个儿子没一个是自己的。王爷又怎样，还不是绝户命。

该，活该！他们一家都在战乱里死绝户了。

你知道吗？那些暴动的灾民破城时，大主母和那小贱人居然跑到我那产房中来避难。原来我那房间的床板下还有密道密室。多年来，她们说这房子闹鬼，任何人不许靠近，就是为了保住这密室的秘密。

那两天她俩躲在地下密室里，惶惶不可终日，我就在她俩的耳边不停地劝她俩自杀。我知道她们听不见我说什么。生前，我听别的姑娘们说，冤死鬼有劝人替死的能力，在这水边我是不愿害人的；可对这俩，我就没有菩萨心肠了。我日念夜念，她们一旦打盹，我就搞出阴风去吓她俩。你别说，那大主母很信这套的，很快就被我活活吓疯了。

小贱人怕大主母在密室里哭闹的响动太大引来祸事，就去捂她的嘴巴，结果大主母的魂体就从她身子里出来了！她挣脱出身体后，第一眼先看到的就是在一旁张牙舞爪叫好的我，结果把她的魂一下子给吓缩了回去。她的屎尿都流出来了，裙子污秽不堪，再无往日的端庄。

她拼命地喊：有厉鬼索命！挣脱小贱人的手就往外跑，那力气大得惊人。那小贱人可不敢让她跑出去瞎吵吵，一把抓住



她的脚踝，结果大主母摔倒时把头磕出了一个大洞，红白色的血流了一地，那场景吓死我了。

大主母怯生生地不敢从皮囊里爬出来，几次探头看到我就又缩回身子里。我是恨她，但当她胆怯地站在我面前时，当她一个劲地央求时，我还是心软了。之后我俩一起合力去折腾那个小贱人。

在那狭小的密室里，那贱人守着大主母的尸体，看着一地的屎尿血污，很快也就吓疯了。我和大主母不停地在她耳边责骂她，例数她入府后干过的桩桩件件。她堵住耳朵，又是哭喊，又是磕头，不吃不喝，疯癫的样子老滑稽了。

三天后她也死了，死时人都脱相了，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身上的衣服被她自己撕扯成布条——她是用那布条上吊的。

她死后，从身子里出来，看见了我和大主母，她惊恐万分地看看我们，又看看挂在梁上的自己，不敢相信地崩溃了，哭喊着：不是我，不是我！这没完了，这是梦，让我醒过来，让我醒过来！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然后身形穿过密室的墙壁就冲了出去，后来再也没见过她。

她走后，大主母问我在这密室里多久了，我告诉她，我的世界里永远灰蒙蒙的没有时日交替，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多久了。我一般是在水塘附近，只在想到这里时，会出现在这里。

大主母问：什么水塘？

我告诉她就是我被溺死的地方，我不知道那在哪里、那是哪里。我问她当年为何要派人在路上杀了我们。

大主母说她没有命人如此安排，并且真心想让我们这对苦命鸳鸯远走高飞，不要在这笼子里过一辈子，还赐下了够我俩半辈子吃用的金银，只求我俩不要再回来给她添乱、给王爷添堵。

她说她知道王爷不是个男人，但王府的脸面是要维护的。王爷一生为国杀敌，杀人无数，也心有愧疚，但怎么说也不当得个绝户的报应啊。

大主母怀疑是随行的手下——那嬷嬷与护卫，知此行千里有去无回，就见财起意，私下做了欺上瞒下、谋财害命的勾当。当年那些人回来后，只说把人送到地方了，一准不会再回来添乱，并没说杀人越货之事。

看着往昔那高傲的大主母现在的样子，唉，如今都是冤死鬼，也就这样吧。我问她是否想要来水边做个伴，她说要在家里等王爷与少主回来，他们去城头拱卫京师了。我也就没再多劝，就瞬移回了湖边，之后没再回去瞧过。

倒不是我不想，只是我发现我的身形越来越淡薄，意识越来越模糊，经常一发呆就很久。很多事情，有时能想得起来，有时就彻底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谁、经历过什么、这是哪里、为什么在这里，也失去了瞬移的能力。”



人合问：“那当时你可问过王妃你儿的去向？还有，前些时日那对道侣来渡你，你为何不愿随他们再入轮回？”

女鬼凄凄然一笑：“我本为寻儿而去，却在那一刻只想怎么能报复她们，全然忘记了问我儿下落。至于那对道侣，我知

他们心意——我发现自打成了这飘荡的魂体，世人的思想念头，我都可知。那对道士把我看作是妖魅，只想铲除了我。那男的用强硬手段，那女人倒有些好心，但也只想把我送入轮回。可我真的厌倦了这世间凄苦，人人都口是心非，各个见利忘义，我不想，真的不想再入轮回，宁愿在这里等他回来，或许有一天他良心发现，会从那光里回来找我的，或许吧。”

人合问：“那你为何愿意与我说这许多？刚见面时为何如此愤恨地喊我为负心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女鬼似笑似哭，话音空灵飘荡：“你长得太像他了，那身形轮廓，那眉眼高低，真的很像。我能感觉到你不把我看作是怪物，你的心里对我有真挚的情感，那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不冷酷也没有敌意的戒备，不像那些来此积累功德的道士，只把我看作是‘祸害’。”

人合说：“既然你我缘，我倒也愿意助你再见他一面，圆你心愿，你可愿意？”

女鬼连忙点头，可又有些犹豫，慢慢地摇头说：“他不爱我了，他不愿与我长相厮守，叫他回来，也是枉然。他最后跟

我说，你醒醒吧，这都是一梦！真是可笑啊，他才是那痴狂了的。我就没见过一个步入到光中还能活着回来的。

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怕，我怕那些阴曹地府的种种酷刑。我未婚先孕，我欺瞒王爷，我横死路边，我害人性命。我听那些丫鬟婆姨们说，地狱可吓人了，一旦进去了想要再逃出来比登天还难。那里有牛头马面，有阎王小鬼，有各种祸害人的酷吏严刑。我宁愿在此徘徊，也不想去被那些老爷们追责。



院子里的老嬷嬷说，要是生前没有金银珠宝、购买香油贡品给神仙们，死后就没资格去天国享福；要是没有子孙烧钱请人念经，就无法躲过小鬼的祸害，也无法贿赂一众地府官吏。我真的只是个丫鬟，哪里有钱去买通天的路径、去贿赂办事

的鬼差。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比较好，至少有个自在。”

人合说：“我看你的灵力已经涣散得七七八八，再过些时日连神魂神智也会彻底丧失，到时你只会凭借生存本能去贪食抢掠阳气。如果你有幸灵明良知尚存，不愿去祸害一方，就会真正地溃散于无形，与这一方水土气运化作一体，成为流转能量中的一部分，不再是有意识的能量体。”

女鬼笑笑说：“那也好过去地狱受苦吧。你是修行人，你说实话，可否真有天国、地狱？我若步入光中，是否还能做自己？”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人合思量了一下说：“我知道你能读取我的思想，却无法翻看我的记忆，所以我不能把我见闻过的一切直接传输给你；但我将要说的内容，你可以透过读心知道我是否在撒谎骗你。”

女鬼点点头，盯着人合仔细地凝视。

人合说：“你之所在此处，确实是一念无明所幻之地。步入光膜后，你可从这一梦中脱离出来，但又会坠入下一个你所执之地。你是谁、你在哪儿、经历什么看见什么，都全然依

据你的心愿显化。你会以灵体的形式进入到灵界之中，受到灵界能量的滋养，成为不生不灭的灵体。

灵界是有相之界面，位于无相无色之下、有相有色之上。时空在灵界中都是按集体意识的心愿所化生构建成的，你相信什么就经历什么，你把什么当真，什么就是真的；你觉得什么可以对你产生影响，什么就能对你产生影响。但你想要脱离你的一念所执却是办不到的。

因为那是一个集体实相，你想进入你那个实相是你的选择，但你想脱离那一实相，就要受到集体意识的束缚了。除非你能有一天对那一切豁然，不再当真，成为觉醒的开悟者。

所谓地府、天国、净土、地狱，那里都有，都藏在这光锥之后。你步入光锥后，我无法保证你会落入哪一界面中，不过依据你当下的信念与认知，我大概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毕竟在整个宏矩阵中，有一个最根本的法则贯穿各个界面，那就是，个体的意识认知层次决定了其意识频率，而意识频率决定了其被显化入哪一个实相层面中。”

女鬼一脸迷茫，很努力地在听，但却一点儿也不懂。她说：

“你能说得简单点儿吗？我知道你未在撒谎，但我真的越听越糊涂。到底走入这光锥后，我会不会被鬼差捉了去下血海油锅啊？我真的没钱贿赂它们啊！”

人合叹气说：“若你有如此‘愿’景，将会如你所愿。”

女鬼一惊，忙说：“我不想，当然不想了啊。我想上天堂的，我想永远不再入轮回，我想不用辛苦劳作，不会得病，不用痛经，不会大了肚子，我想被人爱，有爱我的男人和疼我的父母，我想有好多好多的钱，住大房子，有丫鬟婆姨服侍我，成为王妃那样的贵人，我想不再做丫鬟，我想每天有好吃的，穿那锦缎做的衣服，我还想……”

人合静静地听她说了半天，惨然一笑，叹息道：“痴者啊！”然后说：“这样吧，你且看我手上的这枚珠子。”

说话间两指间凭空多出一个明亮璀璨的光球，那光球随着人合摆动手掌而左右开始摆动。

人合说：“放松你的精神，让我带你回到你人生不同的节点上，去看看那些未被你经历的其它可能……”





### X6-148.2

女鬼眼前浓雾翻涌，等雾海退去，她看到了她的他——

他站在那光锥前，此次并没有走进去，而是转身回到了自己身旁，牵住自己的手，深情地说：“鸯儿，我会永远陪着你，不离不弃，直到海枯石烂。乖，不怕，不怕了，我就在你身边，我会永远守护着你的。我哪儿也不去就是了，我们相伴到永远，不管这是梦还是现实，这池塘就是你我的天地。”

女人喜极而泣，扑入汉子的怀里。

俩人在这水畔度过了不知时日的岁月，可那永恒的重复让寂寥悄悄稀释着蜜汁般的幸福，俩人从卿卿我我变得无所事事，从无话不说到相视无言，从耳鬓厮磨到两看相厌。慢慢地鸯儿觉得他变了，变得不再温柔、变得不可理喻、变得不再关心自己、变得无话可说。他越来越沉默，自己也好像说尽了

自己所有的思绪。那沉默变成了冷战，那炙热的情感慢慢地冷却成牵绊，再凝固成羁绊的纠缠。

此刻一个画外音问：“如何，可有遂愿？”

女鬼说：“相濡以沫的日子比死囚的牢笼还要窒息，我多渴望打破这无尽的无聊岁月，重新唤醒激情。在这周而复始的一成不变中，彼此成为了对方无形的束缚，这片曾经我以为的世外桃源此刻就好像是个坟墓。我厌倦了这一切，我想要离开这里，不惜任何代价！”

如果我俩是在王府里，我想一切肯定会大不同，这里实在是太闷了。这日子一天也无法忍耐了，气恼的情绪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情绪经常无法自持地在心中激荡，让我感到万般委屈。就算找他吵架，都无法宣泄个痛快，这个闷声的男人，难道没有火气的吗？真的一点儿也不男人！那沉闷的窒息感啊，会潮水一样起起落落永无休止。

我到今天才发现，他既不风趣也不博学，就是个废物！他始终无法帮我打破这四周的浓雾，也没能力带我远走高飞，走出当前的困局。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永远都是一眼望到头的无趣。或许当年我的那些小姐妹们，现在都已经嫁人，有了

自己的家、可爱的娃娃、体贴的男人；可看看我，我有啥？在这狭小的格局中，过着永无止境周而复始的日子，我的窒息感如影随形。如果当年我们留在了王府，肯定会过上全然不同的日子。

而现在的日子除了争吵、委屈与怨恨，还有啥？坏情绪一次次锥心般地刺痛我，现在连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他，都会让我觉得厌弃烦怒，这个三脚踹不出个屁的男人不管干什么都做不到我的心里。回想当年我可是最漂亮的领舞，花一样的年龄怎么就跟了他？我真是瞎了眼蒙了心，痴情于这样的人，还誓言要和他长相厮守到永远，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什么都不懂啊！

如果当年，如果当年不是被他搞大了肚子，如果当年不是和他恋爱，一切都会大不同的！我可是最漂亮的，晚宴上献舞时那些年轻世子的眼中只有我。我本可以一生富贵无忧，可是我却因他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我此刻宁愿一个人过，也不想再看到他了！是的，这就是我的心愿。”

他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他的思想开始慢慢迟钝，甚至时常

会失忆，他不再记得自己，也不记得刚发生的事，他看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叫不出她的名字。他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自我，甚至对鸯儿的哭闹或照顾都木然无觉。然后有一天他砰然化作了一捧乱飞的萤火，那萤火一部分融入到了女人的灵体，一部分化为流萤，慢慢地晕散在这片虚空中。

在“鸳大头”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剩下死寂般的空虚。那要命且无聊的清醒每时每刻都折磨着女人，在那满是迷雾的死寂中，鸯儿一遍遍地回忆过往的争执，回忆那些情绪的激荡：那些自己曾那么在意的桩桩件件，此刻突然发现，过往的是非好像都犹如儿戏，就连他气急了吼自己的样子，都好甜蜜。

女人在孤独中每日哭泣，眼泪就好像烈日下融化了的冰雕，滴答不停。



在那混沌里，不知过了多久，一切都开始模糊断续，鸯儿犹如夏日中的雪人，慢慢消散无踪，好像与那一潭碧水化成了一体。然后砰然一声，那一片两人曾经居住过的小天地，犹如水泡般爆开，隔绝内外的浓雾散去，一切重新融入了全然，就好像一切都从来没出现过发生一样。

王府某小院内，女人从卧榻上惊醒，只见“鸳”就笑盈盈地坐在自己的床边。

他温言地安慰道：“莫怕，莫怕，都是梦。你产后虚弱，已经睡了三天。现在都过去了。王爷说了，你诞下世子有功，  
细雨社www.xiyushe.org  
晋升为王妃，我现在是你的近身亲卫。”

鸯儿看着孩儿他爸，此刻他的眼窝深陷，看来这几天他日夜守护不曾好睡。他温柔地拉着自己的小手，那感觉真暖。想着以后世子长大，自己今日已贵为王妃，日后能与“大头”他日夜相伴，不由得嘴角上满是笑意。自己再也不用去做粗活，当下人了。心里那个美啊，眼里充满了希望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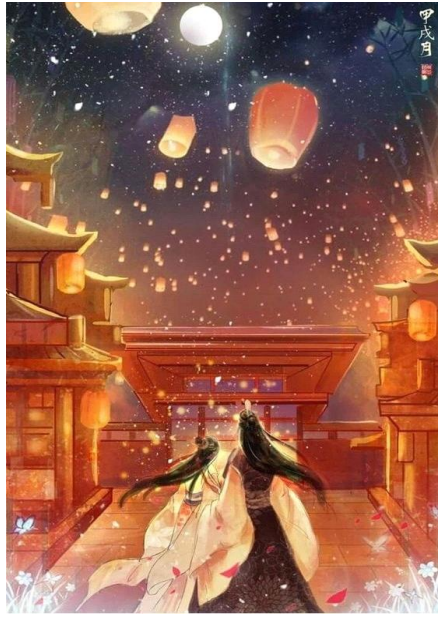
在之后的那几年里，王爷就没来过这个跨院，鸯儿与大头哥哥倒也乐得如此。衣食用度都是最好的，从来没有亏缺过此处。只是鸯儿从未走出过这个跨院，有大主母派的护卫在那

里守着，不让陌生人靠近小院。王府内外任何场面上的事，都是大主母与王爷出面应对。没有外人知道，王府里多出了一个所谓的王妃。

鸯儿知道自己的儿子自幼是在大主母院里长大的，孩子出生后就从未再回来看望过自己。后来过了几年，又听说侧王妃怀孕了，并为王爷又诞下一子。

就在侧王妃产子的那夜，大主母破天荒地来见了自己。嘘寒问暖后大主母说：“那狐媚子日后定然会依仗儿子来争夺家产名分，她一定会暗中加害世子。为了护佑孩子的安全，等孩子懂事后，他只能认我做他唯一的妈妈。若日后孩子偶然来此跨院，好奇问起此事，万不可泄露真相。若世子得知自己是奴婢所生的私生子，那就会捅出天大的乱子，说不定因此会毁了他一生的前程。”

再后来我听闻世子很有出息，府内放爆竹庆祝他金榜题名成了状元。之后听下人说，他淡薄名利，搬出了王府，不与二弟争王位继承，独自去了很远的地方避世修行。其实孩子安好，当妈的也就放下了。



平静的好日子又过了几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大头兴冲冲地来找我。他告诉我说，王爷决定让他脱离奴籍，率队去城外剿匪平乱，以平息京郊的流民草寇。若能立功，日后还能在军中得个官阶身份。

他这一走就是半月有余。一天清晨只听城上炮火隆隆，之后府内大乱，去打听的丫鬟回来说，小院的门被从外边反锁上了，院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各个心焦。入夜后院里的小厮翻墙出院打探消息，快天亮了才翻墙回来，他说：“外边已经大乱，府里的男丁们都随王爷去打巷战了，大主母和偏妃不知所踪，王府内一片狼藉，无人主事。”

天大亮后，隔着院墙可见四处火光，黑烟冲天，有一大群陌生人突然踹开小院的大门，他们冲入小院，打砸烧抢所见的

一切，还用强祸害院里的女人。在挣扎悲愤中，鸯儿一头撞向石柱。

头好痛，温热的血在脸上、身上、地上，意识变得模糊，好累啊……这大头真是个靠不住的，如果换做是王爷，一定能保我周全的。这一生虽贵为王妃，却被幽禁在这小院中，锦衣玉食、耳鬓厮磨又有何好，不过是笼中雀而已。如果我是真正的王妃，不说和大主母平起平坐，就算和侧妃地位相当，那也是风光自由的主子啊……

不知过了多久，鸯儿从急促的呼吸中惊醒——一个内府的嬷嬷在摇晃着自己。



那嬷嬷满脸堆笑，讨好且谄媚地笑着说：“姑娘昨天碰到了头，这是做噩梦了吧？没事的，没事了。你看我这粗手笨脚的，扰了姑娘没？往日里有什么做得到不到的，姑娘多担待



啊。我这是来给姑娘贺喜的，恭喜姑娘了。”

说着话，做了个万福礼。然后接着说：“王爷在晚宴上看了姑娘的舞后，很是欣赏，总是心心念念的。大主母慈悲啊，什么都替我们下人考虑着，今儿个发了话，许了姑娘你脱离奴籍，日后可伺候王爷安寝。啧啧，你这丫头真是好命啊，天上掉下的好福气啊，我们这些粗笨的烧高香都求不来的呢。姑娘一看就是个富贵相，你看看这小脸蛋嫩得能掐出水来。

姑娘啊，你要是得了富贵，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平日里对你好的。你还记得不？去年，就是去年春节，我还送你糕点吃呢，那可都是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呢。快起来了，主母等着你去磕头谢恩呢。”



七日后的王府喜宴上，王爷同时迎娶两女，傲气的偏妃和刚脱离奴籍的舞女都成了侧王妃。大主母在一旁一本正经地看

着笑话，心想着：等明日，看这京城里的碎嘴女人们，怎么说这新入门狐狸精闲话。想跟我抢家产男人，那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手段。

大婚后的第三天，热闹散尽，王爷第一次要“鸯小主”侍寝，幸福的忐忑至此画上了句号，从此美梦变成了噩梦。她那时还不知道男女之事、周公之礼到底是什么，开始只是顺从地配合王爷的要求，可万没想到，王爷却用一根玉锥坏了自己的清白身子。那夜很痛，褥上的鲜血让王爷很满意。

后来每次王爷在偏妃那里得了不痛快，就会变着法子地来折腾自己。每次都很痛，那玉锥越来越粗，次次都会见血，害得自己几天不敢下地。鸯儿不明白：难道这就是女人的命吗？大主母和偏妃怎么就没事呢？难道是自己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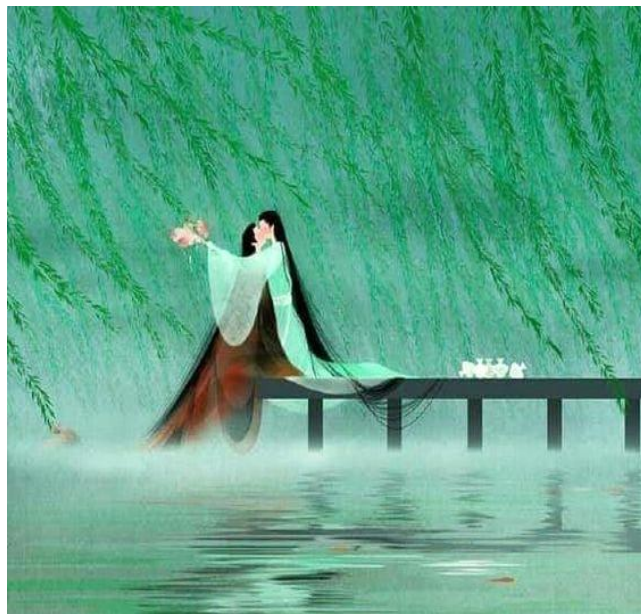
其实比那玉锥更让她难过的是，大主母和偏妃俩人的宫斗，不知为何每次最后倒霉的都总是自己。王府内的锦衣玉食、软床华服，并没能让鸯儿感到丝毫的幸福。虽然每日可无所事事，还被各种伺候着，但一到黄昏她就怕听见脚步声。而每到天明她又很怕去两位“姐姐”那里请安。

这日子到哪天是个头啊！幸好自己院子里有个外号叫“大头”

的，是内院的一名小厮，也是院子里长大的，他从小看自己的眼神就很不一样。他姓“鸳”，而自己的闺名叫“鸯”，姐妹们原来常拿此事调侃自己。

是这个“大头”让自己第一次知道了做女人的滋味，知道王爷的把戏有多变态——那些花样百出的棍棒，让鸯儿胆怯。尤其是王爷很喜欢看自己挣扎着哭泣、听无助的哀嚎，那让他反而更兴奋，笑得更猥琐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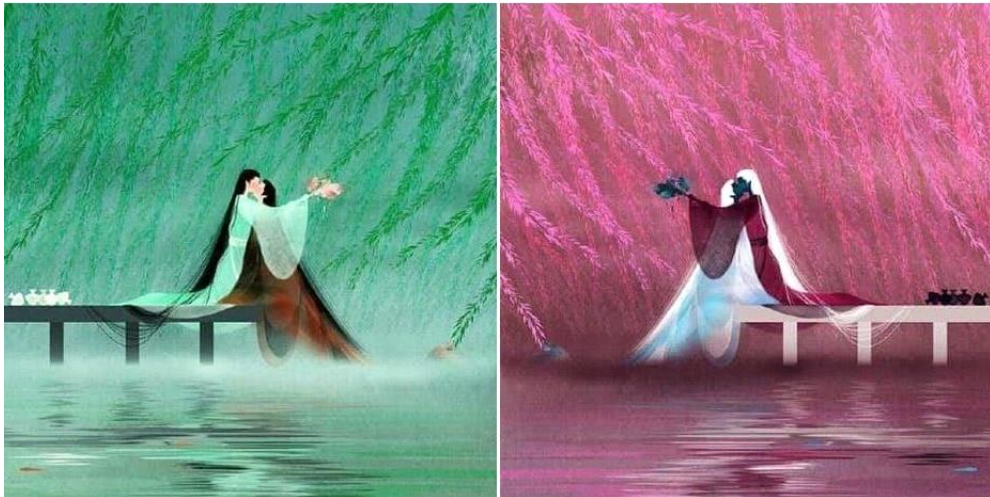
回想当年自己是那么羡慕主子的生活，可现在只想做一个不被注意的粗使丫鬟。自己原本一向自傲的姣好容貌，现在却成了附加诅咒的皮相。真想和鸳郎私奔，一走了之，去个只有自己和他的地方，与世隔绝地长相厮守，再也不用伺候王爷、看那两女人的脸色度日，不用每天活得提心吊胆。



## 第 149 章 天地二分

**一念所执困阴冥，种种往复不如意，  
怨天恨地无出路，且问苍茫心何许。**

鸯儿在大富贵中过得并不开心，只想能与“大头”哥躲到一处世外桃源，过无忧无虑的二人世界。在那里最好能永远年轻，不会生病，永不离别，也没有其他女人和自己争男人，不用伺候人，也不用做家务，不用干活，更不用为生计劳苦。就那么纯纯地爱着、相伴着，直到永远。那生活一定就是天堂的模样，是幸福的味道，是自己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可能。



思念所至，实相所显，自己又出现在了那熟悉的水畔，自己的大头哥哥正笑盈盈地朝自己走来，他背后是那光灿灿的光锥直通九霄。他牵住自己的手，深情地说：“鸯儿，我会永

远陪着你，不离不弃，直到海枯石烂。乖，不怕，不怕了，我就在你身边，我会永远守护着你的。我哪儿也不去就是了，我们相伴到永远，不管这是梦还是现实，这池塘就是你我的天地。”

鸯儿哭着跑向自己的情郎哥哥，激动的眼泪模糊了视线。她想要紧紧地抱住他，投入他的怀里——那是自己能想到的最美好的事。

“鸳鸯哥哥，鸳鸯哥哥！”她扑向他，身影交错，却扑了个空。她穿过男人的虚影，眼前的翠柳碧湖瞬间变成了火海血池。热泪流成了冰痕，感动跌落成委屈，倔强的坚持仿佛瞬间失去了依托。她觉得再也无力站立，也不想再挣扎。那扑空后的惯性，让她跌入血海之中，而她木然地任由自己沉沦下去，毫无溺水的恐慌与挣扎。

“大头哥，对不起！”她突然想起了很多、很多，那些现在回首看毫无意义的争吵，那些为一时想要压过他一头的冷战，那些为惩罚他而说的狠话，还有他砰然溃散时犹如花火般的荧光……

哈哈，哈哈……鸯儿哭着，笑着——这里就是自己的天堂，也

是自己的地狱，曾经的幸福与苦难、欢喜与厌弃，怎么就、何时就逆转成了现在的样子？他与我，我与他，这周围的一切，其实都没变，可一切又都变了，变得犹如月信，来也烦不来也烦，失去更烦。

此刻的鸯儿，脑海中五味杂陈。四周昏暗而虚无，没有可参照之物来判断自己是在下沉还是在飘升，或者自己是悬浮在乱流的风中，犹如枫叶被八风舞动。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隐约看见了一个朦胧的光点，就好像浓雾中暗夜里的晨星。鸯儿非常努力地想要看清它，靠近它，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因为那是这无尽虚无中唯一能被自己感知到的参照物。

感觉那光好像在飞向自己，或者自己在飞向那团光，又好像是个光球。随着逐渐清晰，隐约可见光中有个人影，那轮廓好熟悉，他居然是“大头”！

鸯儿兴奋地高喊：“驾哥哥！驾哥哥！”

可突然又哑然——不会又是一个幻境吧？鸯儿谨慎地靠近那由光构成的人形，那光突然变成了一条高亮的细线，那光丝通天贯地似的，犹如锋利的刀锋无声地划过自己。

光丝闪过后，世界好像发生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好像刚才的一切只是散落无逻辑的梦，又好像确实真的发生过！鸯儿惊恐地发现，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迅猛地拉扯自己后退；而就在那一瞬间，就在自己面前出现了另一个镜像的自己，随着自己快速地后退，那个镜像的自己也在缩小远离。



## 镜像体验与多重实相

人合看着自己与女鬼所处的整个天地，随着女鬼的自我意识解离而瓦解崩溃成光屑四散。那女鬼一分为二互成镜像，一个飘荡高升，一个沉潜下坠。随着水塘四周由远到近的一切景象都挥发殆尽，最后自己与那女鬼留在原地的残影也扭曲后化作了虚无。

人合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三重意识在同时觉知不同层面上的感

触：

一个好像很模糊，它无比庞大，犹如整个空间，那意识可以感知到，一个水晶球般的泡泡在其中，正在崩裂开。

第二个自我意识好像就是这个球泡本身与其内所显化的一切万物。它正在消解。

第三个就是这站在水畔，看着一切，与女鬼交谈的自己，不可置信地看着周围的山水天空，包括自己在涣散成光影的飞萤。

慢慢地，三个不同视角不同感触的自我意识，随着那泡壁的彻底消融，合成了一体，再无内外、远近、我和非我之分。



就在面前女鬼涣散成虚无前的最后一刻，她问人合：



“那飞走的是谁？那沉潜的是谁？我又是谁？”

人合说：“你就是你，但你又不是你。

飞走的是你的天魂或说主魂，是你投生入此生前的你。

这与此天地一同消散的是你此生所演绎的这个你，是那个把之前皮囊当成是‘我’的那个你，是你这灵体的皮囊我。我们叫其为人魂，或说爽灵、觉魂、识魂，就是你生前所说的心智。

那正在沉潜的还是你，它来自本系统，专门负责你的无意识活动、载具运作、下意识自保、载具内在系统调控，所以叫生魂。因其隐性的特质又叫幽精，是支撑你生前人形载具自动化运行的关键，在某些体系里叫它地魂。”

女鬼的幻影此刻已犹如薄雾，她惨笑着说：

“那我此刻是真的烟消云散了，是吗？”

人合说：“被你视为你的身体早就腐朽消融，被你视为你的鬼魂现在也消散冰解；但你并没死，也不会消失——

作为你的自我意识，此刻会回到灵界，去继续体验在你信念

里被当真的所执；而那被矩阵回收了的人魂智能操作系统，也不会就此消失。当你或谁，再次渴望经历这‘穹儿’的一生时，矩阵会重新把带有地魂或说带有生魂的角色上线，让她长大成人并演绎出各种变量中的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全新的此角色的识魂。识魂在主魂未归天前，在滞留期间被当作灵魂，成为灵体的自我认知之主体。就好像你活着时把那皮囊当作是自己一样。

要知道主魂是不会把这个角色我看作是我的，自然它也因此不会恋恋不舍把其当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人合此刻随着幻境的消融也早已没了身形，他的这番话语就连自己也不知妈妈的主魂是否听到了。不过无所谓了，人魂已经涣散与虚空合一，地魂已经重归系统，而天魂看来已经

踏上了后续的神智旅程。后续她在灵界中的种种经历，正好是自己这个因修炼而飞升灵界、未曾经历过死亡的人，见习其它灵界面向的好机会。

思念至此，人合用意识锁定了演绎过自己生母的那个主魂去向，然后把自己的意识紧紧地锁定住了她的意识主体。

人合很肯定，她这个角色在之前某一版本中是自己肉身的生母；至于她所生的那个世子是否日后成为了我这个人合，并不一定。在众多的平行版本中，她只演绎了其中的某几个版本故事，她所经历过的版本里，有的确实生下了世子，但那世子是不是自己经历过的某一版世子，真的很难说。

演过鸯儿的主魂，从滞留灵的体内飘荡而出，看着那被自己多年来当作是自己的灵体与整个世界在消散，看着另一个自己慢慢地飘远，沉没入昏暗的虚无中。

紧接着，在自己的眼前出现了两个光斑，一个明亮刺眼犹如太阳，一个红暗幽静犹如隧道。隐约间好像还有更多这样的通路，但它们并不能被自己锁定住具体的位置。

这无形的魂犹如光雾之烟在空间中飘荡着，它自己明显地可

以感受到高亮太阳的炙热，那刺眼的亮度让它不舒服，或说是有点儿畏惧、抵触。于是它好奇地把注意力焦点转向了那旋转着的红色光洞，那洞里好像仿佛能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只是那声音被空灵冲淡成似有似无的鬼语。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那鬼语般的呢喃越是听不清，穹儿的主魂就越想听个仔细，那话语好像是在重复着说：

“来吧，来吧，失落又失望的人，你的罪疚感与对世道的怨恨在这里都能得到洗涤。来吧，过来吧，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一小步就好，你一切的烦恼都会从此被抛之脑后。

来吧，来呀，投身到公正中来，你渴望的绝对平等，在这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你感到被亏欠的会被偿还，所有你因愧疚而无法释怀的纠结在这里可被平复。”

鸯儿的主魂，此刻被这些话语深深感动：是啊，世道待我不公，世人如此凉薄，凭什么我生而为奴，凭什么做女人只能如此被动，与大头哥的爱，是我拖累了他，还是他迟累了我呢？或许这感情就是一场彼此伤害吧，或许与其他男人相爱后果会全然不同，会更关心我，更合乎我，更勇敢一些，或许……有太多的或许了。

鸯儿的主魂望向那悸动如心跳的红色隧道，可见不时有“什么”被其吸引，被吞噬进去，融入其中。就在凝视与聆听它的时候，一股强大的牵引力把自己诱惑向它，随即感觉自己不由自主地飘荡过去。

随着离红色漩涡越来越近，鸯儿的主魂心头突然一颤，一股熟悉的感觉涌现出来：这一幕自己好像历经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如果我选择了那刺眼的金光会怎样呢？

思念所及，便望向那金色高光的太阳——它嗡鸣着，不言不语，好像对自己既不抗拒也不亲近，如如自在；但那强烈的明亮是如此的通透炽烈，那琉璃无染的光，让自己感觉自惭形秽。那感觉就好像是个满身泥污的乞儿，不敢步入丝绸庄去挑选自己心爱的手绢。

就在鸯儿的主魂在思想上又一次觉得自己不配靠近高光的那一刻，红色漩涡的牵引力陡然剧增，之前犹如呢喃的耳语变成了申斥与咆哮：罪疚必须被平复，公平远比一切都重要！

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伴随着那咆哮声直击自己的内心，那啼哭声好像是在怨恨自己的无情与不负责任。她突然想起府里那些碎嘴婆姨们的话语——流产或夭折的孩子、被遗弃的婴儿会变成怨灵纠缠自己的妈妈……

思绪刚想到这里，只见那红色漩涡内就伸出无数双手，抓向自己，纠缠住自己，仿佛捕食的藤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就在那些黑烟凝化成的触须接触缠绕住主魂的那一刻，只觉得自己内在隐藏着的愤恨、委屈、怨怼、不甘、罪疚、惭愧、畏惧、胆怯、卑微、自责，所有被自己刻意忽视了的内在情

感都被触发与唤醒。这些情绪混合交织成戾气，快速地占据了整个主魂的自我意识，清明退让，愤怒怦然喧腾，委屈的憋闷感让她想要撕扯开自己的胸膛，但却因没有形态而无从释放。

主魂翻涌着暗红色的黑烟——

它恨这个世道，也恨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感，恨那个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驸大头，恨大主母，恨偏妃，恨王爷，恨自己的父母，恨那个把自己从水塘旁搞到这里的那个貌似驸大头的陌生道士……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是的，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们这些人，一步步拐带而成的！自己是多么无辜的受害者，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与抵抗命运的捉弄！

眼前的虚空变成了粘稠的暗红色，自己仿佛置身于血池之中，窒息感、压迫感、恐惧感，让其拼命地挣扎，但就连挣扎都变得很费力。自己此刻又具有了人形的躯体，还是那熟悉的女人轮廓。



她拼命地在血海里扑腾，让自己露出头来，贪婪地呼吸着周围炙热的空气，但那炙热的空气一旦进入身体却冷得让人颤抖。空气是冰冷的，那炙热感是一种辐射能的热浪！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她看向周围最明亮的地方，那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眼睛聚合成的怪物，其中的一只大眼睛正紧盯着自己，眼仁中好像有一个人影在扭曲着舞动着。一个陌生的声音威严地在自己脑海中响起，那就好像是画外音般，既感觉无处不在，又找不到声音的源头。

那声音问：“说出你的名字，你这有罪之人！”

威压下的胆怯，犹如犯错后被王爷凝视时的局促感，让女人感到自己此刻的卑微。



“我叫鸯儿。”女人怯懦地低下头，小声地回答着。

那声音毫无感情又盛气凌人地说：“我不是问你的角色名，而是问你的名。”

我的名？难道我不是苦命的鸯儿吗？如果我不是她，我是谁呢？我的名字又是什么呢？女人思考着，但脑海里根本找不到任何答案——自己确实经历了几个不同版本的人生之梦，但那些故事线中自己都是鸯儿啊。

女人迷茫地、胆怯地望向那大眼睛，渴望得到某种提示。

那大眼睛冷哼了一声说：“又是一个活丢了自己的心灵，戾气缠身，怨恨满怀，一脑子都是别人的不是！”

很好，很好，欢迎你又一次回到这里。接下来你要走过心灵的荒野，渡过悲伤的长河，爬上懊悔的荆棘山，到那山顶上杀死你的心魔，拿回你自己的真名。到那时我们会再见面的。完成这些任务，没有时限，也没谁能帮你。不过我看出你此次好像多了一个隐形的心灵向导，希望你能因此走得更顺畅些。”

女人环顾四周，一无所获：向导？哪里有向导？隐形的？我

怎么跟它对话，它能怎么帮助我？知道的越多，问题也就越多。

“向导在哪里？我要怎么或用什么来砍杀那心魔？”女人高声地询问，但话语声被周围旋转起来的血海水声所淹没，一个水旋形成的龙卷把身形与声音一起吞噬入深渊。

在漩涡里，她逐渐陷入了昏迷，并做了一个短暂的梦：

梦中她看到了一棵发光的古树！那大树好像充满了智慧与能量，它遮天蔽日地撑起了一片独立的天地，而自己就在那古树下和一个陌生人在说话。

说的内容是在讨论如何帮一个叫“明”的魂体进入到指定的地域，在指定的年代出生，并成长为一个叫人合的道士，再帮助他完成其双生火焰阴阳面的融合与信念破执。

一种内在的记忆涌现出来，直觉上与自己正在商讨计划的那个家伙，就是“明”，就是自己尚未觉醒的双生火焰之阳性意识能量。

那我自己的真实“名”是什么呢？对面的这个男人怎么称呼自己？俩人在大树下对话，商讨各种入世后可能遭遇的细节，

可对话中就是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这让努力回想中的自己很心急。

梦在消散中，自我意识在苏醒，可是自己想要更多地记住梦中的对话。一句话成为了自己最后的印象——“通过你帮我走出幻境，而我帮你走出幻境。”

什么意思？这话自相矛盾啊！ .....



## 第六册《道理始末》上篇（129-149）完

# 常见问题

## 1. 细雨资料免费吗？在哪儿能拿到？如何早点儿看到新书？

**全部细雨资料都可免费获得**，包括电子书、视频、音频。见下页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和免费下载路径，这些都由细雨社编辑部直接维护，是最全、最新、最准确的**细雨资料源头版本**。

## 2. 现在都出了哪些书？是关于什么的？还将出版哪些？

细雨资料已经累计了四年多并在每日增加中，目前已出版多个系列、五十多册、七百多万字，还有更多内容将陆续出版。详见每册末尾最新版的出版一览表和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丛书系列简介》](#)。

## 3. 细雨资料能自学吗？该从哪儿学起？为什么要按顺序学？

细雨资料是成体系、有逻辑的**深度心灵自学课件**。书写安排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由浅入深形成知见的阶梯。

在每册书开始都有适用当册的**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图**，请结合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系统学习。更多相关内容和学习心法等问题请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导读》](#)。

每部/册书均有唯一代码，书内各分节处有红色编码，均可用于在细雨社网站、亚马逊网站和细雨社的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快捷搜索。

## 4. 关于细雨社？

细雨社是**非营利志愿者公益社团**，于2020年8月成立。经由作者“细雨”本人授权，专门负责细雨著作的整理、校对、制作、出版、传播和保存工作。是细雨已授权相关著作及著作文献衍生品的唯一首发机构。并具有维护其版权的责任与义务。

**5. 更多问题？** 请参考[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细雨资料导读》](#) 等文件。

#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细雨社  
细雨资料



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



细雨资料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Cathyshe0103  
海轮海轮



海轮海轮

## 免费下载全部最新电子书：

- ✓ 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 细雨社志愿者协作、细雨资料星门 QQ 群 (623 940 583) 群文件夹
- ✓ 细雨资料图资中心 FB 分部 Facebook 小组文件夹

**超链接提醒：**以上有下划线的文字均有**超链接**，点击进入，可以阅读、收听、观看、下载更多更全面的细雨资料内容。



细雨社自 2023 年 8 月起正式更名为“**细雨社**”，并启用细雨社新图标。细雨社坚守非营利无住相法布施原则，别无分社分号，无商业经营和募捐劝捐，请注意识别。

Email: [xiyushe@outlook.com](mailto:xiyushe@outlook.com) (志愿工作专用)

##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和代码对照表(2024年11月版)

系列代码	系列书名	各册代码	本册书名	出版状况
	(单行本)	<b>YM</b>	《隐秘的医案》	已出版
	(单行本)	<b>SY</b>	《失忆的归途》(全称《失忆的归途——隔阴不迷》)	已出版
<b>S1</b>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b>S1-1</b>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b>S1-2</b>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b>S1-3</b>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b>S1-4</b>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	已出版
<b>S2</b>	《思想的阶梯》 第二季	<b>S2-1</b>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b>S2-2</b>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b>S2-3</b>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b>S2-4</b>	《世上练·案例问答》	已出版
<b>S3</b>	《思想的阶梯》 第三季			待定
<b>GY</b>	《观影说多维实相》 之影评荟萃	<b>GY1</b>	第一册 1-15	已出版
		<b>GY2</b>	第二册 16-28	已出版
		<b>GY3</b>	第三册 29-38	已出版
		<b>GY4</b>	第四册 39-49	已出版
		<b>GY5</b>	第五册 50-60 儿童与亲情、转世、神通	已出版
		<b>GY6</b>	第六册 61-64 心理学	已出版
		<b>GY7</b>	第七册 65-70 性别与性取向	已出版
		<b>GY8</b>	第八册 71-78 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价值实现	已出版
		<b>GY9</b>	第九册 79-82 破幻三部曲之“破我执”	已出版
		<b>GY10</b>	第十册 83-86 破幻三部曲之“破法执”	即将出版
		<b>GY11</b>	第十一册 87-90 破幻三部曲之“破空执”	待定
<b>Y1</b>	Y1-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679-744)			
	《已知的实相I》	<b>Y1-1</b>	第一册 679-687	已出版
		<b>Y1-2</b>	第二册 688-695	已出版
		<b>Y1-3</b>	第三册 695-704	已出版
		<b>Y1-4</b>	第四册 705-715	已出版
		<b>Y1-5</b>	第五册 716-726	已出版
		<b>Y1-6</b>	第六册 727-744	已出版
<b>Y2</b>	Y2-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72)			
	《已知的实相II》	<b>Y2-1</b>	第一册 1-14	已出版
		<b>Y2-2</b>	第二册 15-22	已出版
		<b>Y2-3</b>	第三册 23-32	已出版
		<b>Y2-4</b>	第四册 33-42	已出版
		<b>Y2-5</b>	第五册 43-51	已出版
		<b>Y2-6</b>	第六册 52-62	已出版
<b>Y2-7</b>		第七册 63-72	已出版	
<b>Y3</b>	Y3-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73-148)			
	《已知的实相III》	<b>Y3-1</b>	第一册 73-85	已出版
		<b>Y3-2</b>	第二册 86-100	已出版
		<b>Y3-3</b>	第三册 101-114	已出版
		<b>Y3-4</b>	第四册 115-127	已出版
		<b>Y3-5</b>	第五册 128-140	已出版
		<b>Y3-6</b>	第六册 141-148	已出版

Y4	Y4-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49-198)			
	《已知的实相IV》	Y4-1	第一册 149-157	已出版
		Y4-2	第二册 158-165	已出版
		Y4-3	第三册 166-175	已出版
		Y4-4	第四册 176-185	已出版
		Y4-5	第五册 186-198	已出版
Y5	Y5-或然自己与或然实相如何造梦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99-239)			
	《已知的实相V》	Y5-1	第一册 199-208	已出版
		Y5-2	第二册 209-218	已出版
		Y5-3	第三册 219-228	即将出版
		Y5-4	第四册 229-239	即将出版
Y6	Y6-内在自我的多重结构与运作方式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40-280)			
	《已知的实相VI》	Y6-1	第一册 240-248	即将出版
		Y6-2	第二册 249-259	即将出版
		Y6-3	第三册 260-270	即将出版
		Y6-4	第四册 271-280	即将出版
JY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Y2-Y9各部精华要素 (1-510)			
	《早期课精要萃取》	JY2	《已知的实相II》1-72	已出版
		JY3	《已知的实相III》73-148	已出版
		JY4	《已知的实相IV》149-198	已出版
		JY5	《已知的实相V》199-239	即将出版
		JY6	《已知的实相VI》240-280	即将出版
X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 详解》 简称《虚空法界》	X1	第一册《意识微尘》1-17	已出版
		X2	第二册《意识觉醒》合集 上18-25/中26-35/下36-44	已出版
		X3	第三册《双生羁绊》合集 上45-56/下57-73	已出版
		X4	第四册《承前启后》合集 上74-82/下83-89	已出版
		X5-1	第五册《寻找答案》上篇：90-108	已出版
		X5-2	第五册《寻找答案》下篇：109-128	已出版
		X6-1	第六册《道理始末》上篇：129-149	已出版
		X6-2	第六册《道理始末》下篇：150-177	即将出版
		X7	第七册《融会贯通》	待定
		X8	第八册《浪子之心》	待定
X9	第九册《涅槃重生》	待定		

特别提醒：

《虚空法界》与《已知的实相》两个系列各九部交相呼应、互相印证，建议参考本书首页的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穿插阅读、循序渐进。

## 推荐阅读

### Y1 《已知的实相 I》

#### ——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共六册）

《已知的实相 I》是细雨对赛斯书《未知的实相》原文核心含义的拓展与解读，核心主题是：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全书加入了大量二十一世纪现代语素和认知，更符合新时代全球华人的阅读习惯。

每篇以赛斯书为骨架，除扩展赛斯说法外，细雨解读也可单独成篇，它们没有必然的前后逻辑，却相互交织影响，相辅相成。

本书旨在引导读者切换不同视角，展开自我觉察与扩展的练习，观察不同的选择所衍生的平行可能。

书中包含许多“棒喝”的文字，将潜移默化读者，助其打通关节，将匪夷所思的未知有意识地代入到你的实相中，让你明了自己未抉择的已知，可以延伸出多少的不同。

本系列丛书可以拆除读者的自限性框架，有节奏地扩展其想象力、去除逻辑性思维的造作，使读者对“未知”引发更深邃的自我觉醒。

**Y1 系列是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基础一阶的重要基础读物。**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 第六册 《道理始末》 (X6)

上篇 (第 129-149 章)

本册代码: X6-1

2024 年 11 月 18 日第一版



细雨·著作权所有

ASIN: B0DLNGMM4V

以上细雨资料学习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和已出版的细雨丛书(请用最新版),  
均**欢迎全文转载, 请注明出处。**

为免扭曲误导, 请勿断章取义、改变顺序或增减内容。

若有对细雨社出品的细雨系列资料有侵权行为, 我方保留法律追诉权。

如有相关问题请咨询细雨社编辑部。